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五九年

冰心作品集

1954年—1961年



1959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59 年

- 《愤怒地回顾》读后感 (2)
- 朝阳和夕照 (10)
-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18)
- 伟大的友谊 (22)
- 伟大的劳动，崇高的理想 (29)
- 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32)
-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36)
- 保卫和平的人们，起来！ (42)
- 记幸福沟 (44)
- 中印友谊的罪人 (50)
- 致巴金、萧珊 (52)
- 回忆“五四” (53)
-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一） (57)
- 寻求友谊的“风筝” (63)

“六一”节在拉萨	(68)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二)	(71)
《吉莉芭拉》	〔印度〕泰戈尔著 (76)
《深夜》	〔印度〕泰戈尔著 (86)
雨后	(101)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三)	(103)
京戏和演京戏的孩子	(107)
关于散文	(114)
忆意娜	(117)
和演戏的孩子一起看戏	(121)
奇迹的三门峡市	(125)
漫谈语文的教与学	(135)
替和平与友谊铺上道路 ——看苏、印合拍故事片《三海旅行记》	(140)
《齐德拉》	〔印度〕泰戈尔著 (146)
《暗室之王》	〔印度〕泰戈尔著 (174)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四)	(261)
献给北京——我的母亲	(265)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五)	(269)
最痛快的一件事	(274)
再到青龙桥去	(278)
走进人民大会堂	(286)

-
- 普天同庆 (289)
- 河北怀来涿鹿把桑乾河水引上山岗 (293)
- 仰望天安门 (296)
- 回国以前 (299)
-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六) (312)
- 《拾穗小札》序 (316)
- “你不感到自豪吗?” (317)
- 发自内心的歌
- 民族工作展览会散记 (319)
- “我们大家的东风” (328)
- 访英观感 (332)
-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339)
- 欢乐地回忆 兴奋地前瞻 (342)
- 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 (346)
- 梳妆台做成的书桌 (350)
- 悼靳以 (353)
-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七) (358)
- “花洞”的生活方式 (363)
- 塞北变江南 (366)
- “晚霞”和“莱阳绿” (369)
- 第九个浪头 (372)
- 我们的家庭 (375)
-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八) (378)

介绍一篇好小说	(383)
《小桔灯》后记	(386)

1959 年

《愤怒地回顾》读后感

一九五八年，欧洲的春天来的很晚，五月还感到料峭的轻寒。我在伦敦一家古老的旅馆里，一个同《愤怒地回顾》第一幕里一样的“清冷的春夜，充满了云霾和阴影”的夜晚，打开了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地回顾》，不知不觉地看到夜半。

看完了，合上书，站起欠伸了半天，仍旧挥麾不掉我心头的抑塞！原来这个剧本不像我所期望的：一个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面对着敌人，握紧拳头，眼里射出凛然的愤怒的神光，而是一个虚弱苍白的孩子，躺在病床上，发出泄忿的嘶哑的吆喝！

剧情是这样的：主人公吉米·波特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穷苦出身，念过几年大学的青年，他“尝试过各种的职业：新闻记者，广告设计者，甚至于卖吸尘器”，最后是同一个农民出身的朋友，克利夫，合摆一个糖果摊。他的妻子阿丽森，是一个从印度回来的陆军上校的女儿。她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同

吉米在教堂里结了婚。这三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年，同住在一层顶楼上，过着贫困，无聊，烦躁，矛盾的生活。后来阿丽森的一个女友，中产阶级出身的很虔诚的海伦娜，到他们家里作客，看不过吉米和阿丽森的“折磨”，自己打了电报请阿丽森的父亲来把她接走，而海伦娜却住了下来，做了吉米的情妇。最后，阿丽森身怀的婴儿夭折了，悲痛之下，又回来探视。海伦娜感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就离开了吉米。于是吉米和阿丽森又过起从前的“可怜的动物的生活”。

这剧本上演后轰动一时，成了“一九五六年伦敦舞台上的一颗炸弹”。不论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奥斯陆，柏林，纽约等处演出，都是场场满座。评论界对于这剧本，辩论得很激烈，但是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它揭露了战后青年人的真实状况。”作者从吉米的嘴里说出：

“有一天，我不再摆糖果摊来过日子，我也许要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些人的书……在一里高的火焰中写出。这追忆是从火里出来的，从血里出来的，我的血。”

这剧本引起某些评论家的“狂怒”，不是无因的。作者通过吉米的嬉笑怒骂，极其尖锐赤裸地描绘出老大帝国没落的殖民主义者，和伪善的资产阶级的

恼怒和悲哀。他们对于帝国的日趋崩溃，殖民地的逐渐削减，怀有无穷的感慨与留恋；对于被美国的控制奴役，感到无可奈何的不甘心；对于将来大战中核子武器的使用，感到无名的紧张与恐惧……这些心理，都写得淋漓尽致。比如吉米认为他的上校岳父是：

“可怜的老爸爸——他不过是爱德华时代的旷野中残留下来的一棵老树，它不能了解为什么阳光不再降临了。”

又从上校自己的嘴里说出：

“……也许吉米是对的……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是一九一四年的五月……直到四七年，我对于自己国家的情况没有看到多少。咳，我当然知道情形是改变了。大家总在告诉我这国家是一直在走着下坡路……但是在那边，这些话对我仿佛都不真实。我所记得的英国是我在一九一四年离开的那个英国，我愿意永远这样地记住它。而且，我还带领着帝国的军队——这是我的世界，我爱它，我爱它的一切。在那时候，似乎一切都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一个梦。如果它能永远继续下去，那该多好。那些山上的悠长清凉的夜晚，一切都是紫色金色的。你母亲和我那时多么快乐。仿佛我所能想望的一切都已得到满足。我想阳光最后降临的那一天，当那列肮脏灰小的火车，喷着气驶出拥挤闭闷的印度车站，军

乐队拼命奏着军乐。我就从心里知道一切都完了——什么都完了。”

再看吉米是怎样嘲骂海伦娜的：

“……我深深地了解海伦娜和她那一伙人。其实，这伙人到处都是，挤得你动不得。他们是一伙浪漫的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回顾过去。他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光明的地方就是黑暗时代。”

这剧本里嘲笑美国文化的地方不少，例如说有一个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相信莎士比亚在写《暴风雨》这部剧本的时候，变成一个女人等等。但是最悲哀的是：

“……但是我要说生活在美国时代里是悲惨的——当然除非你是一个美国人。也许我们的孩子都要变成美国人。这是一种思想，不是吗？（他踢了克利夫一脚，大声叫着说）我说这是一种思想！”

关于侵略战争和核子武器，吉米是这样说的：

“……我设想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再也不能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牺牲了。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别人都替我们做过了。再也没有剩下什么良好和勇敢的目的了。如果那声巨响真的来到，我们都被炸死了，它也不会在那古老体面的图案上加上什么光彩。它只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新的‘没什么，谢谢你’的一段小事故，就如同跑到公

共汽车前面一样，死得那么无意义和不光荣……”

这剧本里使我感到窒息的，是“战后英国青年人”灰色的人生观，一片苦闷，悲哀，恐怖与绝望的气息！吉米叫着说：

“呵，天哪，我是怎样地想望一些平凡的人类的热情，只是热情，如此而已，我想听一个热烈激动的声音叫出阿里路亚！（他做戏似地捶着胸膛）阿里路亚，我活着哪！我有一个主意，为什么我们不玩一个小游戏呢？让我们假装我们都是人，我们都真正地活着，哪怕只活一会儿也好……”

“……没有人用思想，没有人关心事物，没有信仰，没有信心，没有热情——只不过是又一个星期天的夜晚。”

从阿丽森对克利夫的谈话里，也说出：

“……我总是回顾，直到我记忆的尽头，我就想不起年轻的感觉，真正的年轻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天吉米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因此，在无聊，苦闷，悲哀的“又一个星期天的夜晚”，灰色的吉米就滔滔不断地向着他心爱的妻子和忠实的伙伴挥舞着无力的拳头！他把阿丽森当作他从中产阶级掳来的“人质”，对她痛骂这个“吃的太饱”，“特权太多”的家庭和阶级。他骂阿丽森是柔懦，阿谀，冷酷，愚蠢……这一切都使得阿丽森向她

的父亲诉苦说：

“……是的，有的人是存心报复才结婚的。至少，像吉米这种人是这样的……”

吉米的一腔无名烈火，是有它的背景的。他的父亲是从西班牙战场上受伤回来的军人，受尽了侮辱漠视而死去的。吉米悲愤地说：

“有十二个月之久，我看着我的父亲死去——那时我只有十岁。他是从西班牙战场回来的，你知道。在那边一帮敬畏上帝的绅士们把他搞得遍体鳞伤。他活不了多少日子了。人人都晓得——连我也晓得……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关心他……家庭为这件事感到羞愧——羞愧而恼怒（面向窗外）。至于我的母亲呢，她只想到她是和一个什么都做得不对的人成为同类了。我母亲是赞成同少数人来往的，但是这些少数人必得是漂亮时髦的人！……每逢我坐在他的床边，听他说话或是念书的时候，我必得拼命忍住我的眼泪。到了十二个月的终了，我也变成了一个退伍军人。……你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愤怒——愤怒而无能为力。我永远忘不了这个……”

因此，吉米永远同情劳动阶级，同情“什么都做得不对”的人，而谴责时髦漂亮的社会上层人物。他对于他朋友的母亲唐纳夫人（一个终身辛苦劳作赡养全家帮助朋友的善良的妇女）的死，感到无限的伤

心，他悲愤地斥骂阿丽森说：

“不该挨饿的人在挨饿，不该被爱的人却被爱着，不该死的人死去了。”

应该说，愤怒是必然的，但是“愤怒”之后，只感到“无能为力”，就没了劲了，这是一个关键！这就注定了他永远陷在彷徨苦闷的绝境，而成了悲剧的主人翁！

作者从阿丽森对他父亲的谈话里，说出老年和青年两代的共同问题：

“您觉得伤心因为什么都变了样。吉米觉得伤心因为什么都不变。可是你们两个人都不敢正视事实……一定在某个地方出了点毛病，对不对？”

在阿丽森和海伦娜的对话里说：

海伦娜 你知道吗？我已经发现了吉米的毛病在哪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他生错了时代。

阿丽森 是的，我知道。

海伦娜 现在再也没有这种人的地位了——不论在性的方面，或是政治方面，或是其他方面。因此他就总是那样地夸夸其谈。有的时候，我听着他讲话，我觉得他是活在法国革命的中期。当然，他们

是应该活在那时期的。他不晓得他是在什么地方，或者他要往哪里走。他永远做不出任何事情，而且他也永远成不了任何东西。

最后呢，他们就灰心绝望地过着“逃避一切”的生活。吉米和阿丽森“变成了有着毛皮的脑子的，披着毛皮的小动物”。吉米是一只狗熊，阿丽森是一只松鼠，因为他们“不能再忍受做人的痛苦了”！

但是在那样的社会下，动物也不能安生的。吉米困乏无力，温柔尖酸地说：

“……我们还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到处都埋伏着残酷的钢铁的捕机，就等着那些有些疯狂，略带凶恶，而非常胆小的小动物的。对吗？”

在他们凄惶地互相拥抱，互相叫着：

“可怜的松鼠！”

“可怜，可怜的狗熊！”的声中，幕落下了！

在帝国殖民主义总崩溃的前夕，不想当“脑子长毛的动物”的英国青年人，要往哪里走呢？我一直在想着。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59年第11期。）

朝阳和夕照

一九五八年的三月到六月初，我访问了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意大利、瑞士；十月初到十一月底，我又访问了苏联。我看到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一边是夕阳残照，暮色沉沉；一边是旭日初升，光芒万丈！这两次的访问，时间都只有两个月左右，真是走马看花。但是两种不同的印象，给我以截然不同的感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所见所闻，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天天在衰落腐烂，更引起了我对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憎恨，和对那些国家里的痛苦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则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对苏联建设事业的成就与进展的认识。两次访问的两种印象，给了我极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我先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里，车辆行人往来如织，商店橱窗五光十色，霓虹

灯的广告，眩人眼目，但是在窗外徘徊观看的人多，买主却是很少。到过解放前的上海和现在的香港的人，对这种情况都能体会一二。离开城市稍远，第二次大战的伤痕，宛然尚存。在英国伦敦的东部，可以看到颓废荒凉的街道，倒塌严闭的民居和萧条冷落的商店。在意大利罗马城外，贫民在古水道的桥孔下安家，在米兰城内还有贫民住在半倒塌的楼房里。

意大利的朋友们指给我们看街头的盖好而门窗紧闭的住宅大楼，那都是“吃瓦片”的资本家所兴建的，房租很贵，一般劳动人民住不起。市政府所盖的住宅，不但数量极少，而且非有“内线”，难以迁入。在伦敦我们也参观过市政府兴建的住宅大楼，也是数量少而房租贵，和人民的要求相差太远。在西方的大城市中，美国低级文化到处泛滥——一位英国教授称之为“可口可乐化”——书摊上和药店里，摆满了黄色书刊和滑稽画。资产阶级的报纸上除了以大量篇幅登载商品广告之外，头条新闻不是杀人越货的报道，就是诬蔑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街头上的大幅电影广告，也都是色情和恐怖的叙述和描写，嗅不到一点健康和艺术的气息！

假如文艺作品是人民精神生活的风雨表，那么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英国青年作家奥斯本所写的那个剧本——所谓“像炸弹一样投在伦敦的舞台上”的

“愤怒地回顾”，就可以看出现代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灰色的人生观，对于殖民地逐渐削减的无可奈何的留恋，惋惜；对于未来大战的核武器的恐惧，对于被美国奴役的不甘心……一切的悲哀、恐怖、苦闷、彷徨、绝望，合成一股所谓“愤怒”之火，在疯狂地爆发，但这也只是一股软弱无力的虚火，只能在苦闷悲哀颓废中熄灭下去！我曾经向这些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重要的不是‘愤怒地回顾’，而是怎样地‘前瞻’吧？”听者苦笑摇头，莫知所答！据说这一派“愤怒”的青年作家，约有十一二人，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暴露知识界的龌龊与黑暗，音调悲观而低沉。老作家们有的已从文坛上渐渐消失，有的就堕落到专写神秘和色情的作品。诗和短篇小说没有销路，恋爱和侦探小说却极其流行。我们在伦敦的国家画廊，还看到许多现代派的美术作品，这种作品看来既不健康又无意义，有些畸形扭曲的人体画，使人看了发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在有些学者诗人的壁炉墙上，我也看到“国旗式”的图案画，或是模模糊糊的一些线条的巨幅，据说这些画幅是越凝视越能看出意义来……但从这一切作品的背后，我只能看出无聊、昏乱、苦闷和悲哀，而得不到一点美感和激发。

至于和我们接触的知识分子中，对中国不了解

的人多。他们对我们往往抱着一种怀疑、嫉妒、或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时至今日，他们不能也不敢否认中国伟大的成就了，但是他们总是把这些成就，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民族性格，而不联系到中国今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到中国赶英国的问题，他们苦笑着说：“我们就是这个速度，你们赶我们也这样，你们不赶我们也这样。”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紧紧地限制了他们的速度，除了苦笑以外，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当然，知识分子中也有进步分子，他们努力于和平运动，对新中国的和平劳动的人民，抱着很大的好感和敬意。至于我们所接触到的工农群众，对于我们的成就和进展，更是表示着最深的关怀与莫大的鼓舞。比如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农民，都灵市的工人，和英国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矿工，对待我们真是热情洋溢。他们详细地询问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欢呼着我们的建设成就，那种诚挚的阶级感情，使我们十分感动。

在这些国家里参观名胜，真是几乎全部是“古迹”，二十年前看的是它，今天看的还是它，能够不改旧观的，都是能更多地吸引游客的地方，不但以风景著名的意大利如此，老大帝国的英国近来也是如此了。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从前英国人到国外去旅

行，现在英国是借着历史古迹来吸引外来的旅客了。但是当我们参观他们很大的博物馆，很豪华的宫殿，或是很美丽的花园别墅的时候，一想到那里面的古物和艺术品，都是过去从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巧取豪夺而来的，那些异树奇花和高楼大厦，都是用殖民地和他们本国自己劳动人民的血汗来浇灌和建筑的，仇恨之情就会像泉水似地怒涌起来了。

我这次在苏联的两个半月参观访问，先是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开会，会后在乌兹别克的几个城市参观。以后我又参加了中国劳动人民庆祝十月革命观礼团，观礼后访问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在这里，到处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使人在初冬也感到了浓春的气息！

我从莫斯科过路，四五年中已不下于七八次了，仅仅从机场进入城市，我的观感就每次不同，其实不但是莫斯科，就是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等飞机停歇的站头，也是年年有新的建筑，新的设备。苏联人民的生活，仅从我目击的衣食住行来看，每次就都有极显著的提高。这次刚到过资本主义国家，对照之下，印象更是鲜明。在游览城市时，亲身体验到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怎样地以

艰苦卓绝的精神，医治了从法西斯侵略带来的创伤。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基辅各城市，不但看不见一点伤痕，而且大大地扩充修建了许多新的大街道、大建筑物和住宅大楼。（苏联在十年至十二年中要完全解决住宅问题，一九五八年约有八百万人在迁入新居，在郊区修建八十万幢新屋。）莫斯科比从前更加壮观而美丽了。英雄的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城重建一新，使人联想到“火里凤凰”的故事。明斯克在战争中，城里只剩下一所房屋，如今在那废墟上出现了一座光彩耀目的近代城市！街道宽广，高屋连云，绿树成荫，而城市的边缘，还在扩充、在引伸煤气管、在绿化。至于中亚细亚一带，过去是饥饿的草原，落后的民族，今天已是地上都是白金（棉花），地下都是乌金（石油）的近代化地区了。从沙漠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就像大公园一般，树木葱茏，花草鲜艳。街道两旁有淙淙的流水，有雄伟的建筑物，其中有以本民族的作家诗人命名的剧场、博物馆；也有摆满了印刷着本民族文字的各种书籍的书店。商店里琳琅满目地陈列着精美的商品，下工下班的时间，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各城市中到处皆是休息公园，老人们在长椅上读书织活，小孩子在草上树下奔走嬉戏。公园里的塑像和纪念碑，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尽是纪念封建帝王或是以侵略立功的将领，而是

有革命历史或社会教育意义的美术品，如列宁、斯大林、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舍甫琴柯、伏龙芝等的塑像，都是苏联人民所衷心爱戴的人物。

苏联文学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不用多说了。文学作品里总是充满了乐观勇敢的精神，创造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英雄人物形象；绘画和雕塑，也是如此。文艺方面最为突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罕见的，是业余艺术的普遍发展，这是苏联人民生活优裕与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看到各民族许多业余团体的文艺表演，都很精彩动人，在我们所到过的工厂、农庄、学校——几乎是人人会舞，个个能歌。谈到这里，我又想到苏联人民对中国艺术的普遍爱好，在各地的欢迎会的文艺节目上，他们朗诵着鲁迅的作品，弹奏着中国的乐调，唱着中国的歌曲，跳着中国的舞蹈。苏联人民热爱中国作家的作品，一位苏联作家告诉我，在苏维埃政权时代，苏联出版了中国作家四百四十三种著作，一共发行了两千二百六十一万三千册。他们更是十分重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心我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澎湖的斗争。我们在苏联人民中间，随时随地所受到的炽热的骨肉般的友情，是我们毕生难忘的。

我们在苏联访问期间，极其兴奋地读到了苏共

中央公布的“1959—1965 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这计划的完成，将大大地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同时，我们祖国也正以飞快的速度，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资本主义社会，已在颓废、悲哀、恐惧之中，一天天地烂下去；而招展着马列主义的鲜红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天天地好起来。这半年的游历中，我所看到的两个社会制度的对比，向我提出了最有力的见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1959 年 1 月第 1 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季候上的春天，像一个困倦的孩子，在冬天温暖轻软的绒被下，安稳地合目睡眠。

但是，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分秒必争的中国人民，是不肯让它多睡懒觉的！六亿五千万人商量好了，用各种洪大的声音和震天撼地的动作来把它吵醒。

大雪纷飞。砭骨的朔风，扬起大地上尖刀般的沙土……我们心里带着永在的春天，成群结队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去吵醒季候上的春天。

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在盐场上晒出了春天，在纺机上织出了春天，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在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在鲜红的唇上唱出了春天，在挥舞的笔下写出了春天……。

春天揉着眼睛坐起来了，脸上充满了惊讶的微

笑：“几万年来，都是我睡足了，飞出冬天的洞穴，用青青的草色，用潺潺的解冻的河流，用万紫千红的香花……来触动你们，唤醒你们。如今一切都翻转了，伟大呵，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

春天，驾着呼啸的春风，拿起招展的春幡，高高地飞起了。

哗啦啦的春幡吹卷声中，大地上一切都惊醒了。

昆仑山，连绵不断的万丈高峰，载着峨峨的冰雪，插入青天。热海般的春气围绕着它，温暖着它，它微笑地欠伸了，身上的雪衣抖开了，融化了；亿万粒的冰珠松解成万丈的洪流，大声地欢笑着，跳下高耸的危崖，奔涌而下。它流入黄河，流入长江，流入银网般的大大小的江河。在那里，早有亿万个等得不耐烦的、包着头或是穿着工作服的男女老幼，揎拳掬袖满面春风地在迎接着，把它带到清浅的水库里、水渠里，带到干渴的无边的大地里。

这无边的大地，让几千架的隆隆的翻土机，几亿把上下挥动银光闪烁的锄头，把它从严冬冰冷的紧握下，解放出来了。它敞开黝黑的胸膛，喘息着，等待着它的食粮。

亿万担的肥料：从猪圈里、牛棚里、工厂的锅炉里，人家的屋角里……聚集起来了，一车接着一车，

一担连着一担地送来了。大地狼吞虎咽地吃饱了，擦一擦流油的嘴角和脸上的汗珠，站了起来，伸出坚强的双臂来接抱千千万万肥肥胖胖的孩子，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些是米的孩子，麦的孩子，棉花的孩子……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泥土的香气，熏得他们有点发昏，他们不住地彼此摇撼呼唤着叫：“弟兄们，姐妹们，这里面太挤了，让我出去疏散疏散吧！”

隐隐地他们听到了高空中春幡招展的声音；从千万扇细小的天窗里，他们看到了金雾般的春天的阳光。

他们乐得一跳多高！他们一个劲地往上钻，好容易钻出了深深的泥土。他们站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充满了欢乐的香气，悠然地伸开两片嫩绿的翅叶。

俯在他们上面，用爱怜亲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有包着花布头巾笑出酒涡来的大姑娘，也有穿着工作服的眉开眼笑的小伙子，也有举着烟袋在指点夸说的老爷爷……

原来他们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春天在高空中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把二十年当作一天来过的人，你

们在赶时间，时间也在赶你们！……”

春天掬上春幡赶快又走他的云中的道路。他是到祖国的哪一座高山、哪一处平原、或是哪一片海洋上去做它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工夫去管它了！

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2月8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伟大的友谊

从苏联回来，行装未卸，家人邻居就热烈地围上来，争先恐后地询问我参观访问的经过，也问我对苏联的哪一种事物印象最深。我应当从哪里说起呢？我心头热烘烘地，回忆把感激的热泪，引上我的眼睛。苏联的人民，对我们真是情深似海！我就从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中国人民的亲如骨肉的炽热的情谊说起吧。

我个人的感受是，到了苏联，从不会使人有作客的感觉，一踏上这个伟大盟邦的国土，热烘烘的人海的暖流，就会把你包围起来。在这暖流中，有党政机关的领导人、有工人、有农庄庄员、有教师、有作家……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乳牙未脱的孩子。他们对于从中国来的客人，好像迎接招待多年未见的亲兄弟姐妹一样，一束一束的鲜花、一张一张的画片、一件一件的精巧的小礼物、一条一条的红领巾……

塞到我们怀里，系到我们的颈上；他们拥抱我们、亲吻我们，向我们投以最亲切最热烈的问讯，使得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我们在苏联的三个星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们参观访问中，无论是党政机关，或是工厂、农庄、学校……的负责同志，都分出百忙的时间，不厌其烦地对我们介绍这些单位的建设情况，使我们得到了很深的启发和莫大的鼓舞；同时他们也极其关心中国的建设情况，以中国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并为此而兴奋欢呼。当我们代表团团员中负责领导人民公社的同志，向集体农庄庄员报告人民公社的丰产成就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兴奋欢喜的脸上，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们怎能不为这休戚相关的真挚情感的涌现而深深地受到感动呢？

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烈的敌忾同仇之感，尤其使我们感动。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侵犯中国就是侵犯苏联”，这是多么伟大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呵！

最难忘的是那些群众集会的场合。专为欢迎我们的集会不必说了，那情况总是万分热烈的。但是有两次在莫斯科，一次在基辅，不是专为欢迎我们的集会，我们是去观看轻歌舞剧、芭蕾舞和歌舞会演的，

当剧场经理、导演和歌舞、音乐会的主席，在台上宣布有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在座，并且向我们祝贺的时候，会场观众鼓掌欢呼，有两次还全场起立。这种发自内心极其自然的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使我们突然地惊喜、激动，不知道该怎样地来表达我们感谢的情意。

在欢迎我们的各种集会上，我们也看到了苏联人民是怎样地喜爱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他们朗诵着鲁迅的作品，奏着中国的乐调，唱着中国的歌曲，跳着中国的舞蹈——如扇舞、灯舞等，而且表演得十分精彩。明斯克的白俄罗斯歌剧院，还准备在我们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上演歌剧《白毛女》。剧场经理极其热情地对我们说：“苏联人民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舞台艺术，来促进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我们却发现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了解是很深刻的，他们密切地关心报刊杂志上的关于中国的一切消息、收听中国的广播、喜爱中国的戏剧电影。我在莫斯科街市上，看到上演曹禺的《雷雨》和《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电影的广告。在各地的书店中，看见有用苏联各种民族文字出版的中国近代和古代的文学书籍。有一位作家告诉我，在苏维埃政权时代，苏联出版了中国作家四百四十三种著作，一共发行了两千二百六十一万三千册。这是

多么巨大的印行数字啊！

苏联的作家们对于中国作家在我们祖国建设中的创作生活，感到极大的兴趣。在基辅作协的欢迎会上，大家围住我们的青年作家马烽，询问他担任县委书记后的写作情况，大家眉飞色舞，举杯祝贺，就像家里办喜事一般地热烈高兴！

这种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亲切气氛，在工厂、农庄……等处，也不例外。在基辅的精密电气仪表厂，厂长同志向我们所作的报告，亲切得像家人的谈话，把工厂的生产情况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中国留学生的发明创造结合了起来。当他提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观者，对于中国的仪器产品，惊奇得不肯相信，而亚非国家的参观人士，却从心里欢喜赞叹的时候，他脸上发出了高兴和骄傲的亮光，生动地表现了亲如骨肉的热情。我们感动之余，又想到这也不是个别的。我们从中国留苏学生的嘴里，也听到他们是怎样地受到了苏联广大教师、同学和职工兄弟们的普遍爱护和帮助。苏联人民就是这样地，像培养自己子女一样，来培养人才。

在我们回忆到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伟大的友谊里，我们决忘不了苏联人民用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灌溉出来的美丽的花朵——苏联的儿童！在列宁格勒，我们访问了以日丹诺夫命名的少先宫。我们代表

团的团员都认为那一天下午，是我们最难忘最感到自己年轻的一个下午。在少先宫里，几百个少先队员热烈地和我们携手转弯地跳舞，和我们一同唱《莫斯科——北京》之歌，带我们参观宫内的天文馆、童话馆……并为我们朗诵了普希金的诗。因为晚上还有其他的会，我们只好带着他们给我们系上的红领巾，和他们握手告别，离开了这个美丽而活跃的场所。那天夜里，我们都带着喜悦的心情，酣然入梦。

我们从白俄罗斯共和国到乌克兰共和国的路上，经过一个属于乌克兰、车尔尼果夫州的名叫巴赫马奇的小镇，在那里停车三小时。出乎我们意外地车站上聚集着欢迎的群众，其中一多半是小学生，总有一二百人左右。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笑嘻嘻地拉着我们的手，送给我们许多画片，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名住址，希望和我们通信。一位少先队员还向我们致了欢迎词。这天天气很冷，空中不时飘着疏疏落落的雪花，孩子们却都是热情洋溢，笑语不停，他们拉了我们的手，七八个人排成大队，在车站广场上整整地散步了三个钟头！

在乌克兰对外文协和苏中友好协会为我们举行的友谊晚会上，有少先队员和幼儿园的儿童们致词。他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女孩子是花冠彩服，绸带飘扬，男孩子穿着绣着花边的衬衫和黑短裤，在灯光

下显得极其齐整精神。儿童们上得台来面向观众，轮流着朗诵他们的祝贺和愿望，我们只看见台下人人笑容满面，欢声四起，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博得观众的彩声。我们低声问坐在我们旁边的苏联朋友，才知道这句话是“祝中国的小朋友活到一千岁！”以后他们又向我们献花，给我们系上红领巾。我们深受感动，同他们热烈地拥抱，久久不释！

最后一次同小朋友们的会晤，就是在基辅的阿尔塞纳尔工厂的第一幼儿园。这个幼儿园从管理设备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好的。

我们在每一间游戏室里，几乎都看到中国的挂画。孩子们争着指给我们看，说：“这是你们中国的儿童呵！”主任笑着告诉我们说，她们常常照着中国挂画，给他们编讲中国的儿童故事，使他们关心中国儿童的生活。我们逐室参观之后，在音乐室里，小朋友们给我们表演许多歌舞，并为我们朗诵，他们念着：

……我们今天排成一行，站在大厅的华灯下，

我们欢迎这远方的客人，访问我们的国家，
愿我们的祝贺，传遍世界各地，
愿我们的热烈的问候，也传给远方的中国

儿童。

我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们永远是姊妹兄弟。

……

我们向中国的孩子们问好，
我们祝福毛泽东万寿无疆。

当我们听到我们敬爱的领袖的名字，从几十个鲜红的花朵般的小嘴中唱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因为喜欢、激动而润湿了！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苏联共产党所培养的人民这种崇高伟大的友情，使得我们这次的访问，成为我们毕生难忘的深刻的回忆！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年2月14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伟大的劳动，崇高的理想

邮电部将在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发行两种纪念邮票：一种是 8 分的，翠绿色，象征着蓬勃发展的春天。在霞光万道、烟囱林立的背景前面，五个代表工、农、商、学、兵的妇女，她们手里拿着铁钎，捧着谷穗，提着花布，捧着书，掂着枪，精神抖擞地站在一起。另一种是 22 分的，玫瑰红色，象征着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下，满天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红光。上面是苏联和中国的妇女并肩互抱地站着，手里举着飘扬的卷成“38”两字的彩带，后面簇拥着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妇女：朝鲜的妇女，印度的妇女……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队伍。这两种美丽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邮票，将贴在千千万万封的互报平安，互致敬礼，互相鼓励，互相竞赛的家人朋友的信函上，走遍飞遍全国和世界各地，鼓

舞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建设生产的热情，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意志。

勤劳、聪明、勇敢的中国劳动妇女，数千年来受尽了压迫，忍气吞声地过着牛马不如的黑暗痛苦的生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翻了身，做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国劳动妇女也在与男子们并肩奋斗之下，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和解放。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宪法的明文规定之下，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方面，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十年以来，获得了彻底解放，享有与男子同等权利的中国妇女，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和男子们在一起，在街道、厂矿、学校、机关、团体——去年以来又在人民公社，日日夜夜以忘我的劳动，来改变祖国的面貌。她们也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她们不但在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她们还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妇女，团结合作，积极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为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让这两种美丽的纪念邮票，走遍飞遍全国和世界各地，并在集邮爱好者的巨册上占着最重要的一角吧！因为它们是代表着新中国的亿万妇女的伟大

的劳动和崇高的理想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集邮》1959年2月第3期。)

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因为我喜欢水，我爱看一切的江河湖海。我这一辈子，在国内国外，看见过许许多多美丽的、值得记忆的湖：有的是山遮月映，加上湖边楼台的灯火，明媚得像仙境；有的是远岛青青，惊涛拍岸，壮阔得像大海；有的是雪山回抱，湖水在凝冷的云气之下，深沉得像一片紫晶；有的是丛林掩映，繁花夹岸，湖水显得比青天还蓝，比碧玉还翠……这些湖都可以用笔画它，用诗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去描写它。独有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黄昏，我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城西北三十多里，所看到的拉兹列夫湖，是难以形容的！这个湖，既不深，也不大，它是一对泛滥潴水的姊妹泽沼——拉兹列夫，俄文是泛滥的意思——我去的那天，是冬天阴雾的黄昏，既没有晚霞落照，也没有月光星光，湖水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周围长着很高的芦苇，深深的薄雾之中，看不到边际。但是它给

我的印象——我说印象是不对的，因为不能说我在欣赏它，乃是它自己，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最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把我包围在它里面去了。自从看见过它，我再也忘不掉它。它不是供人欣赏游玩的湖，它是受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民参谒瞻仰的湖，因为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以后，阿芙乐尔船上一声炮响不久以前，曾经亲炙过一个最伟大、最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的人——列宁！湖边树林里，曾是这位伟大的人的“绿色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仰顶”是蔚蓝的青天，“地板”是松软的沙土和厚厚的落叶。办公室的桌子和椅子是一高一矮的两座树根，就在这个最伟大最朴素的办公室里，列宁写出天才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其他经典文件。离开这书桌不远，两根树杈支着一根横木，上面吊着一把铁壶。这把铁壶，我再也忘不了，因为它和北京常用的铁壶一模一样，是在户户人家的炉上都能看到的、黑色的、最平凡最朴素的水壶。就在这铁壶的下面，列宁架起枯枝，点上火，然后再回到办公桌上，执笔凝思，一面静待着壶水的沸声。树林的后面，一个用厚厚的草搭成的、仅容一人躺卧的尖顶草棚，就是这位割草工人——伊凡洛夫（列宁的化名）夜里容身之地。他日中写作，清晨和黄昏，就在湖边散步。他不但在这最寂静、最平凡、最朴素的湖

边，会见了 he 最亲密的战友，计划着怎样掀起这个石破天惊的十月红色风暴，他也在这个长满了芦苇，人迹罕到的湖边，独自欣赏着晚霞和新月。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湖，和伟大的列宁多么相称的一个最朴素的湖！

我在苏联前后两个多月访问期间，在我所看过的地方，所接触的人物，以及所读所听的一切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巨人；宽大而凸出的前额，宽阔的肩膀，智慧的眼睛，仁慈的嘴……他和平凡的普通人民一样，也最得他们的敬爱。他不做作，不矜持，他没有一点癖好。他没有工夫想到自己。他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哥尔克的将军别墅……他的卧室、餐室、办公室，都是那么灰小，那么朴素。他在最平凡的卧室梳妆台上也能写作，在小小的藤椅上也能久坐办公，在他书桌对面，他给来访的客人准备的却是很舒适的沙发椅子……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能最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总是最能忘掉自己的人。伟大的列宁就是那样完全地、出乎自然地、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想到俄罗斯以及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他日日夜夜用最缜密的思考，替他们计划着最幸福的将来。我常常在想，在他那宽大而凸出的前额里，不知道也想过他自己没有？

一想到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的幸福自由的生活，就是建立于这位伟大的人的朴素生活之上，我们对于他的朴素生活的遗迹更加百倍的珍贵。这中间，最使我永远不忘的，是他的这个充满了野趣的宽阔崇高的绿色办公室，和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朴素的“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一九五九年二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3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

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

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说一说《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

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

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总是有韵的，我还没有读过工农兵写的无韵的诗。至于形式的短小，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绝大多数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么？劳动群众的诗，短小而不单薄，豪迈而不草率，此中消息，还得从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去挖！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9年4月25日第4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附 补充的几句话：

这些年来，我常常收到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附有短诗，要我给他们“教正”，我既不能一一作答，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作诗的秘诀，我想这件事，教师们倒可以指导，帮忙，假如你看见孩子们在课外做些小诗，千万不要扫掉他们的雅兴，告诉并介绍他们多读古今中外的好诗，和诗的种种格律，在音乐性方面，要教会我国的“四声”（平、上、去、入）五音（齿唇舌鼻喉），学会用抑扬顿挫的音节写出他们心中真

挚的感想，使人看过后，能肯得下来，就是一首好诗，这是我在《繁星》、《春水》中所没有做到的，希望小朋友的语文老师，在这方面多教导他们，不要让一个可以成为诗人的孩子，从你手下滑过。

一九八〇年十月。

保卫和平的人们，起来！

战争的恶魔，最怕和平的种子，
怕他们遍地发芽，遍地开花，
怕他们扩展开美丽光明的世界，
再不容许他在乌云里舞爪张牙。

东风越吹越紧，眼看末日来临，
战魔惶恐着发出紧急的命令，
 这时在南越，富利集中营，
就有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加紧地把祖国的和平种子杀害！

这罪行听了，不由人气满胸膛；
“食物下毒，造成一千人的死亡；
未死的人上房呼救，中了乱枪，

成堆的糜烂尸身在烈火中埋葬。
刺刀和枪杆围护着屠杀的刑场，
来救援的家属邻居遭到了阻挡……”
全世界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
人们——起来！起来！
齐声怒吼，喝令魔爪松开！
用痛恨的力量，齐把绞索拉紧，
把战魔一直送上审判的高台！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9年3月26日第6期。）

记幸福沟

我们十几个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小心地踩着田垄，向着从前的“鬼集沟”，现在的“幸福沟”走去。

在河南省登封县文家村，有这么一条长长的山沟：沟里尽是一座座小小的坟头，就是月白风清之夜，人们也不敢从那里经过，因为这条沟是个鬼集！解放前，是个荒凉寂寞、人迹不到的地方。人们传说：天天夜里，沉沉的夜色之中，恍惚浮动着的幢幢的鬼影，隐约听到了如泣如诉的鬼声。“鬼集沟”的名字就传开了。

“鬼集沟”是文村死人聚居之所，而文村的活人所居住耕种的，也是一片“林少沙多、沟深山秃、石硬土松”的土地！“有雨一天烂，雨后三天旱”，山洪过后，水土流失，耕地逐年减少，河水逐年变大，而吃水用水却要到十几里外去取。每年非旱即涝，颗粒不收。解放前，出外逃荒的人数，在总人口的百分之

八十左右。文村有不少歌谣，都是本地人民对于从前痛苦生活的记载：

文村地，乱山垄，
年年上粪年年冲，
一季不上粪，难以收够种，
季季种庄稼，年年没收成。

这个穷僻的地方，痛苦的年月，影响到本地南沟村里三十四个男子，有三十二个找不到对象。有一家弟兄五人，有四个没有妻子，另一家有七个姑娘，却有五个愿意下山！文村又有歌谣说：

有女不嫁文家村，
砂岭不能发富根，
山穷沟深没有水，
吃水井深累断筋，
地远坡大沙石滩，
上地磨烂脚后跟，
年年旱涝无收成，
吃水还得远处寻，
要想日子过得好，
除非搬家离文村。

多少年来，文村的人民个个都有这个想法：“这里一下雨就有那么多的水，若能把这些水存起来用，那够多好！”文村群众是刻苦耐劳的，也有勇气和智慧，但是在解放以前，人民的勇气与智慧，也像水土一样，年年随着山洪流失了！

解放后的文村，像枯木逢春一样，每一条干枝上都发了芽！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干部和群众一起向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把水浇地从以前的二百八十亩，扩大到五百九十亩，这数目虽不小，但群众和干部都认为进展得不够快，而且社社分开，吃水用水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有一位领导干部说：“那时在当地工作的干部，谁要把洗脸水泼掉，他就是脱离群众。”因为水在当地是那样地艰难宝贵，群众的一盆水，公婆洗过，儿子媳妇洗，孙儿孙女洗，最后还留下和煤呢！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文村水利工作的发展，像一条困龙，在雷雨交加的一个春夜，欣然醒起，摆脱了泥泞的浅沼，鳞甲闪耀地飞上了九天！治山治水的工作，雄壮浩荡地开始了。他们群策群力，收集起积年和山洪搏斗的经验，边规划边行动地“砍破嵩山头，挡住颍河流！”去年春天的两个月之中，在山顶高坡上修了四项三十七种水土工程，密切

地结合着、推进着农业生产，边兴修边利用，一年来兴修三十个水库，六十多个大渠，一千多个谷坊。治理山头十一个，挖土石方三十多万方，扩大灌溉面积到两万多亩。群众有诗歌描写他们冲天的干劲，和他们劳动的成果：

满山红旗招展，
遍地人山人海。
夜间灯火辉煌，
白天干劲冲天。

高山青又青，
山谷水库亮晶晶，
降龙伏虎改面貌，
一年两季庆收成。

结合着水土保持，文村的林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园林五百二十多亩，育苗五百一十亩，树木六百三十万棵。群众有诗说：

工程造林一齐搞，
三年以后变成宝，
清水遍地流，

行路果碰头。

现在我们这些人急忙奔赴的“幸福沟”，就是从那千灾百难的“鬼集沟”转变而成的！

我心里激动地在思索着文村的转变，一面低头快快地走。身旁那个脸蛋红得像熟透了的大苹果一样的姑娘，笑着拉住我说：“慢点走吧，你看，前面就是幸福沟了！”

抬头望时，在两旁绿油油的梯田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谷，一层层的谷坊，把这道山谷分成几十层“台阶”，上面种的密密的小树，这时桃正开花，柳正萌芽，在灿烂的阳光下，满山满谷，弥漫着盈盈的春意！一两年内，真是“清水遍地流，行路果碰头”，“鬼集沟”成了被忘却的名字了！

这个苹果脸的大姑娘搀住我，一路走上山顶幸福沟的渠头，指点给我看：渠头下面三四尺见方的石池是消力池，是防止山洪冲下的时候，把谷里的土冲走的。消力池两边引伸出去的小沟里，相隔不远就排着一行一行的石块，那叫“沟腰带”；坡地上的地里，斜斜地一道道的土畦，那叫“土布袋”，都是防止水土流失的。此外还有鱼鳞坑，水平沟等等，我也听不懂记不清了。这一小块一小块的蓄水，像千百面明镜一般，在阳光下闪烁，我想：等到“千库万坊”的计

划完成以后，文村的全境更不知如何美丽呢！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幸福沟，走下高坡，穿过干涸的河床，去参观正在筑坝的跃进渠；大坝上挑土的，打夯的，人山人海，欢声动地！我拉着那个大姑娘的手，笑说：“你不会想嫁到山下去了吧！”她笑着摇了摇头，却指给我看打夯的人丛中的几个穿红衣和穿红裤的妇女，说：“那几个都是我们村里的新娘子，都是结婚的第二天就上坝来工作的！”她说着眼里闪着欢乐和自豪的光气……

我看着她的脸，心头涌起一股清泉似地感谢的情感，我和文村的人民一样，感谢党的伟大正确的领导，我更感谢我们的亲爱的党和文村的群众，让我看到了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群众，是天地间战无不胜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4月16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中印友谊的罪人

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已经由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下，迅速平定了。西藏人民将永远摆脱黑暗落后的生活，大踏步地走上幸福光明的大道，这是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同声欢呼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也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这次叛乱中，伸出长长的魔爪，想混水摸鱼来干涉中国内政！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悍然现出原形，明目张胆地同情和支持背叛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摧残宗教、屠杀僧尼的双手沾满了西藏人民鲜血的叛乱分子，印度的外交官员也竟然亲手发出漫天大谎，前言不对后语的两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印度警察当局竟然纵容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印度的一些报纸和政界人士天天在散发着反华的叫嚣，这种干涉中国内政，毒化中印友谊的活

动，使我们不能不有无限的痛心与愤激！

中国人民遇到印度人民，总是从心底感到同情和亲切，一方面固然因为我们是几千年来和平友好的邻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曾受过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压迫，余痛未忘，“敌忾同仇”的激情，把我们极其自然而亲密地连结在一起。我们热烈地拥护五项原则，我们不断地从各方面努力来巩固与发展我们悠久美丽的友谊。而这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们，竟然忘却了二百年来英帝国主义者印度的残酷统治，忘却了印度爱国烈士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流的鲜血，在印度独立将近十年，但在精神上还带着英帝国主义者奴化的烙印，让垂死的帝国主义在自己身上借尸还魂，对自己友好的邻邦，厚颜地说出什么不属于汉藏词汇的“宗主权”等等的老牌帝国主义所用的名词！这种对英帝国主义鞠躬尽瘁的扩张主义分子，是印度伟大民族的不肖子孙，是神圣庄严的五项原则的破坏者，是中印友谊最大的罪人！我要严正地警告他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是掩盖不了的，冥顽地坚持作帝国主义的臣仆，以友为敌的人们，必然要走上被自己同胞，被世界上正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唾弃的绝路！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4月30日。）

致巴金、萧珊^①

巴金、萧珊：

四月十八日信收到，因忙未即复，为歉。

“鉴真纪念册”是向赵朴初要的，兹托茹志鹃带上，请察收。

听说你们去逛了新安江和杭州，地方又好，伴又好，闻之真令人羡慕。我这个俗人，大概很难有这个机会了，勿颂

双安

冰 心 拜上

五、六夜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① 萧珊，巴金夫人。1921年1月4日生，浙江鄞县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发表诗歌、散文。1944年5月在贵阳与巴金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任《上海文学》、《收获》杂志编辑。主要译著有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初恋》等。

回忆“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在院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

选做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对于素来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长教员们，我们也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斗争了。

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的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

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我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

“五四”以后，在这伟大的运动里醒起的青年们，有许许多多看清了必须革反动政权的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国。他们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挠的艰苦的道路，终于和工农兵在一起把祖国拯救了出来。他们有的光荣地为革命而牺牲了，有的现在在新兴的祖国的各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泻千里的洪流中的靠近两岸的一小股，它冲不过河岸的阻力，只挨着岸边和竹头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动着……

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

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像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但是现在我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激动与兴奋。我想，在党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使我能尽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5月8日五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一

亲爱的小朋友：

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到了六一儿童节了。我在这里首先向你们献上热烈的祝贺！

六一节真是一个好日子！一年四季里头，就是五六月之交，天气不冷不热，穿上薄薄的衣服，身上显得那么轻快。至于我们的周围呢，是树木，是庄稼，都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是河水，是泉水，都流得哗哗地响；春天虽然过完了，可是有许多鲜艳的花在枝头上开得正盛呢；头上的天是蓝蓝的，当你跑着跳着的时候，和暖的风吹拂在脸上，你心里觉得多么快乐，痛快！

就在这一天，在这么一个使人快乐高兴的天气里，大家都特别想到你们，学校里的老师，幼儿园、托儿所的阿姨，你们的父母，还有许许多多爱你们的人……对了，还有毛主席！没有等到你们补充，我赶紧先说出来了！小朋友，一提到今天儿童的幸福生活，谁会把毛主席忘了呢？毛主席是最关怀最爱惜你们的呵！

话说回来吧，就是你们周围的这些爱护你们的人，替你们预备下新的衣服或是鞋子，好玩的玩具，好吃的糖果；还带你们去参加热闹的集会，去看专为你们演的电影、木偶戏、戏剧，去逛公园、动物园，……还有许多我所没看过，不知道的好玩有趣的事情。总而言之，我知道你们从五一节过后，就盼望着这一天，五月二十一号这一天晚上，一定是带着满心的快乐，把干净或是簇新的衣服鞋袜准备在床边，才爬上床去睡觉的。在六一节这一天晚上，一定是又疲乏又兴奋地抱着一本新图书或是一件新的玩具，躺到床上去的。我想你们不会一下子就睡着了吧？因为在你们兴奋的脑子里，许多白天看到的光彩和活动的种种形象，还在走马灯似地飞转着呢！

小朋友，你们多么幸福，除了一年到头都有人关怀你们，爱护你们之外，大家都还在六月一号这一天，给你们安排下一个你们自己的节日，让你们尽情

地享乐，尽情地游玩。今年的六一节过去了，明年的六一节又来了，仿佛是很容易似的。但是你们也许知道，在十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就没有这么一个快乐的节日；不但没有这么一个节日，我们的儿童的生活，还很悲惨的呢！

我只举一个例子：今年三月我到河南郑州的时候，参观了郑州东北的东风水渠，和离渠头六里的黄河边上的花园口灌溉中心。谈到花园口，我们必须先谈到黄河：黄河是我们国家里有名的一条害河，它的流量并不太大，但它常常决口，就是在春夏水大的时候，河里的水常常把河堤涨裂了奔流出来，淹死许多人和牲畜，也损坏了许多房屋和庄稼。和我同去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说黄河又名悬河，原因是从山区和高原冲刷带来的黄河水里的泥沙，到了中原，水流一慢了就渐渐地沉积起来，这就使河床越来越高，河水就四散奔流，河两旁的居民连忙筑起水堤来防止它。千百年来，河床的泥沙愈积愈高，河水愈升愈高，水堤也愈加愈高，这道河水就像悬在空中的水沟一样，成了一条最危险的害河！

在一九三八年，说来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时候，他们从华北步步进逼，那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腐朽政府，不但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却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竟然以

防止日军前进为名，在花园口这地方扒开了大堤，像千万头狂奔的猛兽一样的洪水，就涌进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六十四个县的一千四百万亩土地，淹死了八十九万多人，房舍耕畜也一洗而空，造成了空前的使人怒发冲冠的惨剧！

而今天呢，在我们的党和亲爱的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勤劳、勇敢、聪明的人民，破除了黄河大堤，建成了造福万民的东风渠，把沙荒泥积的大地，变成了鱼米花果之乡。我们那天走过的时候，平坦的大路两旁，树木青翠，远远的麦田，整齐得像绿毯一样，大路的北边，积水成湖，在夕阳下放着金光，据说里面养着几十万尾的鱼。这里不久要建成一座北湖公园，让劳动人民和儿童们，在下工放学的时候，可以来划船游息，这里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好……。

在我们乘坐的大汽车，向着花园口灌溉中心飞驰的时候，经过一个大院子，仿佛是农村的幼儿园，大门敞开着，里面坐着一圈穿着红红绿绿衣服的小朋友，远远望去，好像是一串美丽的花环！这景象一掠就过去了，但是这一串美丽的花环，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想，多么幸福的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他们在二十年前还是人间地狱的花园口，今天过起了天上乐园的生活，他们不会知道二十年前这里的儿童，是怎样地痛苦；也不能想象为着他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有多少革命烈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小朋友，你们的幸福生活，不是轻易地得来的，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儿童都像你们一样的幸福。在我们国家里，西藏的儿童，在叛乱平息之后，刚刚走上幸福的生活；台湾的儿童，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比如美国，还有许多儿童在失学，在挨饿，更不用说过快乐的儿童节了。祖国美好的将来，是我们大家的，更是你们的。你们的前辈替你们开出一条幸福的道路，你们也必须把这条道路开得更平坦，更宽阔，使你们的后代和世界上一切的儿童，都能过比你们还要幸福的日子。

小朋友，你们要怎样做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听老师、辅导员、父母的话，他们号召你们做的，是为了能使大家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使你们的心身锻炼得更健壮。你们要好好地照他们的话去做，并且要做得很好，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后人总比前人强，我相信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好了，下次再谈吧，祝你们节日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寻求友谊的“风筝”

小朋友，明天是你们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为你们准备的庆祝的节目中，你们会看到一部中国和法国的小朋友们合演的很有趣，很美丽，对于国际的团结友谊很有贡献的彩色影片，它的名字叫做《风筝》。

我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想法：每逢“五一”节和国庆节，我看到游行队伍中，特别是小朋友们放起的五颜六色的氢气球，有的上面系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在微风中成群结队地徐徐上升，以后渐远渐小，我的心思也和它们一起飞到遥远的天边。我想：这些美丽的气球不知道会飞到多远？在哪里落下？是挂在树上，还是落在山顶上，田野上，海水上？是什么人捡到？他捡到的时候，心里会多么快乐……

我小的时候，没有放过气球，却放过风筝，有时

风紧了，手拉不住或是挣断了线，这风筝就随风而逝，先像豆子那么小，后来像米粒那么小，最后小到看不见了。我心里当然有些惋惜，但是我也想到假如这风筝落到另一个小孩子的手里，那么他一定很快乐，我的快乐能传到了别人的心里，我就可以不惋惜了。

《风筝》，这个电影故事，就是这样开头的。不过这风筝是有意放起的，是一只寻求友谊的风筝。

北京的一位小朋友，少先队员宋小青，他放起一只上面画有“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孙悟空形象的风筝，风筝上附着一封寻求友谊的信，这信是用诗写的：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风筝，
我把这只风筝交给了风，

……

今天，这股中国的风吹拂着我，
明天它也许会去找另一个儿童。

……

这只风筝真像孙悟空驾起了斤斗云一样，它飞过印度的上空，希腊的上空，中欧的上空，最后摇摇摆摆地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上空落下，挂在一棵高树

上了。

巴黎的孩子比埃罗拿到了这只风筝，他就热望到中国去找他的朋友宋小青，他想念之极，夜里就做了一个极其有趣的梦：神通广大灵巧可爱的孙悟空，从风筝上跳下来了！他答应了比埃罗的请求，把比埃罗和他的小妹妹连床带人一口气吹过云海，送到中国北京的太和殿前面落下了。而且终于找到了他的中国朋友——宋小青！

是梦总要醒的，但这美丽快乐的梦使比埃罗加倍地想见见他的中国朋友了。他和许多法国小朋友一起给宋小青写了一封回信。另外自己也做了一首诗，系在这只孙悟空风筝上，送上天去。这首诗里说：

全世界的儿童，
如果你们捡到这只鸟，
那么你们就可以想到，
你已经有了新的伙伴，
……

这只风筝到如今还在天上飞着，飞过城市，飞过乡村，飞过高山，飞过海洋……一群雪白的鸽子在护送着它，清脆的铃声，在全世界的上空，传播着和平的消息……

小朋友，你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是幸福的了。你们将来的生活，比今天还要美好，因为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但今天我们所建设的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还要为你们的小孩子，建造出比现在更伟大更美丽的东西。

要有和平的建设，就得有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免除战争的威胁。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是一件很愉快又很艰苦的工作。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的存在，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工作就必须天天加强。现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已经有许多人在做着这工作。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你们必须把这工作巩固发展下去。你们必须与法国的小朋友，苏联的小朋友，印度的小朋友，拉丁美洲的小朋友……共同地携起手来，为建设幸福美好的将来的世界而继续奋斗。

小朋友，要增加保卫和平的队伍，就得及早寻求新的伙伴。你们要像电影里的李文小朋友一样，常常研究世界地图，认识各国的国旗。你们也要多看各国的童话和故事，历史和地理，以及中外作家们所写的旅行游记……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各国小朋友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希望和理想，风俗和习惯……这种研究，不但新鲜有趣，而且为国际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你看比埃罗不是头天晚上看了中国的画报，在他的梦里就出现了

北京的太和殿、北海、景山、天坛以及在这些美丽辉煌的建筑物里，欢笑活跃的中国小朋友们么？

好了，准备明天尽情地欣赏吧，祝你们节日快乐！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5月31日。）

“六一”节在拉萨

革命的烈火冲散了阴雾，
苦难的童年永远结束！

再也看不见
妈妈的含泪忧愁的脸，
再也不要受
地主的残酷的皮鞭。

今天：
我们换上干净的衣裳，
涌到美丽的龙王塘。

这一片土地上，
一切都变了样！

帐幕里都是孩子们
欢笑的声音，
铁琴和皮鼓，应和着
狂欢的跳舞。
卖国的噶伦们玩够了的
湖心高楼，
今天也该让我们来
享受，享受。

抬头看：
金色的太阳，
玉色的田野，
银色的山！
一阵快乐和骄傲
涌上心间！

我们的恩人呵，
毛主席，共产党！
如今我们有了一双
自由的手，
我们要在这自由的
土地上，
建出一座乐园给你们看！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1959年6月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二

亲爱的小朋友：

今年七月一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八周年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党三十八岁的生日。我们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伟大的生日，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和学习成绩，来向这个伟大的节日献礼！

中国共产党，自从他一诞生，就举起一面迎风招展的革命红旗，领导全国穷苦的、要求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人民，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道。这三十八年的革命道路，是悠长而艰苦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男的、女的、甚至于还有儿童，都为革命的伟大事业，

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如今，不但是我们从前的受压迫、受剥削、黑暗、落后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而且我们还在以飞跃的速度，向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迈进！这种生活在三十几年前还是儿童的人们看来，几乎是一个不能想象、不敢想望的幻梦，而在解放后十年中长大的，今天的小朋友看来，也许就会像时时刻刻可以享受到的清水和空气一样，是一件很平常的东西了。

时刻能喝到清水、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们，不容易体会到清水和空气的可贵，但是长年困处在污浊、黑暗闭室的地方的人，就会迫切地需求，大声地呼喊，要求得到这些宝贵的东西，得到之后还要永远珍爱着这些宝贵的东西。

这些日子，我和小朋友们一样，心里总在惦记着刚从黑暗、落后、残酷的农权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西藏小朋友，想到他们已经永远结束了他们苦难的童年，从今起开始仰望着迎面的阳光，走上平坦的和平劳动、自由建设的大道。我心里真是为他们高兴，更为着我们祖国大家庭里的又一个姊妹兄弟，肩并肩地跨进了社会主义而高兴。

我知道西藏的小朋友们，是更能体会到解放后的自由和快乐，而更加热爱他们的恩人——中国共产党的。

他们怎能不感到痛快，“好像取下了压在头上的石块那么轻松”呢？他们从今起，再也不是万恶的农奴主的私产了；他们的名字，再也不登记在农奴主的帐簿上了；他们再也不用带着自己的耕畜和农具，去白白地替农奴主耕种了；他们再也不要忍受劳瘁的工作和惨酷的刑罚了；他们再也没有还不清的债务和支不完的差役了……今天，在他们的周围，都是愉快的脸，喜笑的声音，焕发的精神和冲天的干劲，他们怎能不和成年人一样，在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创造出一座自由幸福的乐园呢？

小朋友，西藏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是亚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高原，历来被人们称为“世界的屋脊”。一座弯弯的像新月形的大山，躺在我国和印度的交界上，这就是喜马拉雅山，它的最高峰叫做珠穆朗玛峰，高达八千八百多公尺，是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上终年积雪，在金色的阳光下，衬着青翠的松林，风景是十分美丽的。

我虽然没有去过西藏，但是从书里，从去过西藏的朋友们的口中，知道西藏不但是个美丽的，而且是个富饶的地方。那里阳光充足，气候高爽，可以种植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在水利方面，高山的雪水下注，流成湖泊，也可以引成渠道，用来灌溉。西藏以产金著名，煤矿也很丰富。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对

于工业建设极其有利的矿产，也正在勘察之中。现在西藏的劳动人民，已经解放出他们勤劳的双手，这一大片处女地上，有多少开发的工作好做呵！

小朋友，西藏的小朋友们的快乐和兴奋，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心里会想：假如在世界屋脊上，能建起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天文台，来观测天象那有多好！在水源最丰富的大山下，能建起一座大发电站，让这一片高原大放光明，那有多好！在蕴藏丰富的群山峻岭之中，深深的往下挖掘，挖出金子，铁砂，还有煤块……，就可以用煤来煮饭取暖，留下牛粪来做肥料了。也可以用煤来炼铁、炼钢，造拖拉机、造机器了，那有多好！……总之，他们的幻想和理想是无边无限的，他们的脑子里不断地闪出光亮四射的火花，他们决心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人民的西藏，建设成世界屋脊上一座光明灿烂的乐园！

建设新西藏的责任和快乐，不只是西藏的小朋友们的，祖国各民族的小朋友们也都有份；建天文台也好，造水电站也好，开发土地也好……小朋友们的幻想比我要奔放很多。好好地准备起来吧，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红旗之下，我们会看见你们在这祖国的高原上，创造出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奇迹！

话说得远了，就此收住吧，祝你们天天向上！

你的朋友 冰 心

1959 年 6 月 8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 年 7 月 1 日第 13 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吉莉芭拉》

〔印度〕泰戈尔著

1

吉莉芭拉——在她衣裳的折痕里，在她颈项的转侧，双手的移动里，在她忽疾忽徐的步履韵律里，在她丁当的脚镯和清朗的欢笑里，在她的声音和瞥视里，仿佛都涌流着漫溢在她周围的旺盛的青春。人们常看见她，披着蓝色的丝绸纱丽，在凉台上，在一种无意义的不安定的冲动之下行走着。她的四肢似乎热望着要应和那不停的、听不见的内在音乐来舞蹈。仅仅转动她的身体使她青春的躯体的泉流里冒起浪花，这也会使她高兴。她会忽然间从花盆里摘下一片花叶，抛向空中，她的腕钏发出一阵响声，她手的随意挥动的柔姿像一只从笼里放出的鸟，飞到空中不见了。她用轻巧的手指掸拂着清洁无尘的衣裳；

她踮起脚尖无缘无故地从凉台的墙上往外窥看，又急急回身转到另一方向。她衣角上系着的一串钥匙飞甩着。不在梳妆的时间，她忽然对镜松开发髻又梳理了起来，一阵倦慵之中忽然抛卧到床上去，像一线月光从叶隙中穿过来，在阴影中休憩。

她嫁到一个富家，没有孩子，她又无事可做。这样她自身就像一只有进无出，直到满溢的水瓶。她有丈夫，但是她管不住他。她从少女长成一个妇人，但是因为和她太熟识了，她的丈夫，没有注意到她的成长。

在她初嫁的时候，她的丈夫哥比那德正在上大学，他常玩逃学的把戏，趁着他家大人午睡的机会，偷偷地来向吉莉芭拉求爱。虽然他们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会找到机会用玫瑰香水熏过的彩色信笺给她写信，甚至故意地夸大他想象中的单相思的烦恼。

这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成为唯一的继承人。像一根不成熟的木材，哥比那德的不成熟的青春，诱来许多寄生虫，它们开始钻进他的身体里。从这时起，他就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驰。

作领袖是一种危险的魅惑，这种魅惑曾经害死过许多坚强的人。一个没有头脑和德性的人，在他自己客厅里被一小圈子阿谀的人捧作领袖，对他也有同样可怕的诱惑力。哥比那德在他的朋友和相识中

间，以英雄自居，每天千方百计地想出新奇的挥霍方法。他在他那一圈人当中赢得穷奢极欲的声名，这怂恿他不但要保持这个声誉，还要不断地超过它。

同时，吉莉芭拉在她幽寂的青春里，像一位只有宝座没有臣民的女王。她知道她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全世界的男人都作她的俘虏，但是她没有这种机会。

吉莉芭拉有个女仆名叫苏达。她能歌善舞，还能随口编诗，她公然表示遗憾，说像她主妇这样的一个人，竟会配给一个占有了她而又忘记欣赏她的傻子。吉莉芭拉对苏达关于她的魔力和美丽的描述与称道，从不感到厌倦，同时却又反驳她，骂她是撒谎和阿谀的人，使苏达激动得对一切神明发誓，说她的爱慕是真诚的，——这些话，就是不附带着重誓，也不难使吉莉芭拉相信的。

苏达常常对她唱一首诗歌，头一句是：让我在你的脚底写上为奴的名字，吉莉芭拉在她的幻想里，能够感觉到她的美丽的双足，是真配写上那些被征服的心的永失为奴的字样，只要这双脚在征服的事业上，能够得到自由。

但是她丈夫哥比那德甘愿为她献身为奴的那个女人却是拉梵迦。那个女优，善于表演一个少女为着无望的爱情哀愁憔悴，善于以绝妙的自然逼真的姿态在台上昏倒。在她的丈夫还受到她的影响的时候，

吉莉芭拉常听他说起这女人超绝的演技，在她妒忌的好奇心里，她极想去看看拉梵迦的表演，但是她得不到她丈夫的允许，因为他坚决地认为剧场不是良家妇女所应当去的。

最后她买了一张戏票，让苏达去看这个名优表演的一出拿手好戏，苏达回来给她的报告，不论是对于拉梵迦的扮相或是演技，都说不上称赞。由于明显的理由，她对于苏达的欣赏力有着很大的信心，她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苏达的连学带嘲的描述。

当她丈夫因迷恋这个女人而把他抛弃了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困惑。但是苏达再三地用更大的激情重述她的意见，把拉梵迦比做一段穿着女装的枯焦的木头。吉莉芭拉决定自己偷偷地到剧场去，把这问题彻底弄清。

有一天晚上，带着冒犯禁令的兴奋心情，她居然进到剧场里去了，她的心的颤抖使她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显得迷人。她注视着被不自然的灯光映射着的观众的脸；由于音乐的魔力和描彩的布景，剧场对于她仿佛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社会忽然从它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挣脱开了。

从四面是短墙的凉台和寂寞寡欢的家里出来，她进了一个梦想和真实举着艺术的酒杯握起友谊之手的方。

铃声响了，乐队停止了清奏，观众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台上灯光更亮了，帘幕升上去了。从看不见的世界的神秘里，忽然出现到亮光之下，瓦林达森林中的女牧童们，在合唱的歌声中，开始舞蹈，观众爆发的掌声应和着舞蹈的节奏。吉莉芭拉的全身血液开始涌流，这时她忘记了她的生活还是限定在她的环境之中，她还没有逃脱到一个一切规律都融化在音乐里的世界中去。

苏达不时地用焦急的耳语打扰她，为着怕人看见，劝她快点回家。但是她不听这劝告，因为她的恐惧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戏接着往下演。克里希纳得罪了他的情人拉达，她在自尊心受到伤害之下，不肯再理睬他了，他恳求她，匍伏在她的脚下，都没有用处。吉莉芭拉的心仿佛涨裂了。她幻想她就是生气的拉达；觉得在她里面也有这一种女人的魔力来维护她的骄傲。她曾听说过女人的美在世界上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而今夜，这力量对她来说是捉摸得到的。

最后帘幕落下了，灯光昏暗了，观众准备离开剧场了，吉莉芭拉却像做梦似的呆坐着。她必须回家的思想从她心中消失了。她要等待这帘幕重新升起，克里希纳在拉达脚下受辱的这段不朽的情节继续表演下去，但是苏达来提醒她说戏已经演完了，灯也快要

熄灭了。

吉莉芭拉到家已经很晚了。在她冷清幽静的屋子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她窗边空床上的蚊帐，在微风中轻轻摇动。她的世界对于她仿佛是那么平庸可厌，像被丢到土箱里的烂果子似的。

从这时起她每星期六都到剧场去，她对剧场的着迷比初见时已经褪失了许多光彩。女演员们化妆的庸俗和情感的虚伪，渐渐地更加明显，但是这习惯已在她身上形成了。每次帘幕升起，她生命的监狱的窗户似乎在她眼前敞开了，那用镶金的框子和景致的摆设，灯光的配置，甚至浅薄的老套来和真实的世界隔断的舞台，对于她似乎都是仙境，在那里她要想高踞仙国女王的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

当她第一次在观众中间看到她的丈夫对某一个女优着迷地叫好的时候，她感到强烈的厌恶，在心里，她祈求能把他鄙夷地一脚踢开的日子可以到来。但是这日子似乎每天更显得遥远了，因为现在在家里轻易见不到哥比那德了，在放荡的旋风中心，他不知道被卷到哪里去了。

在三月的一个夜晚，满月的光辉中，吉莉芭拉穿着淡黄色的袍子在凉台上坐着。她每天的习惯是过节般地严妆盛饰，因为这些贵重的珠宝对于她就像醇酒一样，它们使她觉得她的肢体更加美丽；她感到

像春天的树木，为所有的枝头花朵的喜悦而颤抖。她臂上戴着一副钻石的钏镯，颈上挂着一串红玉和珍珠的项链，左手的小指上戴着一只大蓝宝石的戒指。苏达坐在她的脚边，爱慕地用手抚摸着她光裸的双脚，表示她恨不得变作一个男人可以献上他的生命来对这样的一双脚儿，荣幸地致敬。

苏达低低地对她哼一支情歌，暮色渐渐地暗了下去。家里的人都用过晚饭睡觉了。哥比那德忽然酒气熏天地出现了，苏达连忙用纱丽盖上脸，从凉台上跑开了。

吉莉芭拉一时以为她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她背过脸去，沉默地坐着。

但是她的舞台的帘幕没有升起，从她的英雄的嘴里没有唱出这样的哀求的歌曲：

听听月光的请求吧，我爱，不要把脸遮起。

哥比那德用他干哑的难听的声音说：“把你的钥匙给我。”

一阵南风，像诗境里玷污了的浪漫故事的叹息，把夜开的茉莉花香布满了凉台，吹松了吉莉芭拉颊上的一绺头发。她把骄傲丢开，站了起来说：“你若是听听我所要说的话，你就能拿到钥匙。”

哥比那德说：“我不能耽搁，把钥匙给我。”

吉莉芭拉说：“我会把钥匙和保险箱里的一切都给你，但是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哥比那德说：“这办不到，我还有要紧的事情。”

“那你就拿不到钥匙。”吉莉芭拉说。

哥比那德开始到处翻寻。他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敲断吉莉芭拉化妆品的箱锁，砸破她衣柜的镜门，摸索着枕下的床褥，他却找不到钥匙。吉莉芭拉在门边僵立无声，像一尊石像凝视着太空。哥比那德向她走来，气得发抖，用怒吼的声音说：“你若是不给我钥匙，你会后悔的。”

吉莉芭拉没有回答，哥比那德把她按在墙上，抢走了她的臂钏、项链和戒指，临走还踢了她一脚。

家里没有一个人惊觉，邻舍也没有人晓得这件暴行，月光仍旧是温和的，夜的宁静也没有敲打破，而在这庄严的沉默之中，人心会被撕裂而不再复原了。

第二天早晨，吉莉芭拉说要去看望她的父亲，就离开了家。因为没有人知道哥比那德在哪里，她不对家里的任何人负责，她不在也没有人注意到。

2

哥比那德常去的那个剧场正在排演《茂诺瑞玛》

这出新戏。拉焚迦扮演女英雄茂诺瑞玛，哥比那德和他的党徒坐在台前座上，大声狂叫地替他赏识的女优捧场。这样大大地扰乱了这场排演，但是剧场的老板们不敢得罪这位顾客，怕他报复。有一天他竟跑到后台去调戏一个女优，于是在警察的协助之下，他被撵了出来。

哥比那德决定要报仇，当《茂诺瑞玛》这出新戏作了许多准备，登了不少耸人听闻的广告，正要演出的时候，哥比那德把主角拉焚迦无影无踪地带走了。剧场的经理一惊不小，他推迟了开幕的日期，找到一个新的演员，教会她台词和动作，带着相当忧虑的心情，在观众面前演出了。

但是这出戏的成功，竟然是意外而且空前的，这消息传到哥比那德那里，他再也克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跑来看戏。

这出戏开始的时候，茂诺瑞玛是在她丈夫的家里，受到轻视和忽略，这戏快结束的时候，他丈夫遗弃了她，隐瞒下他头一次的婚事，设法去同一个富翁的女儿结婚。婚礼行过，盖纱从新娘脸上揭开，她原来就是茂诺瑞玛，只是不再是从前那个女奴，而是在容貌和服饰上，都和女王一样地美丽。原来在她小的时候，曾从有钱的父亲家里被人抢走，在穷苦人家养大。她父亲追踪到她夫家，把她带了回去，又在恰合

身分的礼节下给她重新举行了一次婚礼。

在最后一幕里，正当丈夫经受了他的一段悔恨和耻辱，——一出有教训的戏是本当这样的，——观众中间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当茂诺瑞玛在她做女奴的地位上不受人注意地出现的时候，哥比那德没有一点惊诧的表现；但当婚礼行过，她穿着大红的新娘的衣服，揭开面纱，以她绝美的庄严的骄傲姿态，她回过脸来向着观众，微低颈项，对哥比那德射出火焰般的狂喜的一瞥，掌声波涛似的不断地起伏，观众的热情无限地高涨着。

忽然间，哥比那德用重浊的声音叫，“吉莉芭拉”，他像疯子似地挤上舞台去。观众大声喊：“撵他出去！”警察把他拉走，他挣扎着叫喊，“我要杀死她！”这时帘幕落下来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59年6月号。）

《深 夜》

〔印度〕泰戈尔著

“大夫，大夫！”

我在深夜中被惊醒了。睁开眼睛，看见是我们的房东杜金先生。我连忙起来拉出一张破椅子让他坐下，焦急地望着他的脸。我看钟这时已经过了夜里两点半了。

杜金先生脸色惨白，说话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今天夜里那些病像又回来了——你的药对我一点也没有用处。”我带点畏怯地说：“我怕你是又喝了酒吧。”杜金先生生了气了，说：“这个你可大错而特错了。这不关喝酒的事。你必须听完这段事情才能知道那真正的原因。”

壁龛里点着一盏很暗的小铁煤油灯，我把它捻上一点，灯光是亮一些了，同时却冒起烟来。我拉过一件衣服披在肩上，又摊开一张报纸把药箱盖上，坐

了下来。杜金先生开始讲他的故事：

“差不多四年以前，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病；病到垂危又好转过来，一个月以后，我完全恢复了。

“在我生病的时候，我的妻子日夜都没有休息。这个羸弱的女人在这几个月之中用尽她的一切力量把死亡的使者从门口赶走。她废寝忘食，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在她的心里。

“死亡，像一只老虎，被它的俘获物骗过了，它把我从嘴上甩下走开，却在退走的时候，把我的妻子狠狠地抓了一爪。

“不久我的妻子生下了一个死婴。于是轮到我来护理她了。她却总觉得不安，她总说：‘老天爷，别老是这样婆婆妈妈地在我屋里出来进去的。’

“如果我在她发烧的夜里到她屋里去，假装自己扇扇子来给她打扇，她就会十分激动。如果，因为服侍她，我的吃饭的时间比平常晚了十分钟，这也会引起种种的哀求和责备。如果我替她做了一件极小的事情，不但对她没有帮助，而且得到相反的效果。她会说：‘一个男人这样婆婆妈妈是没有好处的。’

“我想你看见过我的别墅。前面是花园，恒河就从下面流过。在南头，我们的卧室底下，我的妻子按照她自己的想象造了一个花圃，围上凤仙花的篱笆。这是花园里最简单朴素的一角。花盆里，在十分素净

的花木旁边，并没有插上挂着写有冗长拉丁花名的耀眼飘带的木棍。茉莉、月下香、柠檬花，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在一棵大醉花树下摆着一块大理石板，我的妻子身体好的时候，每天总把它擦洗两次。在夏天夜里，她工作完毕的时候总在这里闲坐。从这里她能看着河面，但是过往轮船上的客人却看不见她。

“四月的一个月夜，在她缠绵床褥的许多天之后，她表示要走出那间郁闷的屋子，到她的花圃里去坐坐。

“我极其小心地抱起她，把她放在醉花树下的石板上。一两朵醉花飘坠了下来，横斜的月影，穿过头上的树枝落在她憔悴的脸上。周围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当我低头看着她的脸，在充满浓香的阴影里坐在她身边时，我的眼睛润湿了。

“我慢慢地挨近她，把她一只瘦弱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里。她并没有拦阻我。在我这样沉默地坐了许久之后，我的心泉开始涌溢了，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情。’

“我的妻子笑了一笑，这里面掺和着一些快乐，一丝的不相信和尖刻的讽刺。她并没有回答一个字，但是在她的笑声里使我懂得她感到我未必永远记得她，而且她也不愿意我这样做。

“我总鼓不起勇气向我的妻子表示爱情就是怕她这种温柔而尖刻的笑。我在她背后编好的话，一到她面前就变得非常庸俗。

“受人反驳的时候你还能说话，但是你不能用争辩来对付笑声；因此我只好沉默了。月光更亮了，一只杜鹃不住地在呼唤，直到它似乎发了狂。当我默坐的时候，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这只杜鹃的新娘怎么能够这样地冷淡。

“经过了多方的治疗，我的妻子的病并没有好转的征象。医生提议去换一换空气，我就带她到阿拉哈巴德去。”

说到这里杜金先生忽然停住了，默默地坐着。他脸上带着疑问的神气对着我看，然后用双手托着头开始凝想。我也沉默着。煤油灯光在壁龛里摇晃，在夜的寂静里，清楚地听到蚊子的哼鸣。杜金先生忽然又打破寂静，继续讲他的故事：

“哈兰大夫给我的妻子看病，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这是不治之症，我的妻子从此将永远在痛苦中度日。

“有一天我的妻子对我说：‘既然我的病不会脱体，我又似乎没有早死的希望，你为什么要跟一个活死人在一起过呢？不要管我，回到你其他的事情上去吧。’

“现在轮到我发笑了。但是我没有她那种发笑的气力。因此，用一种爱情小说里主人公应有的一切的严肃，我断然地说：‘只要在我的躯壳里还有生命——’

“她拦住我，说：‘又来了，又来了，你用不着再说什么了。咳，听你这样说真使我想死。’

“我不晓得当时我心里承认了没有，但是现在我准知道我承认了，就是在那时候，从我的心底，我对这个无望的病人的护理，感到厌烦了。

“很明显地，虽然我殷勤地服侍她，她也能够探测到我精神深处的倦乏。我那时不了解，但是现在我心中毫无疑问地知道她能看透我的心思就如同能看懂没有复合语的小学读本第一册那样地容易。

“哈兰大夫是和我同一个种姓的。他邀请我不论何时都可以到他家里去。在我去过几次以后他就把我介绍给他的女儿。她已过了十五岁却还没有结婚。她父亲说他还没有把她嫁出是因为在同一个种姓里没有找到一位合适的新郎，但是也有传言说是因为她生辰不吉祥的缘故。

“但是她没有其他的缺点，她是又聪明又美丽。因此我有时同她讨论种种的问题，常常夜里回去得很迟，把我给我妻子吃药的时间拖延到很晚。她深晓得我是在哈兰大夫的家里，但是她从来不问我为什

么这么晚才回来。

“这间病房对于我似乎加倍地呆不住而没有兴趣了。现在我开始忽略了我的病人，往往忘记按时地给她吃药。

“大夫曾对我说过：‘对于那些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死亡是一个快乐的解脱。他们苟延残喘，自己得不到快乐，还连累别人受苦。’

“在讨论普通事情的时候，说到这些也许还是可恕的，但是，有我的妻子这样一个例子摆在面前，这一类的题目是不应当提到的。但是我想医生们对于人类生死问题是已经无动于衷了。

“有一天，我正在病房隔壁的屋子里坐着，忽然听见我的妻子对大夫说：‘大夫，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给我这许多无用的药品呢？当我的病一辈子都好不了的时候，你不觉得把我弄死就是把我治好么？’

“大夫说：‘你不应当说这种话。’

“大夫一走，我就走进我的妻子的屋子，坐在她的床边轻轻地拍着她的前额。她说：‘这屋里热得很，你还是照常出去散步吧。你若是晚间不活动活动，吃饭会没有胃口的。’

“我的夜晚的散步实在就是到哈兰大夫的家里去。我自己曾经解释过有一点运动对一个人的健康和胃口是必需的。现在我准知道每天她都看透了我

的借口。我是个傻子，我真以为她对于这种瞒骗毫未觉察。”

说到这里杜金先生停住了，把头埋在双手里，沉默了一会。最后他说：“给我一杯水吧，”喝过了水，他又说下去：

“有一天，大夫的女儿茂诺瑞玛表示她想去看望我的妻子。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个请求并没有使我高兴。但是我没有理由拒绝她。因此有一天晚上她到我们家里来了。

“这一天我的妻子的痛苦比往常又厉害了一些。在她痛苦加剧的时候，她总是安静沉默地躺着，有时捏紧拳头。只有从这个现象上才能领会到她是在忍受着多大的苦痛。屋里没有一点声息，我沉默地坐在床边。她没有要求我照例出去散步，也许是她没有力气说话，也许是在这样痛苦的时候有我坐在旁边对她是个慰藉。为了怕灯光刺射她的眼睛，我把煤油灯放在门边。屋里又暗又静。只在我的妻子的痛苦稍微减轻一些的时候，听到她一两声轻松的叹息。

“就在这时候茂诺瑞玛来了，站在门口。迎面的灯光正照射在她的脸上。

“我的妻子惊起了，抓住我的手问：‘这是谁？’在她虚弱的情况下，发现一个生人站在门口使她十分惊惶，她用沙哑的声音再三地问：‘这是谁？这是谁？’

这是谁?’

“我先是勉强地回答：‘我不认得，’但是我立刻觉得似乎有人在鞭笞着我，我连忙改口说：‘呵，这是我们大夫的女儿。’

“我的妻子回过头来看看我。我不敢直视她的脸。她就转向那个新来的人，用微弱的声音说：‘请进来吧，’又对我加上一句：‘把灯端过来。’

“茂诺瑞玛走进屋里，开始和我的妻子谈了几句话。在她说话的时候，大夫也来看望他的病人。

“他从药房里带来了两瓶药。他拿出药来一面告诉我的妻子：‘你看，这只蓝瓶子里的是外用的药，另外一瓶是内服的，千万不要弄错了，因为这是很厉害的毒药。’

“他也警告了我，就把这两个瓶子放在床边桌上。大夫要走的时候就招呼他的女儿一同走。

“她对他说：‘父亲，我为什么不可以呆下来呢？这里没有一个女人看护她。’

“我的妻子非常激动地坐起来说：‘不，不，不要麻烦了。我有一个老女佣人，她会像我母亲一样地照顾我。’

“大夫正要把他女儿带走的时候，我的妻子对他说：‘大夫，他坐在这闭闷的屋子里太久了，你好不好带他出去吸点新鲜空气呢？’

“大夫转向着我，说：‘一块儿来吧，我带你到河边去走走。’

“在稍稍表示不愿意之后我就同意了。大夫在走以前又警告我的妻子关于那两瓶药的事。

“那晚上我在大夫家里用了晚饭，很晚才回家。到家我发现我的妻子正在极端痛苦之中。我感到深深的懊悔，我问她：‘你的疼痛又厉害些了么？’

——“她疼得说不出话来，只抬头看着我的脸。我看出她在十分困难地喘息着。

“我立刻去请大夫。

“起先他找不出是什么原因。最后他问：‘疼痛厉害些了么？敷了药了么？’

“说着他拿起桌上的蓝瓶子来。瓶子空了！

“他惶急地问我的妻子：‘你没有吃错了药吧，有没有？’她沉默地点点头，表示她是吃错了药了。

“大夫跑回家去取抽胃筒，我像昏迷的人似的倒到床上去。

“这时，就像一个母亲勉强抚慰一个病孩子似的，我的妻子把我的头拉到她的胸前，企图从她的抚摸里把她的心思告诉我；只通过这温柔的抚摸，她再三地告诉我：‘不要伤心吧，一切都为着最大的好处。你会快乐的，你知道我是快乐地死去的。’

“大夫回来的时候，我的妻子的痛苦和她的生命

已经一同结束了。”

杜金先生又喝下一口水，说：“嗨，热得要命，”说着就走到廊上去，急急地来回走了两趟。回来他坐下又开始讲说。我看得很清楚，他并不想告诉我；但似乎通过一种魔术，我能从他心里拉出那段故事来。他接着说：

“在我和茂诺瑞玛结婚以后，每逢我想热情地和她谈话，她总显得抑郁。仿佛她心里有一种我所不能了解的猜疑似的。

“就在这时候我开始耽酒。

“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茂诺瑞玛在河边的花园里散步。黑暗使人有一种幻境的感觉，这里面连小鸟偶尔在梦中扑翼的声音也听不到。只有我们走过的小径两旁的木麻黄树梢在微风中叹息。

“茂诺瑞玛感到疲倦了，就去躺在那块大理石板上，把双手放在脑后，我坐在她的旁边。

“在这里，黑暗似乎更浓密了，能看到的一片天空挤满了星辰。树下蟋蟀的鸣声似乎是静夜的裙摆上的一道淡淡的声音的滚边。

“那天晚上我喝了一点酒，心情易感。当我的眼睛习惯于黑暗的时候，衣襟松弛、形态娇慵的茂诺瑞玛，躺在树荫里，在我心中唤起了不可言说的想望。我似乎感到她只是一个幻想的永远不能让我抱在怀

里的影子。

“忽然间木麻黄树梢就像着了火一样。我看见古老的缺月，带着麦秋的金光，慢慢地从树梢升起。月光落在那个躺在白石上穿着白衣的人的脸上。我不能再克制自己了。挨近她牵住她的手，我说：‘茂诺瑞玛，你也许不相信我，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情。’

“这些话刚说出口我就吓得跳了起来，我记得好久以前我曾对另一个人说过同样的话。这时从木麻黄树梢，从古老的新月的金光下，渡过恒河滚滚的广阔的水面，直到它最远的河岸——哈哈——哈哈——哈哈——从头上急速地飞过一片笑声。我说不出那是刺心的笑声，还是震天的哭声。可是听到了这声音我就昏倒在地上了。

“当我恢复知觉的时候，我看到我是躺在自己屋里的床上。我的妻子问我：‘你怎么了？’我恐怖得发抖，回答说：‘你没听到整个天空都响着——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么？’我的妻子笑着回答：‘什么笑声？我听到的是一群鸟从头上飞过的声音。你真是太容易受惊了！’

“第二天我深晓得那是一群雁子搬家：像每年这时候一样，到南方去。但一到黑夜来临我又开始疑惑了，在我的想象中整个天空响着毫不含糊的刺穿黑

暗的笑声。最后弄到天黑以后我就不敢对茂诺瑞玛说一句话。

“以后我决意离开我的别墅，带茂诺瑞玛到河上去旅行。在凛冽的十一月的空气里我的一切恐惧都消失了，有些日子我觉得很快乐。

“离开恒河，渡过扣里河，我们最后到达帕德玛河。这条可怕的河像一条冬眠的大蛇那样卧着。河的北边是荒寂的沙岸，在太阳下闪光；南边的高岸上，村庄里的芒果树林倚立在这条魔河的巨嘴旁边。这河不时在睡眠中转侧，岸边崩裂的沙土就砰地一声掉在水里。

“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就在岸边泊了船。

“有一天我们出去散步，走着走着，直到我们离船很远。落日的金光渐渐地暗淡了，天空中满溢着明月的银辉。当月光照在无边的白沙上，又以清辉泛滥着广阔天空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只有我们两个在无人无边的梦境里无目的地漫游。茂诺瑞玛披着红色的披肩，她把红纱丽拉过肩头，只露出一个脸。当静默加深的时候，只有灿白的寂寞的广大无边的空间包围着我们，这时茂诺瑞玛慢慢地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她仿佛靠我那么近，使我觉得她将她的身体和心灵、生命和青春都交献在我的手里。在我热望和快乐的心中，我对自己说：‘除了在这广阔的天空之下，

哪里还有地方容得下这两颗在恋爱中的心呢?’这时我觉得我们似乎是无家可归，我们可以这样无止境地漫游下去，手拉着手，无牵无挂，走在无尽头的路上，穿过月光普照的无限的空间。

“我们一直走下去，最后走到一个地方，我看见一泓清水被小沙丘围绕着。

“从这一汪止水的中心，一道长长的月光明剑般地刺射过来。走到池旁，我们沉默地站在那里，茂诺瑞玛仰视着我的脸。她的披肩从头上滑了下去，我低下头去吻了她。

“这时不知道从这寂静的沙漠的哪一方，有一个声音，用严肃的声调说了三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吓得退缩了，我的妻子也震颤起来。但是我们立刻就晓得这声音不是人也不是神鬼，乃是一种水鸟的鸣唤，听到在深夜里有生人走近它的窝巢，它从睡眠中惊醒了。

“惊魂才定，我们连忙回到船上去。时间已晚，我们就马上上床，茂诺瑞玛很快就睡着了。

“这时在黑暗里似乎有人站在床边，向着熟睡的茂诺瑞玛，伸出瘦长的手指，用沙哑的低声一再地问我：‘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连忙起来，抓起一盒火柴，把灯点起。我点

灯的时候，蚊帐在风中飘拂，船也开始摇动。当我听到那回响的‘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穿过黑夜，我胆战心惊，汗珠大粒地往下滴。这声音渡过河水，越过对面的沙岸，然后经过一切睡乡、村庄和市镇，似乎要永远地穿过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地方。这声音渐渐轻悄，进入了无际的空间，渐渐变成像针尖一样的尖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尖锐的微小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想到世上会有这种声音。仿佛在我的头颅里，有着无限的空间，无论这声音走得多远也走不出我的头脑以外。

“最后，到了万难忍受的时候，我想若不把灯吹灭我一定不能入睡的。我刚吹灭了灯，在蚊帐旁边，我又听见那个沙哑的声音在黑暗中问：‘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我的心开始应和着这几个字一同跳动，慢慢地也开始重复这句问话：‘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在夜的寂静里，船当中那座圆钟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还用短针指着茂诺瑞玛嘀嗒出那句问话：‘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在说话的时候，杜金先生变得幽灵一样地苍白，他的声音似乎在扼塞着他。我抚着他的肩头，说：“喝点水吧。”这时那盏煤油灯摇曳着熄灭了，我看见外面亮了。公鸡叫了，金翼啄木鸟鸣了。我们房前的路上听到了牛车叽嘎的声音。

杜金先生脸上的表情完全改变了。再也看不到一丝恐惧的痕迹。在假想的恐怖的麻醉下，在黑夜的魔术的哄弄下，告诉了我那么多事情，似乎使他十分羞愧，甚至于生了我的气。他没有告别就跳了起来飞奔出去。

第二天夜里，时间很晚了，我又从睡梦中被一个呼唤“大夫，大夫”的声音惊醒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59年6月号。）

雨 后

嫩绿的树梢闪着金光，
广场上成了一片海洋！
水里一群赤脚的孩子，
快乐得好像神仙一样。

小哥哥使劲地踩着水，
把水花儿溅起多高。
他喊：“妹，小心，滑！”
说着自己就滑了一交！

他拍拍水淋淋的泥裤子，
嘴里说：“糟糕——糟糕！”
而他通红欢喜的脸上，
却发射出兴奋和骄傲。

小妹妹撅着两条短粗的小辫，
紧紧地跟在这泥裤子后面，
她咬着唇儿
提着裙儿
轻轻地小心地跑，
心里却希望自己
也摔这么痛快的一交！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年6月27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三

亲爱的小朋友：

暑假又来到了，你们的读书计划早已订下了吧！

小朋友们不都是爱看故事书的吗？尤其是年纪较小的孩子，更喜欢看或者听关于动物的故事，比如猪哥哥啦，兔妹妹啦……当我们看到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不就立刻涌现出这些动物肥肥胖胖、蹦蹦跳跳、善良活泼的形象么？这些形象是多么可爱呵。

天下的儿童都是一样的，不论是中国、英国或美国的儿童，都喜欢看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动物的性格结合起来的各种书画。但是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

他们的作家却不能自由地写书，美国的小朋友也不能自由地看动物故事！他们禁止这些书，并不是因为书里的小动物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而是因为它们皮毛的颜色是黑的。

小朋友们，你觉得奇怪吗？事情是这样的：不久以前，在美国南方的亚拉巴马州，有一本儿童读物，叫做《小兔的婚礼》，里面说的是一只小黑兔和一只小白兔结婚的故事，这下大大地激怒了一些议员先生，他们在州议会上提出要禁止这本书。后来因为这个提议受到世界人民的讪笑，才暂时停止了。六月下旬，美国南方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些议员，又在议会上提出要查禁一本叫做《三只小猪》的儿童读物。这故事里面有白的、花的、黑的三只小猪，被一只凶恶的狼捉住了。小黑猪最聪明，它乘狼不备，赶快逃掉，小花猪和小白猪没逃出去，就被狼吃了。

这样的两本浅显的儿童读物，居然会在隆重的州议会上被提出要求查禁，真是极其荒唐极其可笑的事情。但是从这件事情上面，也反映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有些白种人，对于国内一千七百万黑种人的歧视和迫害，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这真使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平等、有正义感的人们，感到极端的愤怒！

美国的黑人在自己国家里的地位，是比白种人

低下的。他们在生活上受到种种的限制，并且还受到严重的迫害。比方说，他们不能和白人一起坐车，一起上学，一起开会，一起居住，一起吃饭……总而言之，他们是被“隔离”起来的，他们必须躲开白人，在一切的生活权利上给白人让路。假如不这样做，他们就要受到最残酷的迫害，他们会毫无保障地被白人枪杀，吊死，烧死，挨打受骂更是不必提的了。因为美国的白种人认为黑种人肤色黑，因此智力也低，说他们是劣等民族，绝对不能和白人平起平坐，生活在一处的。

按照这个“道理”，于是上面说的那两本儿童读物，在有些白种人眼中，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了。小黑兔怎么胆敢和小白兔结婚呢？小黑猪怎么会比小白猪更聪明呢？凡是毛色黑的，都是劣等动物呵！

小朋友，生活在自由幸福环境里的中国儿童，能够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事情么？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主义集团，把黑种的非洲人，和白种人以外的有色人种，都作为他们歧视和迫害的对象！小朋友，你们有的没有赶上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我们国土上、领海上那种无法无天的暴行；或者看到的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可别忘了，美帝国主义还占据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呵！

现在，在亚洲，比如日本，在非洲，比如乌干达

……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这些国家里的人民，都在为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和迫害而不断斗争着。我们深信一切受压迫的人们，会把骑在他们头上的恶魔摔到地下去的。但是他们在斗争的道路上，还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决不能让美国的黑人小朋友们，以及日本、乌干达等地的小朋友们，在他们的艰苦斗争中感到无助和孤单，我们要时时刻刻地想到他们，我们要响应每一个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号召，在促进国际的团结和友谊上，尽上我们自己的一分力量……什么时候和平的力量大过战争的力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就在什么时候偃旗息鼓、退败下去，被压迫的民族就会翻身，连美国的儿童读物上的小黑兔、小黑猪……也都可以在书页上自由地和小朋友见面了，那不是一件大大痛快的事情么？

下次再谈吧！祝你们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8月1日第15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京戏和演京戏的孩子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虽然我不懂戏，而且看戏的次数也不多。我的看戏是这样开头的：我小时候住在天连海、海连天的一个寂静的山角——烟台东山；因为没有游伴，看书的时候就很多，我七岁就开始看《三国演义》。那时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只好反复地看那几部熟悉的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把书中人物记得逼真，故事也记得烂熟。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请我们到烟台市去看戏，从一个久住山沟的孩子看来，上市是一件多么大的事啊！这次看戏，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还记得这座戏园叫做“群仙茶园”，那天正好是演全本《三国志》，从“群英会”“草船借箭”起，到“华容道”止，正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最热闹的一段！看到我所熟悉所喜爱的人物，一个个冠带俨然地走上台来，我真是喜欢极了。我整整地伏在栏杆上站了几个钟头，父亲

从后面拍我肩头和我说话，我也顾不得回答。

从那时起，我深深地爱上了京戏，从不肯轻易放过那一年只有一两次的看戏机会，因为只有在这戏台上，我才看得见我的老朋友诸葛亮、孙悟空和林冲。

十二岁的时候，我来到了京剧发源地的北京。我们的房东祈老太太是个戏迷，一星期要“听”一两次戏，她也常常邀我母亲去，母亲体弱不能久坐，就让我代去。我第一次在北京看戏的印象也很深。这座戏园是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那时“堂客”坐在楼上，“官客”坐在楼下，满池子里飞递着热手巾把，茶桌上还摆着瓜子、蜜饯一类的东西；这天的大轴子戏是梅兰芳先生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连我这么一个不懂得戏的孩子，回家去也会报告说：“今天的《汾河湾》真是好极了！”

以后我就上学了，一年也不定会看上两次戏，但是我对于京剧的兴趣一直不减。我寻找着看关于京剧的笔记书籍，和每天日报上的“戏码”和评论文章。从这些文字里我知道了关于京剧传统和演员生活的一些东西。

二十年前，焦菊隐先生在北京办戏曲学校，我有时也到吉祥戏园去看学生们公演。我十分欣赏孩子的戏！他们精神大，劲头足，连跑龙套的也不松懈。而且，无论什么样的人，小一号的总显得特别有

趣。粗莽的小张飞，头脸很大，而两只手却很小，小嘴里发出哇呀呀的叫喊，实在是妩媚可爱。

多少年来，我总想望去访问一个戏曲学校，看看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到了今年七月三日，我才有机会参观了北京市戏曲学校，素愿得偿，心里高兴得很。

我们的车子在北京市戏曲学校门内一座大楼前停下。在等待负责同志的时候，我抬头看见甬道墙上的壁报，和走进走出的带着红领巾的孩子，简直觉不出是在一个戏曲专业的学校里。等到洪教务长来了，说郝校长正在给一年级学生考试呢，问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好不好？我们当然愿意了。走出这座楼又走向另一座大房子，远远就听见了胡琴和锣鼓声，“戏剧”的气氛渐渐地浓郁了。

这是本校的排演场，台上有一年级的学生们在“彩排”，台下坐着两排老师在给他们“鉴定”。迎上前来的是一位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二十几年前我看过的和杨小楼先生合演《连环套》的郝寿臣先生，真是久仰了！

我轻轻地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郝老先生立刻又转过去全神贯注地望着台上。台上有四个十一二岁的学生，正在表演着《大保国》，徐延昭和杨波在

李艳妃面前和李良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郝老先生的嘴唇不住地在动，似乎在一字一句地带着他们无声地唱，一把折扇不住地在膝头上敲着板眼，那种专心、认真、亲切的态度使人感动，使人起敬。

旁听完一出《大保国》，我们出去参观校舍。

原来的校舍只是一座庙宇式的四合院。门外就是梨园公墓，据说杨小楼、金秀山先生等都葬在此地，现在已经迁走了。这所学校的前身，叫做艺培学校，本来是京剧公会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董事长梅兰芳先生和郝寿臣、萧长华先生等义演筹款，募集五千多元，招了几十个学生，百分之四十是演员的子弟。那时只有业务教员，没有文化教员，因为经费不足的关系，学生有的学到四个月，就上台演出，以收入来弥补用度。党对于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京剧演员的培养是一贯重视的，政府接办了这所学校以后，校舍扩充了，教员增加了……现在学生是半日学业务，半日学文化，和正规的学校大同小异。现在有一、四、七年级三班，共有学生一百七十多人，适龄的学生里面，有百分之八十的红领巾。今年的毕业班有演员六十二名，其余的是音乐生，他们将分插在梅、荀、尚三个剧团里去，听说梅先生他们已经来选过徒弟了。

我们又走进一处体育馆模样的建筑，里面有些学生正在很厚的绒垫子上翻跟斗，传家伙（打出手）。

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到十三四岁，脸上红扑扑，笑嘻嘻地。

最后，我们在一间办公室里，和几个八年级的学生会见。这几个男女青年都在二十岁以下，最小的才有十七岁。我们谈得很亲切，很热烈。他们中间有的是演员的子弟，对京剧有着天然的爱好的；有的是从小喜欢京剧，像学花旦的巴金陵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喜爱歌舞，尤其喜爱京剧。这学校招考的时候，我就报名来了。我母亲怕学戏会挨打，不让我来。经过三个月的试学，证明是没有体罚的，家里才答应了。”他们还谈到在学习中间也有不少的矛盾，不少的困难，但都在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努力之下克服了。比如学老旦的王晓临，本来是不喜欢演老旦的。她笑着说：“乍分配我学老旦的时候，我心里真不愿意，那时我自己就喜欢搽粉戴花的角色。后来老师说我的嗓子是适宜于唱老旦的，我信任我们经验丰富的老师，就沉下气去，好好地学，现在我——真是喜欢这种角色了！”

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我在第二天的夜里看到了他们的演出，有几个和我们见面的学生，这夜都在台上，如《芦花荡》里扮周瑜的林懋荣，《刺蚌》里扮廉锦枫的李玉芙，《黄鹤楼》里扮刘备的张学津。想起他们在台下的神情，对于他们台上的表演，感到格

外欣赏。王晓临扮的是《罢宴》里寇准的乳母刘妈妈，对于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都能刻划入微，脸上有戏，嗓子也好。

这场演出是有成绩的，台下没有空座，门外还挤满了人；观众对于这班小演员，是喜爱的，一句好的唱腔，几个紧连的跟斗，都会得到欣赏和鼓励的掌声……

京剧是广大人民所最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之一，京剧的演员们也永远受着群众的钦慕与关怀。但是谁不知道解放前的演员们所过的苦难的日子？巴金陵的母亲顾虑，不是无因的。从前孩子学戏，要受多少的打骂和折磨？艺成名立了，万恶的旧社会，又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迫上屈辱和堕落的道路……

毛泽东时代的小演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像光天化日之下的欣欣向荣的花朵。我希望他们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们的爱护和关怀，珍惜自己和平幸福的环境，在名师指导之下，不断自觉地勤修苦练，学好本领，把我们历史上生动的生活和斗争的故事，以及人民所喜爱所熟悉的人物形象，在舞台上更集中突出、强烈鲜明地表现出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7月12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关于散文

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若追问我散文是什么，我却说不好。如同人家向我打听一个我很熟悉的朋友，他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好处？我倒一时无从说起了。

我想，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比如说它不是诗词，不是小说，不是歌曲，不是戏剧，不是洋洋数万言的充满了数字的报告……

我也可以说，散文的范围包括得很宽，比如说通讯，特写，游记，杂文，小品文等等，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我们所熟读、所喜爱的《秋声赋》、《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陈情表》、《李陵答苏武书》、《吊古战场文》、《卖柑者言》……不管它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表”、是“书”、是“文”、是“言”……其实都可以归入散文

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来说理，来歌颂，来讽刺，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有时“大题小做”，纳须弥于芥子，有时“小题大做”，从一粒砂来看一个世界，真是从心所欲，丰富多采！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迅速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顷，迅速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得无处追寻。

因此，要捉住“灵感”，写散文就做诗容易多了，诗究竟是“做”的，少不得要注意些格律声韵，流畅的诗情，一下子在声韵格律上涩住了！“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这一歇也许要歇上几天——几十天，也许歇得只剩下些断句。

但是，散文却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袭的语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独特的语言。这语言乃

是他从多读书、善融化得来的鲜明、生动、有力、甚至有音乐性的语言。

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9年7月26日第14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忆 意 娜

年来旅行的机会很多。

旅行有紧张的一面，也更有愉快的一面。看到新奇的地方和事物，当然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最愉快的是：旅行不但使我交了许多新朋友，而已曾相识的朋友，也因为朝夕相处而更加“知心”。

我们大家平时各忙各的，见面的时间很少，聊天的时间更不多。但是我们如果是在一起旅行，行李放好了、坐定了、火车开了、飞机起飞了、送行的人远得看不见了……这一段已经离开了出发点，来到目的地之先的时间，是可以由你自由支配的。假如你不愿意看书，也不肯睡觉，你一定会找同伴说说话，从谈话中，我们不但得到了知识，也发展了友谊。

还有，在国外旅行的时间，我们也往往同陪伴我们的主人，混得很熟。从他们的询问观感，我们的打听风俗习惯起，渐渐地扯到历史、地理、山水、人物、

……往往会说得很热闹，很投机。

不过在国外旅行，走的新地方很多，会到的新人也不少，行色匆匆之中，时过境迁，印象不深的人面和景物，往往只能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有的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了。独有去年春天在意大利遇到的意娜，她是永远和意大利几个红旗飘飘的群众场面，以及水色、山光、塔形、桥影一同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直到周围一切光影都淡化了以后，她的窈窕的身形，清朗的声音，温柔的目光，还总是活跃地遗留在我的眼底。但是我和她在同住的一个月之中，因为我不懂意大利文，她不懂中国话，我不会说法文，她又不太通英语，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交换过一句话，更不用说是娓娓清谈了。这不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么？

意娜是我们在意大利访问的时候，罗马的中国研究中心派来陪伴我们的一位同志，她秣纤适中、长眉妙目，年纪大约在三十以下，嘴角永远含着甜柔和了解的微笑。她办事干练沉着，从来看不见她忙乱的神情和急躁的脸色。她和我们在一起，就像一阵清风似的——当我们在群众中间周旋谈笑，从不见到她插在中间，而在我们想询问一件事情、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回过头来，她却总近在身边，送来一双微笑的协助的眼光，和一双有力的支持的手。

她的一只腿曾受过伤，装了假腿，若不是一位意

大利朋友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决看不出来的。因为她和我们一路同行，登山涉水，上船下车，矫健敏捷得和好人一样，从不显出疲倦和勉强。

在火车中我常常和她对坐，我看着她可爱的面庞，心里总在想，我若能和她直接交谈，我将会如何地高兴。但我们通过翻译，也曾互询一些家庭状况。我替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她很喜欢，请我把意娜（译音）两个字写在她的小本子上，又殷勤地送给我一张她自己的照片。

在我们将要离开意大利的一天，她拉着翻译，坐到我身边来，问我对于意大利的观感，她说：“你们这次所访问的多半是大城市，参观的是大学、博物馆和名胜古迹，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仕女和她们的家庭，住的是大旅馆……所见所闻都是一片豪华景象，但是你知道我们意大利的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是极其困苦的。”以后她又谈到意大利的穷困人家的儿童是如何不幸。她低声的背诵着几首意大利共产党员作家罗大里的诗，如同“七巧住在阴沟旁的地下室里”。她眼睛凝注着窗外，双唇微颤，背到感人处，眼里竟然闪着泪光。斜阳照在她金黄的头发上，她的温柔的脸上显得那样地静穆而坚强！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说：“意娜，我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极小的一方面……我们中国的儿

童，也曾有过这样苦难的过去……我虽然看不懂意大利文，我将永远记住你所背诵的诗。”

去年四月十九日的中午，我们离开意大利的都灵城，结束了我们在意大利的访问。在许许多多送行的人中，我特别舍不得意娜。我们在早几天就不止一次地对她说过：“意娜，我们在旅行的路上，会十分想念你的。”她腼腆地蹙着长眉，微微地一笑，说：“谢谢你们，但是，不要紧的，你们这一路上还会遇见许多的意娜呢。”

但是她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后两个月的旅途上，我们并不曾遇到一个能和意娜相仿佛的旅伴！

“人难再得始为佳”，我们的意娜真是一个“佳人”呵！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观察》1959年8月1日第15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和演戏的孩子一起看戏

这夜是中国戏曲学校第三期留京毕业生汇报演出的日子，当我走进排演场的时候，锣鼓已经敲起，舞台上的灯光已经亮了。门内忽然拥来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把我围住了，他们欢笑地说：“您来了，我们没想到您会来！”我也高兴地笑着说：“好呵，我也没想到在这里又看见你们！”说着我们就拉拉扯扯地一同在头几排坐下了。

这几个是中国戏曲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在我头两天访问中国戏曲学校的时候，我们曾匆匆而又热闹地谈过半个多钟头的话。孩子们真是热情，一面之缘，竟使他们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地欢迎我！

和孩子们一起看戏看电影，是常有的事，但是和演戏的孩子一同看戏，在我却是第一次。这经验使我快乐，使我惊奇。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但是在京戏上，他们比我“内行”得多！他们不像一般的儿童，

拉着你问戏里的故事，或是问台上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他们也更不在位子上磨来蹭去，或是东瞧西望。他们是聚精凝神地在学习，在观摩，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台上的每一个动作：掏翎子，甩水袖，翻跟斗，打出手……他们侧着小脑袋，入神地听着每一句唱词和道白，一面还频频抬头看着台前墙上映射的字幕。他们有时也指点着互相耳语，听到好处，身子还往后一倚，长长地发出一声钦羨的叹息！

这情景，使我高兴得暗笑，他们看戏，我却静静地看他们。但是孩子们是有礼貌的，在自己全神贯注之顷，仍没有忘记有客人坐在他们中间。这时台上的《群英会》已快演完了，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同学，侧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那个扮周瑜的就是我们校长的孙子——萧润德。”当他说到“我们校长”四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满含着敬爱的感情。萧长华老先生这几年来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

他们又告诉我，他们自己昨天也演出了，演的是《三击掌》、《二进宫》……他们是学好了一出戏，就上台演出，通过校内外的实习演出得到不断的巩固和提高。

他们还再三地提醒我，今夜的演员，不是本年的全部毕业生，他们有的已经分配到外省去了。这几年来，本校的毕业生分配到新疆、青海、甘肃、广东、

安徽等省的，已经有一百多人了，其中还有学戏曲音乐的学生。我就想起头几天在他们学校里旁听七年级考试的时候，“场面”就都是自己的同学，女学生也在敲锣打鼓呢！

《得意缘》上场了，现在轮到我向孩子们打听故事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出戏。“教镖”一折，十分活泼可喜，扮狄云鸾的刘长瑜，和扮卢昆杰的夏永泉，都会做戏，对白很传神，能紧紧地吸引住观众。此后是《金山寺》，小演员们打得起劲，舞得起劲，扮青儿的刘琪，十分出色地翻跌摔滚，打出手一场，使人惊眩得不敢呼吸！中国戏曲学校对于基本功的教练，是很有成绩的。在我们参观的时候，看到几间很大的教室里，墙上都嵌着“扶杆”，这原是教芭蕾舞的工具，被他们采取了，这真是“洋为中用”呵！

谈到练武功，我们总觉得是十分吃力，十分危险，可是孩子们并不这样看。那天同我谈话的演武生的温如华说：“我们练功从来没出过事故，老师们保护得好呀。”他又笑了，“有的同学们自己偷偷地练，有时候也有点小伤。”说的大家都笑了。

戏散了，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跟到门口。暑假快到了，他们今年都有完全的休息，有的还回到很远的故乡去，像演青衣的赵燕，就回到黑龙江——这个热情的小姑娘，为着同我们谈话，那天竟误了吃饭！

深深的夜色和凉风中，向他们挥手道别，车子徐徐地开出中国戏曲学校宽阔的园院，几座大建筑的窗户里透出灯光。小演员们累了半夜，这时该预备吃“夜宵”了吧？看戏的孩子们也该准备睡觉了吧？想起他们说的：“不论多兴奋，我们是一躺下就睡着的！”好好地休息吧，祝你们有一个最快乐的假期！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7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奇迹的三门峡市

我紧靠着车窗坐着。大地上是暖暖的春阴。整整半天的时间，火车沿着黄土的原谷飞奔。土壁上嵌着的几个穹形窑洞门前，偎倚着一两树盛开的桃花，在轻阴的暮色中，特别显得醉人地红艳。零星小块的高高下下的麦田，绿茵茵地很嫩软，使人想伸出手去轻轻地摸抚。在天边的原谷之间，还不时闪出疏星般的淡白的灯火。

我胸腔里填满了图画中和想象里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景象，觉得震动而紧张。这半天中，我凝视着绵延不断的黄土高原，心里把我所记得的古往今来的、关于黄河的传说和诗文，都温理了一遍。它是我们祖国大地上，江河龙子中最犷暴不驯的一条！它从昆仑山巅高呼狂笑地飞驰而下，一路上疾奔乱窜，冲刷了几万尺的泥沙，淹没了千百个城市和乡村，卷荡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和田产。这条万古以

来控制不住的孽龙，今天却让我们英雄的人民，紧紧地拴锁在三门峡的擎天巨柱了！从此，汹涌浑浊的黄波，将变成清澈缓流的绿水，融怡温静地替人民灌溉着几万吨的良田，激发起几百万瓩的电力，负载着往来如织的舟筏……这是多么伟大、可喜的事情；降伏孽龙的人们又是多么豪迈可爱呵。

天色暗下来了。前面就是三门峡车站，我紧张地想：我们快到拦河大坝的脚下了。抬头一望，上面就是高接云霄的重重叠叠的脚手架，接连不断的亮如白昼的灯光，坝上坝下是乱烘烘地人来人往，机器轰鸣之声，摇山震岳……

出了车站，面前并没有出现我想象的一切！清新微凉的夜气里，却出现了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这是什么地方呢？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呵！

一辆大汽车，带着我们从宽阔的马路上穿过这座崭新的近代化的城市，两旁是整齐的树木和路灯，一幢接着一幢的高大的建筑，最后把我们送进一个有十几座大小楼房的大院里，在一座小楼前面停住了。

说也好笑，我们在三月中到了郑州，发现那边的春天，比北京早到了十天。桃红柳绿，太阳射在身上，暖烘烘的。因此我们从郑州到登封的时候，只带着随

身的春衣。说是：天气暖了，轻装前进吧。谁知到了登封，正遇着及时的“拔部雨”，每次出行，都冒着迎面的雨丝风片，有几个人受了凉。大家就有了戒心。这次到三门峡又是往北走，我忆起去年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是住的帐篷，就把带来的寒衣都穿上了。准备今夜住上帐篷，卧听“鸣声溅溅”的黄河流水，明天一早走上风沙扑面的拦河大坝……

这时，我入梦似地走进这所精致的小楼，明亮的灯光之下，一切都是最近代的设备。喝过香片茶，洗过热水脸，发现身上热得不行！刚要脱衣，又被招呼到另一座大楼里去吃晚饭。服务员们白衣白帽，在堂皇宏大的餐厅里极其殷勤地迎接我们。替我盛上红枣稀饭的青年，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我问他哪里住家，他笑说：“我是京西通县的人——我们这里外省的人多着呢。”

这夜我躺在温软的床上，却一直没有睡好，望着雪白的墙壁，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觉得越躺越热，我掀开棉被，起来关上了暖气管，开起一扇窗户，兴奋的头脑才慢慢地平静了下去。

天色一亮，我立刻起床，匆匆梳洗完走出。分住在几个小楼里的我的同伴们，也兴奋得都老早起来了。熹微的晨光中，丛树上朝露零零，广院里有几个

苏联的儿童，在奔走跳跃，也有几辆小汽车，把苏联专家送到工地去。太阳渐高，人声渐繁，听着院里走来走去的年轻人说笑的声腔，真是各省的口音都有！

我们一同向着大门走去，我远远地看见天边一平如线的屏风般的黄色山峦。同伴中有人便矫正我，说这不是山，是黄土高原。这里的原名，有一道原，二道原等等，我忽然忆起唐诗上的乐游原和《三国演义》上的五丈原，想必就是这般形象了。出了大门左右瞭望，我们就站在最新最美的画面上了！

三门峡市的刘市长告诉我们：这座奇迹似地涌现出来的崭新的城市，本来是火车道旁边的一个小站，一个只有三万多居民的会兴镇。当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幽静险峭的三门峡山谷，响起了征服黄河的石破天惊的第一炮的同时，这个为这伟大的工程服务的城市就像满园花卉，响应着这一声春雷，遍地萌茁了。从全国各个角落来的征服黄河的战士们，在这里安了家。围绕着他们的建设工作和生活的福利，各种各样的卫星建设迅速地生长了起来。首先建立的是商业网，机械供应等等。光是商业系统的服务人员就有四千多人，商品有六七千种。副食品工业也迅速发展，原来只种棉麦的本地农民，如今也种植了一万几千亩的蔬菜，此外还大量地养鸡喂猪，保证大坝职工们吃饱吃好。先后建立起来的还有工人俱乐部，

医院，电影院，剧场，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这城市人口现在已达十七万人，固定的人口有十三万多人。去年八月以后又成立了三个人民公社。市内的是湖滨人民公社，工地上的是大安人民公社，还有郊区人民公社。城内公社里首先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和集体食堂，解放出职工家属中有劳动力的几千个妇女，来参加各种服务性的生产劳动，如缝纫，洗染，养鸡，喂猪，磨豆腐，养豆芽，做鞋等等。还有三百多个年轻妇女，参加大坝建设，做了学徒……

三门峡市和三门峡大坝工地相互发出的力量与光辉，我们在出发到大坝工地上、三十多公里的公路上逐渐地体会出来了！这条平坦宽阔，绿树成荫，曲折地穿过黄土高原的大路，就是输送大坝建筑器材的大动脉。大路两旁，是高高下下的梯田，农民们在忙着春耕，牛儿在亲切的吆喝声中，曳着犁在陡峭的山头来回地慢走。渐渐地大安村在望了，一幢幢的“工人之家”，在阳光下闪烁着整齐的白色的屋顶。最后，我们穿过许多土坯造成的棚屋，迤迤地到达河滩上的工程局。

这是一个很整齐的院子，院里还种着牡丹和丁香。（这个地方一年以后都在水库底下了，当然，黄土棚屋本来就是准备拆掉的，这房子连旁边的大树，

和牡丹丁香也都会搬走。)工程局党委书记张海峰同志,带我们参观工地模型,自己拿起小棍子给我们解释指点。许多地质和工程机械上的术语,我都听不懂也记不清了,只有一段远古的故事到如今还在我的记忆里闪闪发光!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说:不知在什么地质年代,从地下忽然进出一块一千多公尺长,一百多公尺宽的“闪长玢”岩,横卧在河流的中间。两岸本来就是耸立的石壁,黄河从上流浩浩荡荡地长驱直下,忽然被夹在石壁当中,又被这条石槛拦腰挡住,它愤怒得狂吼,回旋地冲突,云烟沸涌,雷霆激绕,几千万年的爪裂角触,把这块巨岩,撞碎成嶙峋的怪石,零落地排列在三道汹涌的激流中间。这就是人、神、鬼,天险的三门。这几块怪石,后人就按着它们的形象给起了雄壮或是温柔的名字,如同“中流砥柱”,“狮子头”,“梳妆台”等等。经过征服大军的电轰斧劈,如今只有中流砥柱还露半身,张公岛还留一角,其余的都成了坝基了。

我们吃过一顿很热闹、很丰盛、频频举杯祝贺的午饭,隔座有几个苏联专家不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我们也向他们举杯致谢。饭后我们纷纷坐上汽车,直开到大坝的底下。

在和风和骄阳之下,我们登上雄伟的坝头——我应当怎样描写它呢?这里不是人们吃力地用双手

双肩劳动的世界，而是巨大的机器劳动的世界，是人们灵活地操纵着巨大的机器来替他们劳动的世界。双辮的大姑娘，年轻的小伙子，轻盈地坐在操纵台上，鞭策着工地上首尾衔接的两大套施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和机械制造维修系统。一串一串的列车满载沙石与水泥通过陇海铁路到达工地，这些沙石和水泥经过自动化的“拌和楼”拌好，再由自卸汽车队把混凝土运到坝址，有长臂的起重机把混凝土吊到空中，一斗斗地倾泻到坝身的大木模里。工人们分三班工作，日夜不停。但是我站在这两山夹绕，河水奔流的长城般的高坝上，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乱哄哄地人来人往”，只看见起重机在沉默地转动，也没有看见“重重叠叠的脚手架”，只看见千万条梳齿般的钢筋，整齐地排列……一切都显得雄伟，沉着而庄严。几千个英雄的工人在大坝的上下，远近，周围，在机器上，火车上，汽车上，和辅助企业的基地上，或藏或现地在操纵着七千多台施工机械，使用着来自国内五十多个省市和苏联等十个国家的建筑材料。……

在“苦战三年，争取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竣工”的气吞山河的口号下，征服黄河的战斗，更加紧张也更加沉着了。这紧张和沉着的气氛，我在坝上感到了，这是：胜利之前的万军压城，

号角无声的严肃气氛；是日出之前的诸天沉黑，万籁无声的虔敬气氛；又好像一个万人的交响乐队，每个人都紧张地握住自己的鼓槌和琴弓，凝注着指挥者的棒尖，只待棒尖扬起，便万声齐发，雄壮地，协调地，奏出响彻云霄的凯歌！

我们怀着异样的惊叹和满足的心情，告别了三门峡工地，和祖国大地上其他已经建成的伟大工程一样，我们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提前拦洪，发电与竣工，都有坚强的信心的，如今只计划着怎样能早早地来参观这路灯通明，雄伟屹立的拦洪大坝，和浩浩数百里湖面镜平的水库了。

回市的路上，大家回味地热烈地讨论着：这个空前巨大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计划和修建，真是太不简单了！从毛主席视察黄河起，直到苏联专家们协助勘察、设计、施工止，这期间有多少详尽周密的准备，组织；全国各地和友好国家多少的人力物力，拧成这一根奇迹的坚韧的缚龙的钢索——为三门峡工地服务的三门峡市，就是这根钢索中有力的一股！

我们出来巡礼的时候，这奇迹的城市已是万家灯火了。我们踏着正在修建中的远伸的大路上的石块，遥望一座一座高楼里的整齐的光影。最后走到热闹的商业区，经过了笑语纷纭的食堂，理发室……进

入高大的百货商店，这里是熙来攘往的不断的人流。当我们挤得紧贴在柜台边，选看绒毛背心的时候，一个广东的老太太，操着不纯熟的北方话劝我们说：“买一件吧，这是新产品，北京的百货大楼还没有这种货色呢。”当我在塑料的柜台边，挑上一只精巧的桃形的肥皂盒的时候，那位四川口音的售货员，一面包起这只盒子，一面骄傲地笑着说：“这是上海的最新的出品，北京还没有呢——最新最好的货物照例是先送到我们的手里的！”

我觉得心头火热，接过包裹，默默地走出门外。

多么亲切的情感，多么伟大的关怀！这亲切和关怀是相互的。三门峡工程建成后，英雄的工人们又将分头奔向祖国大地上新的建设工地，而支援回护三门峡工程建设的三门峡市，却将继续成长发展下去，接受三门峡水电站发出的电力，成为一个更大更新的工业城市……

其实，在祖国各个角落，如柴达木，如克拉玛依，如……无时无刻不随地涌现出像三门峡市一样的奇迹的城市。这种奇迹在我们国家里已成为日常生活了。

当我发现我自己是生活在以美丽的童话般的，奇迹变成日常生活的，最新最美的国家里的时候，仰望高旷的星空我几乎想大声地唱了出来！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59年9月24日第5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漫谈语文的教与学

关于语文教学问题，近来是谈得很多的了。有许多语文教师、教育工作者、语文工作者和作家的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和谈话，我在报刊上都大致拜读过了。我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就是：使学生正确地掌握系统的语文基础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

我没有在中、小学教过语文，也没有参加过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编选，不知道其中的甘苦。我只知道有些作家和教师朋友，谈起青年人的语文程度的时候，都认为现在的中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很差，有的学生看文学作品只注意故事，看不出文章的好坏，连哪个字是怎么写的也不去细看，因此在写作的时候，不但不能用文字来鲜明生动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还错字连篇，句法不通。我自己也常常接到青年人寄来的稿子，里面并不是没有生活，但

是人物都很呆板，背景也很模糊，看时引不起兴趣，看完也没有印象。

我也替中学生想过，他们现在要看可看的书籍比我们从前多得多了，课程科目多，负担重，课外的活动也不少，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课内课外看来看去只是数得过来的几十篇文章和几部作品，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琢磨、背诵，熟极而流……

不过，反过来说，正因为现在他们要看和可看的书比我们多，课外的活动也比我们多，只要肯下功夫，他们的练习、欣赏和写作的机会，是比我们更多更好的，“后来居上”，就是这个道理。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和语文教材的编选、教师的教学方法，当然都有很大的关系。课文的思想性是首要的，这当然不在话下。我想做一个比喻：很好的思想内容，像一盏画得很美的纱灯，表达思想的文字就像是灯里的烛光，若是里面的烛光很亮，这盏纱灯上的美丽的图画，就会映射得纤毫毕现；若是烛光昏暗，无论是多美的纱灯，也会减色。同样地，很好的一支曲调，也须有很好的歌喉把它唱出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很好的表达工具，无论多么美好的思想感情，也是表达得不好或表达得不完全的。

因此，我认为语文教材的编选，应当在“思想性

第一”的前提下，选那些艺术性最强、最完美的文章；文情并茂，情文相生的最有示范性的作品。像翻译的，为一个运动而选的文章，在编选的时候都可以重新斟酌。

我并不是轻视翻译，我自己就常作翻译的工作，我深知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不能好好地掌握两种文字工具，就做不好翻译的工作。但是在中学生能掌握外国文字之前，对于译文的好处是不大能欣赏的。此外为了一个运动而选的文章，也常常会因为重视运动的政治性，而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宁有勿缺，也是不好的。

我同意了教师容易积累经验，教材应当有相当大的部分，稳定保留下来。同时阅读课文可以加多，如新的、优秀的、配合国内外形势和各项重大事件的文章，还有好的译文，都可以放了进去——我还以为，应当随时添印一些活页的阅读资料，让学生随时可以读到最新最优秀的作品，像我最近读到的几篇：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迎春花》中的几段、马烽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高缨的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都是思想性强而艺术性高的新作。应当让心灵活泼、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中学生们尽早地读到。

我个人还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教材选得多精，老

师讲得多好，在学生方面，如果不痛下功夫，阅读和写作能力还是不会提高的。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尽靠读课文甚至于只阅读课文，而自己不去广泛阅读，你的分析和欣赏能力是不会增加的。货怕比，文章也怕比，看得多了，见识广了，才能评定优劣，比较高低。即或是在你自己比较之后，认为最好的文章已经选在课本上了，那你的功夫也不算白费，因为你已经找到欣赏文学作品的门径了。

除了多读之外，还需要细读，不但要分析思想，注意结构和词汇，连字的写法也要细看，这样在自己下笔的时候，才会灵活地运用词汇，也不至于提笔忘字，或写错字了。

在多读细读之后，应当常做笔记，也应当把自己所认为优美简练的词句，摘录了下来。我们祖国几千年来优秀作品里，词汇是极其丰富的，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我们看一篇古典文学，应当去其思想之糟粕，取其词汇之精华。这也是“古为今用”的方法之一。

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在细读之后，还要熟读，古人说：“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能生巧”，熟读了许多好句之后，使你不但能融化，还能创造，到了你自己能创造好句子的时候，你写作的能力，就大大地提高了。

总起来说，语文的教和学中一切的一切，都要两条腿走路：教材首先要注意思想性，但因为语文是一门工具性质的学科，课文的艺术性也要多加注意。教师的培养、启发固然重要，而学生的勤钻苦干也更要紧，老师只能教你怎样读怎样写，可不能替你读替你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都是从前老师对于学生勉励的言词，这不但是我们的恳挚的希望，也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9年8月26日第16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替和平与友谊铺上道路

——看苏、印合拍故事片《三海旅行记》

印度和苏联的电影剧作者和制片厂合编合制的彩色影片《三海旅行记》，是一部很美丽动人的、有利于国际人民友好和团结的影片。

一六六八年，俄国商人阿法纳西一心一意地想去访问他“久已向往”的印度，他排除了种种的艰难险阻：家人的责难、旅途上的盗劫贼偷，荒漠的风沙、大海的风浪……终于到达了印度。他和流浪艺人沙卡拉姆很快地交上了朋友。因为他用药草救了农家女儿薔巴的蛇伤，受到了这农家的亲如骨肉的款待。因为他的忠厚与正直，也受到了宰相卡万的敬重，三年之后，因为他把卖马的钱一起留赠了薔巴和她的孩子，筹不到回乡的旅费，沙卡拉姆扶病唱歌，替他凑足了钱，他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从贸易上的有无相通开始，而善良正直、有文化、有理想的商人，往往也是很好的、促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使者。

阿法纳西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有很强的求知欲，他想走遍天下，见识结交各个国家和人民。他尤其想到遥远的印度，以他目击的一切，来反驳立陶宛的学者在俄国统治阶级中间传播的：“那个国家的人，长着狗头还长着尾巴”，“治理那个国家的是一个猴子而且很残暴。”等等荒诞的不利于国际团结的谰语。他在莫斯科大公面前愤慨地说：“这个学者，可真是能说，他根本没有去过印度！”他的访问印度的愿望，得到了大公的支持也引起了大公的感慨，他说：“我们去的地方太少啦，有的人还以为除了我们的国家再没有别的地方啦！”

阿法纳西的“世界”是“广大”的，“奇异”的，充满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情的。而他的母亲却责骂他说：“世界！你想看什么世界？世界就在眼前！你爹和你妈，等结了婚还有你妻子，再加上你孩子，箱子柜子，家具床铺，这就是世界！”母子间的尖锐矛盾展开了，最后屈服的还是被感动了母亲。她一面挥着别泪，一面把自己世袭珍藏的珠链和治蛇伤的药草，交付给她远游的儿子了。

经过了两年艰苦的旅程，阿法纳西终于到达印度的海岸。他几乎立即遇到了和他同气相投的流浪艺人沙卡拉姆。这一对朋友，代表了两国的希望和平友好的广大人民，他们都相信：天下所有的人民，在上帝的面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沙卡拉姆说：“如果人们能以对付自己的心肠去对付别人，而别人也能同样地对付自己，天下就改变了！”

影片中那个群众场面，是多么动人呵！当印度的僧侣们拒绝了那个远方客人进入神庙时，沙卡拉姆放开高亢的歌喉唱出：“人们本来都是亲兄弟，只是僧侣把我们分成不同的种姓！”这严正恳挚的歌词，感动了广场上的万千群众，从惶惑转成微笑的阿法纳西终于在印度人民的推挽之下，一同进入了门禁森严的庙宇！

这个远客，是值得印度人民热情接待的。他对印度普通的人民，如被蛇咬的农女薔巴，是那样地挺身救治，不受报酬，不留姓名地走去，而对于印度的统治阶级，却是那样地不畏强御，不受试探。他拒绝了贪婪的总督所应许他的职位，他说：“我的灵魂和我的信仰，决不能改变，任何利禄也买不了我！”他对试探他的宰相说：“我来印度不是为了当奸细，谁要是能以四千金币出卖别的国家，那他也能为一万金币去出卖自己的祖国！”这是何等的气概和胸襟！只

有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人，才懂得爱别人的祖国；热爱自己人民的人，才懂得爱别国的人民。这个真理，只有普通纯朴的人民，才能彻底的体会呵！

阿法纳西在印度国境，旅行了三年，除了同情热爱那里的纯朴好客的人民之外，他还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他要把他三年中的经历都写下，带回他的祖国去。他喜欢印度，他也更怀念着故乡：“我越来越怀念我的家乡特维尔和伏尔加河。眼睛看着椰子树，心里想着白桦树……”我看到这里，受了很大的感动！只有爱自己的，也爱别人的国土与人民的人，只有这种“眼睛看着椰子树，心里想着白桦树”的情牵两地的人，才能给国际间的和平与友谊铺上宽阔平坦的道路呵！

苏联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我都去过，这影片上的许多景色，都引起我的快乐而留恋的回忆。比如苏联的伏尔加河，莫斯科教堂的塔尖和印度南部的庙宇和石窟建筑。还有印度农村的雨景：抱着铜罐取水回来的姑娘们，桥下水里摇动的衣光鬓影，和树叶上滴沥的雨声，仿佛又把我引入泰戈尔的诗境！里面最美的，还有几段印度的舞蹈，这本是一种独特的以动作代语言的艺术。影片上的舞蹈动作，通过沙卡拉姆的说明，使得不懂得印度舞蹈艺术的人，也会欣然入胜。宫廷舞蹈家拉克什米，用她的眼睛、手指、脚步

和腰肢，说出了她对于远客的欢迎：“告诉我，你是哪一国的人，你的脸是那样白，好像天鹅翅膀上的白羽毛，你的眼睛是那样蓝，好像海洋里的绿波。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朋友，我的心和我的家，永远欢迎你光临，我那双盼望着你的眼睛，会日夜不倦地望着大路，直等到你的来临……”她不但能把“天鹅”、“绿波”和“大路”用舞蹈来形容尽致，连“心”，“家”和“日”，“夜”，也用手、眼灵巧地传达描绘出来了！

我希望我的读者们都去看这部影片。我们可以跟着阿法纳西到五百年前的印度去旅行一周。我们不但可以游赏到印度的名胜古迹，庙宇宫殿，我们还可以听到看到印度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朗诵，舞蹈与歌唱，观察到印度从前的王公贵族和普通人民的悬殊的生活，还有印度人民比较悲观的处世哲学……

尽管阿法纳西不同意沙卡拉姆所说的“听天由命地活下去……我们在这充满灾难的世界上，只不过是一粒砂子。”他主张“我们是人”应当有不同的对“世界上公理”的看法。这两个朋友最后还是承认两国人民“同样地憎恨不公正”。而彼此永远记住对方的火热的心和善良的愿望。友好团结是一切的开始。和平是最大的目的。我们要铺好这一条道路。影片里的莫斯科大公，在五百年前已经说过：“不管是

你们去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去，都是一样，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一条路，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人到不了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众电影》1959年第8期。）

《齐德拉》

〔印度〕泰戈尔著

这个抒情诗剧是根据《摩诃婆罗多》书中一段故事写的。

阿顺那在还苦行誓愿的路上，来到了马尼浦。他看见了马尼浦国王齐德拉瓦哈那的美丽的女儿齐德拉安格达。阿顺那惊慕她的风姿，请求国王将女儿许嫁给他。齐德拉瓦哈那询问他是谁，听说他是般度族的阿顺那，就告诉他说，马尼浦王系中他的一位祖先普拉班遮那，多年没有儿女，为了求得一个继承人，他艰苦修行。湿婆神欢喜他的苦行，就给他福祉，使他和他的后裔，代代都有一个孩子。这神赐的孩子每代都是男孩。他，齐德拉瓦哈那，却是头一个人只有齐德拉安格达一个女儿来传宗接代。因此他总把她当作儿子，并已把她立为储君。国王接着说：“她所

生的儿子必须做我氏族的继承人，我在这婚姻上要求的就是这个儿子。你若同意这个条件，就可以娶她。”

阿顺那答应了，他娶齐德拉为妻，在她父亲的国都里住了三年。当他们有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热情地拥抱了她，并向她和她的父亲告别，重新登上他的旅途。

人 物

神：

玛达那——爱神。

伐森塔——春神。

人：

齐德拉——马尼浦王的女儿。

阿顺那——俱卢王室的王子。属于“武士”种姓，这时以隐士身分隐居在森林里。

马尼浦近郊的村民们。

第 一 场

齐德拉 你是那位带着五把箭的神，爱情的主宰么？

玛达那 我就是从创造者心中生出的第一个孩子。
我把男人和女人的生命都捆锁在痛苦和快乐的镣铐里！

齐德拉 我晓得，我晓得那痛苦和镣铐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是谁呢，我主？

伐森塔 我是他的朋友——伐森塔——季节的王。
死亡和衰老把世界拖得形销骨立，但是我跟在他们后面，不断地攻击他们。我是永在的青春。

齐德拉 我向你鞠躬，伐森塔神。

玛达那 美丽的陌生人，你发下了什么重誓？你为什么用忏悔和修行来雕萎你的青春？以这种的牺牲来礼拜爱神是不合宜的。你是什么人，你祈求什么？

齐德拉 我是齐德拉，马尼浦王室的女儿。湿婆天神垂降神恩，应许我的王祖以世代绵延的男储。但是，神旨却没有力量改变我母亲腹中生命的火花——我的天性是这样地坚强，虽然我是一个女子。

玛达那 我知道，因此你父亲把你当作儿子带大了。
他教给你拉弓射箭和一切为王的职责。

齐德拉 是的，因此我穿上男装走出深闺。我不懂得女人赢得人心的诡计。我的双手可以拉开强弓，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爱神的以目送情的箭法。

玛达那 这是不用学的，美人。眼睛不用教练也会工作，它会知道它做得多好，击中了什么人的心。

齐德拉 有一天，我独自在浦尔那河岸森林里游猎。我把马系在树上，走进深林里去追一只鹿。我发现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在深密的树影中穿过，林中树叶和蟋蟀一起颤鸣，我忽然碰到一个人，横躺在路上的一堆枯叶上。我傲慢地叫他挪开，但是他不理睬。我鄙夷地用弓柄戳他。他那挺直高大的肢体忽然跳起，像一堆灰烬中突然跳起的火舌。一种觉得好玩的微笑，在他的嘴角闪烁，也许是在哂笑我的顽童的外表。这时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是个女人，并且晓得有一个男子在我的面前。

玛达那 在吉利的时辰里，我给男人和女人上这最高的认识自己的一课。以后怎样呢？

齐德拉 我恐怖而诧异地问他，“你是什么人？”“我是伟大的俱卢族的阿顺那。”他说。我吓得雕像般地呆立着，也忘了向他敬礼。这个人真是阿顺那，我梦想中伟大的偶像么？是的，我早就听说他立誓要过十二年的独居生活。好几次我的年轻人的野心怂恿我和他比矛，化了装去对他挑战，对他证明我的武艺精通。呵，愚笨的心，你的自高自大飞到哪里去了？如果我能以我的青

春和一切抱负来换取做他脚下的一堆尘土，我就会感到那是最珍贵的恩赐。当我看见他忽然消失在树林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迷失在什么样的思想漩涡里。呵，傻女人，你也没有问候他，也没有说出一句话，也没有求他原谅，当他高傲地走开的时候，只像一个粗野的乡下人一样站在那里！……第二天早晨，我脱下了男子的服装。我戴上手钏、脚镯和腰链，穿上紫红丝绸的长衣。穿不惯的衣服令我十分羞怯；但是我急忙动身前去寻找，在林中湿婆天神庙里把阿顺那找到了。

玛达那 把这事情讲到底吧，我是心生下来的神，我了解这些冲动的神秘。

齐德拉 我只仿佛记得我说了什么话，以及我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不要叫我什么都说吧。羞愧像雷霆似的打击在我身上，但不能把我劈成碎片，我就是这样地极端刚强，和男人一样。在我回家的路上，他最后的一句话，像烧红的针扎进我的耳里。“我曾立誓要过独居的生活。我不能做你的丈夫！”呵，一个男人的信誓！你一定懂得，爱神，无数的圣贤在女人脚下背弃过他们终身的誓愿。我把弓折成两段，把箭矢丢在火里。我痛恨自己的被弓弦压出伤痕的矫健的手臂。呵，爱

神，爱神，你把我的男子气的虚荣低低地放在地上，我的一切男子的训练都在你脚下踩碎了。现在请把你的本领传授给我吧；把柔弱的力量和徒手的武器给我吧。

玛达那 我要做你的朋友。我要把征服世界的阿顺那，作为一个俘虏带到你面前，在你手里接受他的背叛的处罚。

齐德拉 只要我有时间，我可以慢慢地赢得他的心，无须请求神人的帮助。我将作为一个伙伴站在他身边，赶他战车的烈马，在追击的欢乐中伺候他，在他营帐门口守夜，在他的一切伟大的武士职责上辅助他，援助弱者，主持正义。最后必有一天他会望着我猜想，“这孩子是什么人？是我前生的一个奴仆，和我的丰功伟绩一样，跟我到今生来的么？”我不是那样的女人：在孤寂中培育失望，用每夜的眼泪去哺养它，用每天的忍耐的微笑去遮盖它，那是一个天生的寡妇。我的愿望之花在没有结果之前，永不会凋落。但必须用终生的努力，才能使一个人的真我，被了解，被尊崇。因此我来到你们的门前，你这征服世界的爱神，还有你，伐森塔，季节的年轻的神，从我年轻的躯体上把天赋的不公和没有吸引力的平凡拿去吧。只要有一天的时间使我绝顶美丽，就

像我心中忽然开放的爱一样地美丽。只给我短短一天的完全的美丽，我将用以后的日子来还报你。

玛达那 我答应了你的请求。

伐森塔 不只是短短的一天，而是整整的一年，春花般的魅力将寄托在你的肢体上。

第二场

阿顺那 是在做梦呢，还是我在湖边看见的那个人，真的在那边呢？我正坐在茸茸的草地上，在黄昏的斜影中凝想着过去，从树叶的浓荫中缓缓地走出一个美的幻影，一个女人的完美的形象，在水边白石上站立。大地的心也似乎在她雪白的赤足下欢喜地喘息。我觉得她身上雾般的轻纱将会心醉神迷地在太空中消失，正像东山雪峰上金色的朝雾消失了一样。她俯下身去，在明镜般的湖水里看见自己的面影，起先，她吓了一跳，呆呆地站着，接着便嫣然而笑，她漫不经心地挥着左臂，松开她的头发，让它垂曳在她脚边的地上。她敞开胸怀，又注视着她那完美无瑕

地塑成的手臂，充满了说不出的怜爱。她低下头去看见了她的香甜开放的青春，和她的鲜艳红润的皮肤。她惊喜地微笑着。正好像白荷花在清晨睁开眼睛，垂下头去，看见水中自己的影子，她也会长久地顾影自怜的。但是一刹那后，微笑从她脸上闪过。忧伤的阴影溜上她的眼睛。她挽上发髻，拉过轻纱盖上手臂，轻轻地叹息，像美丽的黄昏没入黑夜般地走了。对于我，愿望的最高的满足，仿佛在一闪间显现了又消失了……但是，这推门的是谁呢？（齐德拉女装上）呵，是她。安静吧，我的心呵！

不要怕我，小姐，我是一个武士。

齐德拉 尊敬的先生，你是我的客人。我住在这庙里。我不知道怎样来尽我的地主之谊。

阿顺那 美丽的小姐，能看到你就是最隆重的款待了。如果你不见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齐德拉 我答应不怪你。

阿顺那 什么重誓，使你禁闭在这孤寂的庙宇里，使一切凡人都看不见这样一个绝美的幻象呢？

齐德拉 我心里藏着一个密愿，为了要使它实现，我每天向湿婆神祈求。

阿顺那 天哪，你还想望什么，你自己不就是天下人的想望么？从朝阳第一个留下火热足印的极东

山巅，直到日落之地的尽头，我都走遍了。我曾看见过地上最珍贵、最美丽和最伟大的事物。我的知识都贡献给你，只要你说出你是在寻求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

齐德拉 我寻求的那个人谁都认得。

阿顺那 是么！这个神的宠儿是谁呢，谁的名声俘获了你的心呢？

齐德拉 他出身于最高的王室，他是英雄里面最伟大的英雄。

阿顺那 小姐，不要把像你这样的完满的美貌，献在虚名的祭坛上。虚名在人们舌尖上传布就像日出以前的黎明的云雾一样。告诉我谁是最高的王裔中的绝顶英雄呢？

齐德拉 隐士，你在妒忌着别人的声名，你难道不晓得俱卢王室在全世界是最有名的么？

阿顺那 俱卢王室么！

齐德拉 你从来没有听见过那天下闻名的王室里最伟大的名字么？

阿顺那 让我从你的唇上听到这个名字。

齐德拉 阿顺那，世界的征服者。我从无数人的口里拣出这不朽的名字，珍重地隐藏在我少女的心中。隐士，你为什么神色昏乱呢？是因为这名字只有虚假的光辉么？要是，就实说吧，我将毫不

迟疑地打碎我的心匣，把这假宝丢在土里。

阿顺那 不管他的名字和声誉、他的勇敢和威力是真是假，看在慈悲的份上不要把他从你心上赶出吧——因为他现在就跪在你的脚边。

齐德拉 你，是阿顺那！

阿顺那 是的，我就是他，你门前的渴求爱情的客人。

齐德拉 阿顺那不是曾起过誓要独居长长的十二年么？

阿顺那 但是你消除了我的誓言，如同月亮消除了夜的朦胧一样。

齐德拉 呵，你多没羞，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使你对自己不忠了呢？你在这深黑的眼睛、乳白的双臂上看到了什么人，你要为她付出你的忠诚的代价呢？你看到的不是我的真我，我知道。这决不会是爱，这不是一个男子对女人的最高的敬意。哎，这脆弱的伪装，这个躯壳，竟会使人对不死的精神的光辉盲目起来！是的，现在我真知道，阿顺那，你的英名是假的。

阿顺那 呵，声名，那勇武的自豪是多么虚空呀！一切对我都似梦幻。只有你是完美的，你是世界的财宝，一切贫穷的终结，一切努力的目标，唯一的女人！别人的好处只能慢慢地被发觉，而只要

看你一眼，就永远地看到了圆满的完美。

齐德拉 可惜得很，它不是我，不是我，阿顺那！它是神人的骗局。走吧，走吧，我的英雄，走吧！不要向虚妄求爱，不要向幻象献上你的伟大的心，走吧！

第三场

齐德拉 不，做不到的！看着这几乎能把你抓住的热狂的凝视，这眼光里就像有饿鬼的一双紧紧抓住了你的手，觉着他的心在挣扎，想挣断枷锁，让它的热情的呼唤通过全身——我怎能把他像乞丐一般地撵走——不，做不到！（玛达那和伐森塔上）呵，爱神，你用来包围我的是什么样的可怕的火焰？我烧着了，我所接触到的东西都烧着了。

玛达那 我愿意知道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齐德拉 黄昏的时候，我躺在一张草榻上，上面撒着春花的花瓣，回忆着阿顺那对我的美妙的颂扬——一滴一滴地吮饮着我在长长的一天中储蓄起来的蜜汁。我过去的生活就像我过去的生存

一样，统统都忘掉了。我像一朵花，只有一段短促的时光去听那林间一切嗡嗡的赞美和低低的微语，然后必须把仰望的眼光从天空低下，垂下头去，在一息之间一声不响地把自己交给尘埃，这样地结束了这一段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美满而短促的故事。

伐森塔 光荣的无限的生命，可以在一个早晨之内开放而又凋落。

玛达那 像一阕短歌，意味无穷。

齐德拉 南风把我拍抚睡了。从我头上的盛开的茉莉花亭里，无声的亲吻飘落在我身上。在我的发上、胸上、脚上，每一朵花都选定了一个长眠的床位。我睡着了。在熟睡中，忽然间我感到仿佛有热望的眼光，像火焰的尖指，摩触着我的慵困的身躯。我惊起看见那隐士站在面前。这时月已西斜，她正从叶间偷窥天工在脆弱的人身上所行的奇迹。空气里充满了芬芳；夜的沉静在和蟋蟀的鸣声合唱，树影宁静地挂在湖上，他拄杖站立，又高又直，一动也不动，像森林中的一棵树。我感到似乎在我睁开眼睛的一刻，我已经从生命的一切现实中死去，又在梦中转生于一片阴影的国土。羞怯像松散的衣裳一般滑落到我的脚下。我听见他叫——“我爱，我最爱的人！”我

所有的被忘却的生命都聚在一切，来回答他的呼唤。我说，“把我拿去把，把我的一切都拿去把！”我向他伸出双臂。月亮落到树后，一幅黑暗的帘幕遮住了一切。天地、苦乐、生死、时间和空间都融成一片难以承受的狂欢……在初闪的晨光、初鸣的鸟声中，我起来倚着左臂坐着。他还没有醒，唇上带着隐约的清晨新月般的微笑。黎明玫瑰红的光辉，落在他高贵的额上。我叹了口气站了起来，拉过藤萝的密叶，来遮住他脸上的流水般的阳光。我四周审视，景色依然如故，我想起我原是什么人，于是像一只害怕自己影子的鹿，穿过洒满木槿花的林径，不停地奔跑。我找到一个背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双手掩面，我想哭泣，但是我眼里流不出泪来。

玛达那 哎，你这凡人的女儿！我从天库里偷来芳醇的仙酒，把人间的一夜斟到满盈，放在你手里请你饮用——可是我仍然听到这声渴望的呼唤！

齐德拉 （辛酸地）谁饮到这酒了？生命的愿望中最罕有的完满，爱的第一度合一已经赠送了给我，却又从我的紧握中攫走了！这个借来的美丽，这包裹着我的虚伪，将从我身上溜走，也带走了那甜蜜的合一的唯一纪念物，就像花瓣从残花上凋落一般；而那个因极端贫困而羞愧的女人，将日

夜地坐着哭泣。爱神呵，这副可诅咒的外表伴随着我，就像一个恶魔把我一切爱的赏赐——一切我内心所渴望的接吻——都抢走了。

玛达那 哎，你那一夜多么空虚！快乐的小船已经在望，但是波浪不使它挨近岸边。

齐德拉 天国已经如此临近，我一时忘却了它还没有到达。但是当我今晨从梦中醒来，我发觉我的躯壳已变成我自己的情敌。我每天装扮她，把她送到我爱人那里，看她受他爱抚，这变成我的可恨的职务。呵，神人，把你的恩赐收回吧！

玛达那 但是我若把它收回，你怎能站在你爱人的面前呢？当他还没有饮尽第一口快乐的酒，就从他唇边把酒杯抢走，这不是残忍么？他要怎样生你的气呢！

齐德拉 那也比这样强多了。我要把真我向他显露，那是比伪装更高尚的东西。若是他拒绝它，若是他不理我，伤我的心，我也会沉默地忍受的。

伐森塔 听我的劝告吧。秋天到来，花时过去，接着，胜利的果实便将来临。这一段时间自会来到，那时躯壳的花朵凋落了，阿顺那将高兴地接受你内心的果实的真理。呵，孩子，回到你热狂的欢宴上去吧。

第四场

齐德拉 你为什么这样地望着我呢，我的武士？

阿顺那 我看着你怎样地编这个花环。巧妙和优雅，这一对孪生的兄妹，在你的指尖上翩翩起舞。我在看着也在想着。

齐德拉 你想些什么呢，先生？

阿顺那 我想你在用同样的轻柔的抚触和甜蜜，把我流浪的日子编成不朽的花环，在我回家的时候，给我加冕。

齐德拉 家么！这种爱不是为一个家的！

阿顺那 不是为一个家的么？

齐德拉 不是的，永远不要谈到这个，把持久的和坚强的带回你的家去。把这小野花留在它生长的地方；让它美丽地在黄昏时分和一切残花败叶一同死去。不要把花儿带到你的宫殿里，丢在石板地上，它对于萎谢和被遗忘了的东西是毫不怜惜的。

阿顺那 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么？

齐德拉 是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后悔呢？为消遣而生存的东西，决不会活得比闲暇的日子更

长。当它该走的时候，门却关上了，欢乐就变成痛苦。拿走它，并且将它保留到不能再保留的时候。你的夜晚的要求，不要超过你早晨的愿望所能赚到的……这一天过去了。戴上这花环吧。我疲倦了。把我抱在臂里吧，我爱。让一切无益的不满的吵嘴在我们嘴唇的甜蜜接触上死去吧。

阿顺那 别作声！听，我的爱人，远村神庙里的祈祷钟声，借着晚风偷偷地从静默的树林中穿过来了！

第五场

伐森塔 我追不上你，我的朋友！我困乏了。把你点上的火保持不灭是件很难的工作。睡眠战胜了我，扇子从我手里落下，冷灰把火光盖上了。我又从昏困中惊醒，用我的全力来救活那残焰。但是这工作再也不能这样地做下去了。

玛达那 我知道，你和孩子一样地无恒。你总是在天地间不停地游戏。你多日细致地建造起来的东西，你会在一刹那间毫不顾惜地把它拆毁。但是我们这件工作就快完结了，长着快乐翅膀的日

子飞得真快，这一年，已经快走到尽头，在狂喜的满足中昏倒了。

第六场

阿顺那 我早晨醒来发现我在梦中得到的是一颗宝石。我没有匣子来盛它，没有王冠来嵌上它，没有链子来挂上它，但又不忍把它丢掉。我的武士的右臂，懒懒地抓住这颗宝石而忘掉了它的本分。

齐德拉上。

齐德拉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阿顺那 我心里正忙着想今天的狩猎。你看，大雨这样地倾盆下注，狂暴地打击着山坡。云霾的暗影沉重地挂在林梢，涌溢的溪水像鲁莽的青年，带着嘲弄的嬉笑越过一切堤防。在这样的雨天，我们五个弟兄总要到齐德拉卡树林里去追击野兽。那真是快乐的日子。我们的心应着雷云的鼓点而跳舞。树林回应着孔雀的鸣声。怯弱的鹿因雨声和泉响，听不见我们迫近的足音；豹子在湿地上留下踪迹，泄漏了它们的窟穴所在。我们打过猪，在回家的路上，彼此竞赛着横过急流。我充满了好动的念头。我想出去打猎。

齐德拉 你先把正在追赶的猎物追上吧。你有把握一定能捉住你追踪的那只迷人的鹿么？不，还没有，当这野物几乎被你捉到的时候，它又像幻梦似地躲开了你。你看，风是怎样被发出万箭的暴雨追赶着。但是它却自由自在地走掉，没有被征服。我们的游戏就像这样，我爱！你追赶着那快腿的美的精灵，把你手里的每一根短矛都瞄准了她。但是那只魔鹿却总是跑掉而不会被你触到。

阿顺那 我爱，你难道没有一个家，那里没有仁慈的心等着你回去么？你没有一个因你温柔的服务而变成很甜蜜的家，当你离开它到野外来，那边的灯火便熄灭了么？

齐德拉 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难道那无思无虑的欢娱时光已经过去了么？难道你不晓得我不过是你所看见的我么？对我来说，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那挂在锦绒花瓣尖上的露珠，没有名字也没有性格。它对任何问题都不作答。你所爱的她就像这完美的露珠。

阿顺那 她和人世没有联系么？她会像是天堂的一个碎片，由于一个神人的失慎而掉到地上来的么？

齐德拉 是的。

阿顺那 因此我总感到快要失掉你。我的心得不到满足，我的思想得不到安宁。靠我近一些吧，把握不住的人！把你自己放在姓名、家庭和父母的约束之下。让我的心能在各方面感触到你，在爱的宁静安全里和你一同生活。

齐德拉 为什么要枉费无用的努力去捕捉云霞的彩色、波浪的舞蹈和花朵的芬芳呢？

阿顺那 我的女王，不要希望用空虚来抚慰爱情。给我些捉摸得到的东西，那些比娱乐更能持久的东西，甚至能经受痛苦的东西。

齐德拉 我的英雄，一年未满，而你已经厌倦了！现在我懂得因为天心仁慈才使花朵短命。如果我的躯体能和去年的春花一同凋谢，那真算是死得光荣，但是，它的日子是有数的，我爱。不要顾惜它，要把它的蜜汁榨干，否则恐怕你那乞求者的心又会像一只干渴的蜜蜂那样，当夏天的花残落在地上的时候，带着不满足的愿望，屡次地回来。

第七场

玛达那 今夜是你最后的一夜了。

伐森塔 你的躯壳的美，明天将回到春天的无尽藏的仓库里。你唇上的鲜红从阿顺那接吻的记忆中消失以后，将像两片鲜嫩的无忧树叶重新萌芽，你皮肤的柔软洁白的光辉，将在百朵芬芳的茉莉花里重现。

齐德拉 呵，天神，答应我的这个请求吧！今夜，在最后的时间，让我的美发出最明艳的光辉，像熄灭的火焰最后的一闪。

玛达那 你的愿望定会达到的。

第八场

村民们 现在谁来保护我们呢？

阿顺那 什么，什么危险在威胁着你们呢？

村民们 一股强盗从东北涌来，像山洪一样要洗荡我们的村庄。

阿顺那 你们国里没有元首么？

村民们 齐德拉公主是一切坏人都畏惧的人。当她在快乐这个国土上的时候，我们除了善终以外，不怕别的东西。现在她出去进香去了，没有人知道到哪里去找她。

阿顺那 这国家的元首是一个女人么？

村民们 是的，她是我们的母亲又是我们的父亲。

（下。）

齐德拉上。

齐德拉 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呢？

阿顺那 我在这里猜想齐德拉公主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我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听到关于她的许多事迹。

齐德拉 呵，但是她不美丽。她没有像我这样的黑得像死亡的、可爱的眼睛。她能射穿任何目标，只要她愿意，但她不能刺穿我们的英雄的心。

阿顺那 他们说她有一个男子的勇敢，有一个女人的温柔。

齐德拉 这个，真是她的最大的不幸，当一个女人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时候；当她用微笑和呜咽、服侍和爱抚，把她自己缠绕在男子的心上，她就快乐了。学问和伟大的成就对她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你昨天在林径边湿婆庙院里看到她，你会一直走过而不屑于看她一眼的。但你是已经对女人的美如此地厌倦，使你想在她的身上找出男子的力量么？

我已经用了涌泉润湿过的绿叶，在像夜一般幽暗的深洞里，替我们铺好了午睡的床。在那

边，那黝黑淋湿的石头上软厚的青苔的凉意，将把你的眼睛吻入睡乡。让我带你到那边去吧。

阿顺那 今天不去了，爱人。

齐德拉 为什么今天不去了呢？

阿顺那 我听说有一股强盗已经逼近这处平原。我必须去准备武器，来保护那些恐慌的村民。

齐德拉 你不必为他们担忧。齐德拉公主在出去进香以前，已经在所有的边境路上布置了坚强的守卫了。

阿顺那 但是请允许我暂时做一下武士的工作。我要以新的光荣使我闲散的手臂高贵起来，使它更配作你的枕头。

齐德拉 假如我不让你去，假如我把你紧抱在臂里，那又怎么办呢？你会粗暴地挣脱而离开我么？那么就去吧！但是你必须知道藤萝一朝折断，就永不能再接在一起。去吧，如果你的干渴已经消解了。但是，如果还没有，那就记住娱乐的女神是无恒的，她不等待着任何人。坐一会儿吧，我主！告诉我什么不安的心事在作弄你。今天谁占据了你的心？是齐德拉么？

阿顺那 是的，是齐德拉。我不知道她为了还什么愿而去进香。她还会需要什么呢？

齐德拉 需要什么？这不幸的东西，她有过什么？她

的性格就像牢狱的墙壁，把她的女人的心关闭在空洞的密室里。她是晦暗的，她是不满足的。她的女人的爱即使身被败絮，也只好感到满足。美拒绝了她。她像一个郁郁寡欢的早晨的精灵，坐在山顶上，她一切的光辉都让黑云遮住了。不要问我关于她的生平吧。她的生平在男子们耳中是永远不会甜蜜的。

阿顺那 我渴望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我好像一个旅客半夜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殿顶塔尖和花园树木看去都是模糊阴暗，而海的沉郁的呻吟还不时地从睡眠的静默中传来。他渴望早晨快来，好向他揭露这一切奇妙。呵，把她的故事告诉我吧。

齐德拉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呢？

阿顺那 我仿佛在我心的眼睛里看到她，骑在一匹白马上，自豪地左手挽缰，右手执弓，像一位胜利的女神，把快乐的希望散布在她的周围。她像一只警惕的母狮，以强烈的爱来保护她乳旁的小狮子。女人的双臂，即使没有别的装饰，只有力气，也会是美丽的！美丽的人，我的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像一条巨龙从它漫长的冬眠中苏醒。来吧，让我们跨上快马并肩竞驰，像一对孪生的星球掠过太空。从这个暗绿的令人萎靡不

振的牢狱中，从这个芬芳的沉醉、闷塞的气息的潮湿浓郁的罩子下，走出去吧。

齐德拉 阿顺那，告诉我实话，如果我现在忽然用一种魔术，从这妖浇的柔弱中挣脱出来，这羞怯鲜艳的美，在人世的强壮健康的接触下收缩了，像借来的衣服般地从我身上甩掉了，你受得了么？如果我挺直坚强地站起，用一颗勇敢的心的力量，把诡计和纠缠柔弱的艺术一脚踢开，如果我像一棵年轻高大的山枞一样高抬着头，不再像藤萝似地拖曳在尘土里，我还能引起男人的注意么？不能，不能的，你忍受不了的。我不如仍在我周围散置着短暂的青春的精致的玩具，在忍耐中等待着你。当你愿意回来的时候，我将微笑地在这美丽躯壳的酒杯中，替你斟上娱乐的酒。当你厌倦了，喝够了这酒的时候，你可以出去工作或者游戏；当我老了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给我留下一个角落，我都将谦卑而感激地接受。若是夜间的游侣愿作白天的良助，假如左臂学习着要分担起骄傲的右臂的任务，这会使你英勇的心灵高兴么？

阿顺那 我似乎永远不能正确地了解你。你对于我就像是一位隐藏在金像里的女神。我摸不到你，我不能以报酬来还答你无价的礼物。这样，我的

爱是不完满的。有的时候在你的忧愁眼光的谜一般的深处，在你嘲笑着本身的含意的游戏言词里，我得到一瞥的感受：就是你努力要冲破你那疲倦优美的躯体，穿过微笑的空幻的面纱，在痛苦的火的洗礼中呈现。幻象是真理的最初的面貌。她在伪装下走向她的情人。但是时候到了，她就丢开装饰和轻纱，穿着朴素的庄严的衣服站了起来。我探索那个最终的“你”，那个赤裸的单纯的真理。

为什么流泪呢，我爱？为什么用手捂上脸呢？我使你痛苦了么，我的宝贝？把我说的话忘掉了吧。我将满足于现在。让每一段美丽的时间都像一只神秘的鸟，从它黑暗里的看不见的窝巢中，带着音乐的消息向我飞来。让我永远带着希望坐在它的现实的边缘上，这样终结我的一生吧。

第九场

齐德拉（披着斗篷）我主，这杯酒已经饮到最后的一滴了么？这真是终局了么？不是的，当一切都过去以后，有些东西还要存留下来，这便是我在你

脚前的最后的献礼。

我从天国的花园里带了无比鲜艳的花朵来礼拜你，我心上的神人。如果祭礼已终，花朵已谢，让我把它们扔到庙外去。（露出原来的男装）现在，请用仁慈的眼光看看你的崇拜者吧。

我不像我拿来祭献的花朵那样地完美。我有许许多多的瑕疵。我是这条广大世路上的一个旅客，我的衣服垢污，我的双脚被荆棘刺伤流血。我到哪里去得到花朵般的美丽，一瞬间生命的无瑕的美妙呢？我骄傲地给你带来的献礼，是一颗女人的心。在这里面一切苦乐都聚在一起——一个尘世的女儿的希望、恐惧与羞惭，在这里面，爱情挣扎着奔向不朽的生命。这颗心虽然不完美，但却高洁庄严，如果花的祭献已经完毕，我的主人，接受她作你将来的奴婢吧！

我是齐德拉，国王的女儿。也许你会记得那一天在湿婆庙里，有一个女人到你跟前来，她身上戴满了金饰。这个没羞的女人来向你求爱，仿佛她是一个男人。你拒绝了她，你做得对。我主，我就是那个女人。我装扮成那个模样。后来幸蒙神恩，我得到了一年的人间最光艳的身形，欺骗的内疚伤痛了我的英勇的心。我决不是那个女人。

我是齐德拉。不是受人礼拜的女神，也不是一个平凡的怜悯的对象，像一只飞蛾可以让人随便地拂在一边。如果你允许我在危险和勇敢的道路上常常在你身边，如果你允许我分担你生命中巨大的责任，那时你将认识我的“真我”。如果在我腹中孕育着的你的孩子，是一个男孩，我将亲自把他教育成为第二个阿顺那，时候到了我就把他送到你那里去，那时你将终于真正地认识我。今天我只把齐德拉献给你，一个国王的女儿。

阿顺那 爱人，我的生命圆满了！

（刊于《泰戈尔剧作选》〔四〕，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 8 月出版。）

《暗室之王》

〔印度〕泰戈尔著

第一幕

一条街。几个旅客，一个守城兵。

旅客甲 嗨，官长！

守城兵 你要做什么？

旅客乙 我们要步哪一条路呢？我们都是外乡人。请告诉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街。

守城兵 你们要到哪儿去呢？

旅客丙 我们要到开庆祝大会那地方去，你晓得。哪一条路好走呢？

守城兵 哪一条路都一样地好走。哪一条路都通到那边。一直往前走，你不会错过那地方的。（下）

旅客甲 你听听这傻瓜说什么：“哪一条路都通到那边！”那么，搞这些街道有什么用处呢？

旅客乙 你不必生这么大的气，老兄一个国家可以自由地照自己的方法办事。要提起我们国里的道路——好，就跟没有一样；胡同又仄又小，弯弯曲曲地，简直是车印的迷宫。我们国王不相信通衢大路；他觉得街道只不过是替老百姓开些逃出他国境的路。这里却正是相反；没有人搅你的道；你想到哪儿去都没有人禁止你；可是人民从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国里若是有这样的街道，我们人早就跑光了。

旅客甲 我的亲爱的加那旦，我总觉得你这人的性格里有个很大的毛病。

加那旦 什么毛病？

旅客甲 就是你总爱攻击你的国家。你怎么觉得通衢大路对国家就会有好处呢？喂，堪地亚，这里有一个真相信大路是一个国家的救星。

堪地亚 巴伐达塔，我不必重说啦，加那旦天生来的鬼聪明，总有一天给他招来祸害。要是国王来了，听见我们这位好朋友所说的话，他会弄到他死后连主持殡礼的人都找不到。

巴伐达塔 人们不能不感到生活在这国家里是一个负担；在这些街道上一个人就享不到清福——

日夜地和生人们摩肩擦背，使你总想要洗个澡。而且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你在这公共的路上，都碰见了什么样的人——哼！

堪地亚 都是加那旦劝诱我们到这珍贵的国家里来的！我们家里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的了。你们当然认得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世界上若真有虔诚的人的话，他可以算是一个了。他一辈子谨守着经文上的禁令，永远呆在四十九腕尺方圆的地方里面，一天也没有出过这个圈子，等到他死后，一个大难题来了——我们怎能又在四十九腕尺以内，又在房子外面把他火葬了呢？好容易法师们决定说，虽然我们不能出到这数目以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数目字颠倒过来把它算成九十四腕尺；这样我们才算是不违经训地把他在房子外面火葬了。我的天，这真是严守道规！我们的国家可不是一个平常的国家。

巴伐达塔 虽然加那旦也是从那地方来的，他可是觉得宣告说“通衢大路对国家最有好处”是个聪明的办法。

老爷爷和一群孩子上。

老爷爷 孩子们，我们今天必须和很大的南风竞赛——我们决不能输，我们一定要唱到我们的笑

声和歌声把一切街道都淹没了。

歌

南门的锁开了。来吧，我的春天，来吧！
你要在我的心上打秋千，来吧，我的春天，
来吧！
在沙沙的树叶声里，在花朵的年轻飘零里
来吧；
在笛歌声中，在林野的愁叹声中来吧。
让你敞开的袍子在狂醉的风里翻飞吧！
来吧，我的春天，来吧！

他们下。

一群市民上。

市民甲 归根到底，我们不能不希望我们的国王至少在今天让我们见见。多可惜呵，生活在他的国土上可是一天也没看到他！

市民乙 你要是知道这一切神秘的细底就好了！你若能保守秘密我就能告诉你。

市民甲 好人，我们都住一个区里，你听见我说出什么人的秘密没有？当然啦，那次你哥哥挖井挖出一笔金钱的事——好，你明白我为什么非说不可。这些事实你都晓得的。

市民乙 我当然晓得。因为我晓得我才问你，我若告诉你，你能保守秘密么？你知道，若是你把秘密泄露了，那就是我们都完蛋了。

市民丙 你到底是一个好人，维茹帕克沙！你为什么非要把“也许”会发生的灾祸拉来不可呢？谁要担保把你的秘密保守一辈子呢？

维茹帕克沙 那不过是因为这题目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好吧，我什么都不说了。我不是随便说话的人。你自己提出问题说国王从不出来；我不过说国王把自己锁起不让大家看见不是没有原故的。

市民甲 请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原故吧，维茹帕克沙。

维茹帕克沙 告诉你们当然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不是么？不会出什么毛病的。（低声）国王——是——太难看了，所以他决定不让他的百姓看见他。

市民甲 哈！就是这原故！一定是这原故。我们总在猜测……在所有的国家里，只要看见国王一面，人都会吓得灵魂像受惊的柳树叶儿似地发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国王也没有人看见过呢？即使他仅仅出来把我们都送上绞架，我们也可以确知我们的国王不是一个骗局。归根到底，维茹帕克沙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

市民丙 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维茹帕克沙 什么话，维舒，你意思说我是一个说谎的人么？

维舒 我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理论。对不起，我不能不有点粗暴或是固执。

维茹帕克沙 难怪你不能相信我的话——你觉得你好到这个地步，可以反对你父母和长辈的意见。若不是国王总藏起来的话，你想你还能在这国家呆多久？你比那最坏的外教人也好不了多少。

维舒 我的亲爱的正教的柱石！你想那位国王还会不立刻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么？你竟有脸说我们的国王长的难看！

维茹帕克沙 喂，维舒，你住不住嘴？

维舒 我也不必说谁更应该住嘴。

市民甲 别响啦，我的亲爱的朋友们——这真有点不妙……似乎最后他们也要把我拉进危险里去。这里头可没有我的一份儿。

他们下。

一群人嚷嚷着拉老爷爷上。

市民乙 老爷爷，今天我想起点事情……

老爷爷 什么事？

市民乙 今年每一个国家都送人民来赴会，但是人人都问，“这里什么都好，都美——可是你们的

国王在哪儿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是我们国内每人都感到的一个大缺憾。

老爷爷 你说“缺憾”？哪来的话，全国里都塞满了挤满了堆满了国王！你可管他叫做“缺憾”！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国王了。

（唱）

在我王的国土里我们都是国王。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在心里和他相逢！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就是遵照他的意旨；

我们不是用恐怖的铁链锁在奴隶主的国王的脚上的。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和他在心里相逢！

我王尊重我们每一个人，这样他尊重了他自己。

“微贱”不能把我们禁闭在它“不真”的围墙里。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和他在心里相逢！

我们努力造自己的道路，这样最后走到他的路上。

我们永不会迷失在黑夜的深渊里。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和他在心里相逢！

市民丙 但是，真的，我受不了人家说国王的那些怪话，只不过因为他没有在公共场所出现过。

市民甲 多怪！任何人若是毁谤我，还都要受罚，而没有人能禁止那些成心毁谤国王的坏蛋。

老爷爷 污蔑的话不会损害国王的。灯火焰是从太阳来的，你一口气可以把它吹灭，但是如果全世界人都向太阳吹气，它的光辉却依然不变。

维舒和维茹帕克沙上。

维舒 老爷爷在这儿呢！喂，这个人到处告诉人说国王不出来就是因为他太难看。

老爷爷 这为什么使你生气呢，维舒？他的国王一定是难看的，否则在他国里怎会长出像维茹帕克沙那样难看的脸呢？他照着镜子就拿自己的形象来模拟国王。

维茹帕克沙 老爷爷，我不提出那个人名字，但是没有人不相信告诉我那些话的人。

老爷爷 谁会比你本人更有权威呢？

维茹帕克沙 但是我可以给你证明……

市民甲 这人荒唐得没有边了！自己厚着脸皮造这可怕的谣还觉得不够，他还要用傲慢来量他的谣言！

市民乙 为什么不让他在地上量一量他的身长？

老爷爷 何必这么急呢，我的朋友？这可怜的家伙要唱着国王的丑貌来过这节日的。和他一块去吧，维茹帕克沙，你会发现许多人相信你的话。祝你和他们一起快乐吧。（下）

外乡人等又上。

巴伐达塔 我觉得，堪地亚，这些人民根本就没有国王。他们想过法子没让这秘密漏泄出来就是了。

堪地亚 你对了，我想。我们都晓得在任何国家里最眩眼的东西就是国王了，当然国王也不肯放过自眩的机会的。

加那旦 可是你看这里全国秩序井然——若没有国王，这些怎么解释呢？

巴伐达塔 这就是你在国王统治下生活得那么长久所得到的智慧！如果早已有了秩序和协调，还有国王的必要么？

加那旦 这些人民都聚集在庆祝会里行乐，你想在一个无政府的国家里，他们会这样地聚在一起么？

巴伐 达塔我的亲爱的加那旦，你总是避开本题。秩序和正常是不成问题的，人们在庆祝会上欢聚也很明显：这些都没有困难。

可是国王在哪里呢？你看见过他么？你说说这个吧。

加那旦 我要说的是：从你的经验来说，就是有个国王，国内也会混乱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是我们在这里看的是个什么样子呢？

堪地亚 你又诡辩了。你为什么不能对巴伐达塔的问题作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你看见过，还是没有看见过国王？到底看见过没有？

他们下。

一群人唱着上。

歌

我的爱人永远在我心里，

因此我到处都看到他；

他是在我的眼珠里，

因此我到处都看到他。

我到远处去听他的声音，

但是，哎，我没有听到！

我回来的时候在我自己的

歌声中听到了。

你是什么人，乞丐似地挨门挨户地去找他！

来到我心里在我的眼泪里

看他的脸吧！

掌礼官和开道兵上。

礼官甲 走开些！你们都别站在街上！

市民甲 呵，你，你当你是什么人？你当然不是生下来就这么高视阔步的，我的朋友？——我们为什么要走开呢，我亲爱的官长？我们为什么要挪开呢？我们是街上的狗还是什么东西？

礼官乙 我们的国王要从这边路上来了。

市民乙 国王么？哪一位国王呵？

礼官甲 我们的国王，这个国家的国王。

市民甲 什么，这家伙疯了么？谁听说过我们的国王出来的时候，有这些吆吆喝喝的家伙前呼后拥着呢？

礼官乙 国王不再回避他的百姓了，他自己要来主持这个庆祝会。

市民乙 真的么，弟兄？

礼官乙 你看，他的旗子在那边挂着呢。

市民乙 呵，对了，那边真有一面旗子。

礼官乙 你看见上面画的那一朵红锦绒花么？

市民乙 对了，对了，那真是一朵锦绒花！——多鲜艳的一朵红花呵！

礼官甲 好了，你现在相信我们了吧？

市民乙 我从来没说我不相信。是贡巴那家伙搞起的麻烦，我说过一个字了么？

礼官甲 也许，他肚子虽大，里面却是空的；空桶

的声音最大，你知道。

礼官乙 他是什么人？是你的本家么？

市民乙 不是，他是我们村长的丈人的堂兄弟，他还不是住在我们村的同一区里。

礼官乙 原来如此：他看去就像是什么人的丈人的第七个党兄弟似的，他的见解仿佛也带着岳叔的标志。

贡巴 哎呵，我的朋友们，从前有过些难受的事故，把我可怜的心扭成这个样子。也就是前几天，国王到街上游行，那么多的鼓乐旗幡把城市吵得乱七八糟地……为讨他的欢喜我什么事没做过呵？我把许许多多的礼物献给他，我像要饭的似地跟着他——最后我觉得我的礼物的资源，太难于应付了。但是这些阔气和排场最后怎么来呢？当老百姓向他求赐的时候，他却在历书上找不到一个吉利的发赏的日子，虽然到我们付税的时候却天天都是吉日！

礼官乙 你是暗示说我们的国王就像你所形容的那个假王么？

礼官甲 岳叔先生，你和岳叔母告别的时间到了。

贡巴 我求你，官长们，千万别生气。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好好地赔个不是吧，官长们；只要你们放了我，我什么都做。你们要我走多远我就走

多远。

礼官乙 好吧，到这边来排成一行。国王就要来了——我们要去开道去。

礼官们下。

市民乙 我亲爱的贡巴，你的嘴总有一天把你害死。
贡巴 马达夫，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嘴坏，是我的运气不好。假王出来的时候，我一句话没说，可这出挡不住我的清白的天真砸了我自己的脚。现在，也许是真王来了，我却满口说出叛逆的话。这是运气，我亲爱的朋友！

马达夫 我是这样相信的，照旧地服从国王——不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认得几个国王，就能辨明真假！这就像在黑暗里扔石子——你差不多一定能击中目标。就是照旧地服从他，尊敬他——如果是真王，就万事大吉；若不是，又有什么坏处呢？

贡巴 若是扔出的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我就不在乎了。而我们扔出去的多半是贵重的东西；这里，和别处一样，挥霍就把你弄穷了，我的朋友。

马达夫 看！国王来了！呵，真是一位国王！多好的人品，多好看的脸！谁看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像莲花那么白，乳油那么软！怎么样，贡巴？你现在怎么想呢？

贡巴 他长得不错——是的，我觉得他也许是个真王。

马达夫 看过去仿佛他就是雕塑出来专做国王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太美太嫩了。

假王上。

马达夫 繁荣和胜利是属于您的，国王呵！我们从一早就站在这儿想瞻仰您的御容。在施恩的时候请不要忘了我们，陛下。

贡巴 越来越神秘了。我去叫老爷爷去。（下）

一群百姓上。

百姓甲 国王，国王！来吧，快点，国王从这里走过了。

百姓乙 不要忘记我，国王呵，我是库沙里瓦斯图地方乌达雅达塔的孙子维瓦加达塔。我一听见人说您来我立刻就来了——人家说什么我都没工夫去听；我心里所有的忠诚都奔向着您，君王，忠诚把我带来了。

百姓丙 胡说！我来得比你还早——在鸡叫以前就来了。那时候你在哪儿呢？国王呵，我是维库拉马斯塔里地方的巴都拉斯那。请您记住我！

假王 你们的忠爱使我很高兴。

维瓦加达塔 陛下，我们要向您诉一些冤苦；当我们到不了您座前的时候，我们能向谁去申诉呢？

假王 你们的痛苦一定会得到安抚的。(下)

百姓甲 拉在后面是不行的，小伙子们——我们若和大家挤在一起，国王就认不出我们了。

百姓乙 你看那边，你看傻子那鲁坦那在做什么呢！他把我们拱在两旁，自己挤上前去，现在他殷勤地用棕叶给国王打扇呢！

马达夫 真是的！好呀，好呀，这人脸皮之厚真吓死人。

百姓

百姓乙 我们一定要把这家伙撵出去——他配站在国王的身边么？

马达夫 你以为国王还看不透他么？他的忠诚是有点太眩露太虚假了。

百姓甲 胡扯！国王们不像我们似地能看出伪君子来的——如果国王因为这傻瓜的使劲打扇而赏识他，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贡巴和老爷爷上。

贡巴 我告诉你——他刚从这街上走过。

老爷爷 这样就非是国王不可么？

贡巴 那不是，他不是无人觉察地走过去的，也不是一两个人，而是街两边成千上万的人都亲眼看见的。

老爷爷 就因为这样，才使得这件事加倍可疑。我们

的国王多会儿用豪华的仪仗来晃百姓们的眼睛呢？他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通行国境的国王。

贡巴 他也许在这重要的节期里，要这样做，谁也不能说定。

老爷爷 呵，是的，能够说定！我的国王没有风信鸡那样的幻觉，没有希奇古怪的脾气。

贡巴 但是，老爷爷，我要能形容出他来就好了！他是那么柔软，那么娇嫩，就像一个腊制的娃娃！我真想能替他挡住太阳，用我的全身来保护他。

老爷爷 傻瓜，你真是一头宝贝驴子！我的国王是一个腊娃娃！你来保护他！

贡巴 说正经的，老爷爷，他是一个超绝的神，美的奇迹，我在这广大群众中间，就找不出第二个人物能和他媲美。

老爷爷 如果我王愿意出现的话，你的眼睛决不会注意到他的。他不会在人群中突出——他是人民中的一个，他和普通老百姓混在一起。

贡巴 我没告诉你我看到他的旗子了么？

老爷爷 你看见他的旗子上有什么？

贡巴 上面画着一朵锦绒花——红得晃眼。

老爷爷 我王的旗子上是画着一朵莲花，里面有一块箭石。

贡巴 可是人人都说：国王到庆祝会上来了。人人都这么说。

老爷爷 他当然到会上去了；但是他没有掌礼官，没有军队，没有侍从，没有乐队或是火炬跟着他走。

贡巴 那就没有人能认出他了。

老爷爷 也许有些人会认得出。

贡巴 那些能认出他的人——他们求什么，国王都给么？

老爷爷 但是他们不会要求什么。一个乞丐永不会认出国王的。在小乞丐的眼里，大乞丐就仿佛像是一个国王。傻子，今天那个穿金着红出来向你们求乞的人——你们就把他捏造成你们的国王！……呵，我的疯朋友来了，来吧，我的弟兄们！我们不能把日子消磨在瞎聊胡扯里——现在让我们来个颠狂的游戏、放浪的享乐吧！

疯人上。（唱）

你微笑么？朋友们？你笑么，弟兄们？我漫游着寻找金鹿！呵，是了，那个总是躲着我的快腿的幻象！

呵，他像闪电般发光立刻又消逝了，这个旷野里野性的流浪者！你走近他即刻跑远了，在

你眼前留下一阵尘雾！

但是我漫游着寻找金鹿，虽然也许我永不能在旷野里捉住他！呵，我漫游流浪着穿过林野和无名的土地像一个烦躁的浪子，从不肯回头。

你们都去到市场上收买，满载着货物回家；呵，我不晓得何时何地那难上的高空的狂风，触到我又吻了我！

我把一切都撒下，去求得那永不会属我的东西！你以为我的哭和眼泪是为了我失去的东西！

我在心里带着一声笑和一只歌，我把愁苦忧伤远远地抛在后面；呵，我漫游流浪着穿过林野和无名的土地——从不肯回一下浪子的头！

第二幕

一间暗室。苏达沙那王后。苏任加玛宫女。

苏达沙那 光明，光明！光明在哪儿呢？这屋里永远不点灯么？

苏任加玛 王后，您的其他的屋子都有灯的——您从来不想从亮屋子逃到这样的黑屋子里来么？

苏达沙那 为什么这间屋子永远要这样黑呢？

苏任加

苏任加玛 为若不这样您就不知道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了。

苏达沙那 住在这黑屋里渐渐地使你说话也显得隐晦而奇怪——我不明白你的话，苏任加玛。但是，告诉我，这屋子是在王宫的什么地方呢？我认不出这屋子的进口和出路。

苏任加玛 这屋子盖得很深，在大地的中心。这间屋子是国王特地为您盖的。

苏达沙那 他不缺乏房子——为什么他要特别为我造一间暗室呢？

苏任加玛 您可以在有亮的屋子里会见别的客人；但是只有在这暗室里您才能会到您的主人。

苏达沙那 不能，不能，没有光明我不能生活——在这闷塞的黑暗里我就烦躁。苏任加玛，你要能端一盏灯进来，我就把这串项链赏给你。

苏任加玛 这个我不能做到，王后。我怎能带光明到他要保持永远黑暗的地方呢？

苏达沙那 奇怪的忠诚！可是国王不是惩罚了你的父亲么？

苏任加玛 是的，有这么一回事。我父亲常赌博。从前国内的一切年轻人总到我父亲家里来——酗酒、聚赌。

苏达沙那 当国王把你父亲充军的时候，你不觉得十分冤苦么？

苏任加玛 呵，这件事使我非常愤怒。我正往堕落和毁灭的路上走；当这条路对我堵住的时候，我仿佛是被丢在一旁，没有人支持、帮助和荫蔽。我像被关在棚里的野兽一般地大怒狂吼——在我无可奈何的怒气中，我真想把个个人都撕得粉碎！

苏达沙那 那么你对国王的忠诚是从那里来的呢？

苏任加玛 我怎么说得清呢？也许正因为他是如此地冷酷无情，我才能倚靠皈依他！

苏达沙那 你的情感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苏任加玛 我没有法子告诉您——我自己也不晓得。有一天我心中一切的反叛知道它是被打败了，然后我的整个本性在谦卑的服从中俯伏在大地的尘土上。然后我看见了……我看出他在美丽和恐怖方面一样，都是绝世无双的。呵，我得救了，我被拯救了。

苏达沙那 告诉我，苏任加玛，我求你，国王长得什么样呢？我一天也没有看见过他。他在黑暗中到

我这里来，又把我留在黑暗里。我不知道问过多少人——但是他们的答话都是模糊隐晦的——似乎他们都在隐瞒着什么事情。

苏任加玛 告诉您实话，王后，他长的什么样我也说不好。不是——他不是人们平常说的漂亮那一种的。

苏达沙那 你真的这么说么？不漂亮！

苏任加玛 不，王后，他不漂亮。这是因为他不美丽，他是那么奇妙，那么超绝，那么不可思议！

苏达沙那 我不十分懂你的话——虽然我喜欢听你提到他。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看到他。我连和他结婚的那一天也记不起来了。我听我的母亲说，在我结婚以前，有一个圣贤来说，“和你女儿结婚的那一个人是举世无双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让我母亲把他的外貌描述给我听，但是她只含糊答应，说她说不出来——她从面纱后面看的他，很隐约很模糊。但是如果他是男子中最好的，我不看到他，怎能坐得住呢？

苏任加玛 您不觉得有一阵微风吹来么？

苏达沙那 一阵风么？在哪儿呢？

苏任加玛 您没有闻见一阵轻香么？

苏达沙那 没有，我没闻见。

苏任加玛 大门开启了……他来了，国王进来了。

苏达沙那 他来的时候你怎么知晓呢？

苏任加玛 我说不出：我似乎能在我心头听到他的脚步声。作他暗室的宫女，我已经发展了一种感觉——我不必看到就能知到感到。

苏达沙那 我真愿意我也有这种感觉，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 您将来一定会有的，王后……这种感觉必有一天在您心中醒起。您急欲见他的渴望使您烦躁不宁，因此您的一切心思是紧张的而扭到那个方向。在您的狂热不宁的状态过去以后，一切就都很容易了。

苏达沙那 为什么对你这么一个宫女会那么容易，对我这个王后却这么困难呢？

苏任加玛 那是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奴婢，没有困难来阻碍我。头一天，他把这间屋交给我管的时候，说，“苏任加玛，你要常把这间屋子替我收拾好；这是你的全部工作。”那时我没有说，连想也没有想，“呵，把那在各屋点灯的工作交给我吧。”没有，当我把一切心思都用在工作上的时候，一种力量在我心中觉醒生长了起来，把我浑身上下无抵抗地主宰起来了……呵，他来了！……他站在外面门前。主人！呵，国王！

（外面唱）

把你的门开启吧。我在等着。
把光明从黎明渡到黑暗的一天工作已经完
毕了。
黄昏星升起了。
你已经采好花朵，编好头发，
穿上白衣准备过夜了么？
牛羊归棚，鸟儿归巢。
通向各区的交叉道路在黑暗中都归并成一
条了。
把你的门开起吧。我在等着。

苏任加玛 国王呵，谁能对着你关上你的门呢？这门
也没有上锁也没有上闩——只要你用手指一碰
就会立刻大开的。你连碰都不碰它么？我若不去
开门你就不进来了么？

歌

你吹一口气就能揭开我的轻纱，我王呵！
如果我睡倒在尘土里听不见你呼唤，你会
直等到我醒来么？
你的车轮的雷声不会使大地震动么？
你不会无人邀请地自己推门进入自己的家

里么？

那么您去吧，王后，替他开门吧：不然他是不会进来的。

苏达沙那 我在黑暗里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不知道门在哪里。这里你一切都熟悉，去替我开门吧。

苏任加玛 开了门，向国王鞠躬，下。国王在剧中一直是看不见的。

苏达沙那 您为什么不让我在亮中看见您呢？

国王 原来你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万物之中看到我！为什么不让我成为一件你能在黑暗中感觉到的唯一物件呢？

苏达沙那 但是我定要看见您——我切望着能看见您的脸。

国王 你会受不了我的脸相的——它将只给你一种深沉巨大的痛苦。

苏达沙那 您怎么能说我受不了您的脸相呢？呵，就是在黑暗里我也能感觉到您是多么可爱多么美妙的！我怎会在光明中怕您了呢？请告诉我，您在暗中能看到我么？

国王 是的，我能看到。

苏达沙那 您看到什么了？

国王 我看见无限的诸天的黑暗，被我的爱力急转而成生命与存在，把万星的光明曳向自身，把自己化身为血肉的形象。在这形象里包含着永世的思想与努力，无际无空的没有说出的愿望，无数季候的数不完的献礼！

苏达沙那 我是如此奇妙，如此美丽么？当我叫您这样说的时侯，我的心因着喜悦与骄傲而涨大了。但是我怎能相信您告诉我的那些奇妙的事情呢？我在我身上并没有找到！

国王 你自己的镜子是照不出来的——它把你消灭了，局限了，使你显得细小而平凡。但是如果你能看见你照在我心中的影子，你是显得多么美丽庄严！在我的心中你不再是你所想的一个日常的凡人——你是我的第二个我。

苏达沙那 呵，请务必教给我如何用您的眼睛观看！在您的眼中世界上就没有黑暗么？我一想到这些我就害怕。对我是又真实又坚强、像死亡一样的黑暗——对您却是无物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俩怎能合一呢？不能，不能，这是不可能的；我俩中间有一道栅栏；不在这里，不，不在这地方，我愿意在我看到鸟、兽、木、石和大地的地方，找到您，看到您——

国王 也好，你可以找找试试看——但是没有人会

把我指给你看。

你必须，若是你能够，自己认出我来。但是即或有人假装把我指出给你看，你怎能确知他是说实话呢？

苏达沙那 我会知道您，我会认出您。我将在百万人中认出您来，我不会弄错的。

国王 很好，那么今天晚上在春季月圆节的庆祝会上，你要在王宫的高高的角楼上找我——用你自己的眼睛在人群中寻找我。

苏达沙那 您会在他们中间么？

国王 我会屡次地在人群里到处出现。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上。

苏任加玛 您有何吩咐？主人？

国王 今夜是春天的月圆节。

苏任加玛 今夜我应当做什么呢？

国王 今天是过节的日子，不是工作的日子。娱乐的花园正在最热闹的时光——你要去参加我的盛会。

苏任加玛 我听您的吩咐，主人。

国王 王后愿意今夜用她自己的眼睛看到我。

苏任加玛 王后将在哪里看到您呢？

国王 在音乐奏到最甜柔的地方，空气里载满了花粉的地方——在银光与淡影的快乐树林里。

苏任加玛 在光明与黑暗的捉迷藏里，能看出什么呢？在那里，风是狂乱不宁的，每一件事物都在迅速地舞蹈跳动——不会使眼睛迷眩么？

国王 王后好奇地要把我找到。

苏达加玛 好奇心定要扑一个空而哭着回来的！

歌

呵，它们会飞走，那不宁的流浪的眼睛，森林中的野鸟！

但是它们归降的时间将要来到，
它们到处乱飞的时间将要终止，
当诱人的音乐追赶它们，刺透它们的心的时候。

哎哟哟，野鸟要飞到野外去了！

第三幕

娱乐圈前，阿凡提、寇沙拉、康齐及诸王子上。

阿凡提 此地的国王不会接见我们么？

康齐 这是什么治国之道？国王在树林里开一个庆

祝大会，连最微贱最普通的人民都可以随便进去！

寇沙拉 他应该有一个准备好的地方，特为招待我们用的。

康齐 若是他还没有预备下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要强迫他给我们盖上一个。

寇沙拉 这些事都使人自然会疑心，这些人民到底有没有一个国王——看来似乎有一种无稽之谈把我们弄得糊涂了。

阿凡提 关于国王可以这样说，但是这宫里的苏达沙那王后决不是一个无稽之谈。

寇沙拉 就是为她的原故我才到此地来的。我不在乎见不见那从不让人看到的那一位，但是如果不见那十分值得一见的那一位就跑回去，那就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康齐那 么让我们确定一个计划吧。

阿凡提 计划是一件最好的东西，只要你自己不牵连在内。

康齐 岂有此理，向这边拥来的那些讨厌家伙是什么人呢？咳，你们是什么人？

老爷爷和孩子们上。

老爷爷 我们是无有快乐歌咏队。

阿凡提 这介绍是多余的。但是你们可以躲远一点，

不要吵扰我们。

老爷爷 我们从来不为着需要空间而烦恼：你们要多大的铺位我们都给得起。我们不满足的是那些请求的竞争者从来没有竞争的理由。不是么，我的小朋友们？

（他们唱）

歌

我们什么都没有，真的一点什么也没有！

我们高兴地唱“浮的如的如”！

有些人在金沙的沼泽上为他们的房子建造高墙。

我们站在他们面前唱

“浮的如的如”。

扒手们在我们四围飞翔，

用贪婪的眼光宠锡我们。

我们抖着我们的空口袋唱

“浮的如的如”。

当死亡，那个母夜叉，溜到我们门口

我们对她脸上弹着指头，

我们齐声快乐响亮地唱

“浮的如的如”。

康齐 看那边，寇沙拉，到这里来的是什么人呀？是一出哑剧么？有人扮作国王出来了。

寇沙拉 此地的国王也许会容许这些丑剧，我们可不能容许。

阿凡提 他也许是什么乡下的村长。

卫士们步行上。

康齐 你的国王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

卫士甲 他是这国的国王。他要去主持庆祝大会。

卫士们下。

寇沙拉 什么！这国家的国王出来赴会！

阿凡提 真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看过他就回去了——不看那位快乐的王后了。

康齐 你真以为那家伙说的是实话么？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都可以冒充国王。你还看不出那个人像一个扮成的国王——打扮得太过分了么？

阿凡提 可是他看去很漂亮——他的外表不是没有相当的使人看了舒服的地方。

康齐 他也许会使你的眼睛舒服，但是你若再靠近一点就决不会看错的。你等着看，我怎样在你们大家面前把他揭穿吧。

假扮的国王上。

假王 王子们，欢迎你们到我们国家来！我希望我的官员们已经好好地款待过你们了？

王子们（假作谦恭）呵，是的，款待得十分周到。

康齐 若有美中不足的话，我们很荣幸地见到了陛下，也就补上缺憾了。

假王 我不在普通群众中出现，但是你们对我的忠诚和热爱，使我乐于和你们相见。

康齐 陛下，我们真是难以负荷这么深重的恩典。

假王 我恐怕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

康齐 我已经想到了：您并不看重这会见。

假王 同时你们若是有什么请求——

康齐 我们有请求：但是我们愿意私下来谈。

假王（向侍从们）退后去点。

侍从们退下。

现在你们可以不客气地把愿望提出了。

康齐 在我们这方面是没有什么顾忌的——我们只怕您会觉得有顾忌的必要。

假王 呵，没有，在这一点上你们不必客气。

康齐 那么，来吧，对我们叩头到地表示敬意吧。

假王 看来我的仆人们在招待会上给你们斟的敬神酒斟得太多了。

康齐 虚假的冒牌，是你自己喝了太多的烈酒了。你的头快和尘土接吻了。

假王 王子们，开这么厉害的玩笑对一个国王是不相宜的。

康齐 那能够和你开正式玩笑的人就在旁边。将军！

假王 不要吧，我求你们，你 very 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向你们致敬。我的头已经自己俯伏了下来。不必用厉害的方法使它低下去了。现在我向你们大家行礼。若是你们慈悲我，让我逃掉，我就不多打扰你们了。

康齐 你为什么耍逃呢？我们要使你作这地方的国王——让我们把这玩笑开到合法的结局吧。你有跟从你的群众么？

假王 有的。凡是在街上看到我的人都拥来跟在我后面。刚起头，当跟我的人很少的时候，大家都怀疑地看着我，现在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怀疑就减少而消失了，群众已被自己的数量催眠了。我现在不必再做什么工夫了。

康齐 那好极了！从现在起我们都答应帮助你和你站在一起。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来报答我们。

假王 你们的命令和你们加在我头上的王冠，对我是同样地神圣和有义务的。

康齐 目前我们只不过要看到苏达沙那王后。你要当心这一件事。

假王 我一定不辞辛苦地去做。

康齐 我们不能太信任你的辛苦——你必须光听我们的指挥。但是现在你可以带着一切可能的富

丽和排场，到王家林荫大路上去参加庆祝会去。

他们下，老爷爷和一群人上。

市民甲 老爷爷，我忍不住要说——是的，还要重复它五百遍——就是说我们的国王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老爷爷 为什么只重复五百遍呢？你不必训练这样勇敢的自制——如果这会增加你的快乐，你可以说上五千遍。

市民乙 但是你不能永远保持着一个死谎。

老爷爷 它已经使我活起来了，我的朋友。

市民丙 我们要向世界宣告说我们的国王是一个大谎，最十足最空虚的影子！

市民甲 我们都要上房顶大喊说我们没有国王——若是他存在的话，随便他怎么办我们都行。

老爷爷 他是不会做什么的。

市民乙 我的儿子只有二十五岁，七天内发了高烧就短命而死。在一个贤王的统治之下，我会受到这样的灾祸么？

老爷爷 可是你还有两个儿子。我的五个孩子是一个接着一个地都丢掉了。

市民丙 现在你怎么说呢？

老爷爷 怎么啦？难道因为我丢了孩子我就该把国王也丢了么？别把我当做这么一个大傻瓜。

市民甲 当一个人饿着只要吃饭的时候，却在这里争论有没有国王的问题！国王会救助我们么？

老爷爷 老弟，你对啦，但是为什么不去寻找那个拥有所有粮食的国王呢？你在家哭喊是一定得不到的。

市民乙 你看看我们国王的公道吧！那个巴都拉森——你知道，当他一提到他的国王的时候他会感动成那个样子，——那个善感的白痴！他穷到这个地步，连蝙蝠到他家骚扰的时候都认为那是一个太不舒服的地方。

老爷爷 看我！我日夜为我王劳作服役，可是我至今连一个铜元的酬劳也没有拿到。

市民丙 现在，你怎样想呢？

老爷爷 我怎样想？我们给朋友报酬么？去吧，我的朋友，你若愿意你就可以说我们的国王并不存在，这也是我们庆祝这节日的一部分节目。

第四幕

王宫角楼。苏达沙那 王后和她的朋友罗希尼。

苏达沙那 你也许会弄错，罗希尼，但是我不会错

的；难道我不是王后么？那个人，当然是国王。
罗希尼 那位把那么高的光宠给您的人，不会不早把自己显示给您看。

苏达沙那 仅是他的形象就使我像一只关在笼里的鸟一样地急躁。你仔细地去问过他是什么人了吗？

罗希尼 是了，我问过了。我问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国王。

苏达沙那 他是哪一国的国王呢？

罗希尼 我们国家的，这个土地的国王。

苏达沙那 你确是指那头顶上撑着一个鲜花伞盖的那一位么？

罗希尼 就是他：就是旗上画着锦绒花的那一位。

苏达沙那 当然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有疑惑的是你。

罗希尼 我们总容易有错误，王后，我们不敢触犯您，万一我们说得不对呢。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在这里就好了！就没有疑惑的余地了。

罗希尼 您觉得她比我们都聪明么？

苏达沙那 呵，不是，不过她会立刻认出他。

罗希尼 我不能相信她会。她不过是假装认得他。若是她假装她认得国王，也没有人能给她考验。如

果我们都像她那样地无耻，我们也就不难夸耀说我们和国王熟悉了。

苏达沙那 不然，她从来没有夸耀过。

罗希尼 那也完全是假的，整套的，总是比公开地夸说更持久一些。她很会耍种种的花招，因此我们总不能喜欢她。

苏达沙那 不管你怎么说，如果她在这里我还是要问她的。

罗希尼 好吧，王后。我去叫她来。若是王后必须依靠她来认出国王的话，她真是很幸运的。

苏达沙那 呵，不是，不是为这个，我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国王。

罗希尼 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说了么？您听，人民欢呼的声音，都达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了！

苏达沙那 那么做这一件事吧：把这些花放在荷叶上，送去给他。

罗希尼 他若问是谁送的，我怎么说呢？

苏达沙那 你什么话也不用说——他会知道的。他以为我认不出他；我不能不让他晓得我已经找到了他就让他过去。

罗希尼拿花下。

苏达沙那 今夜我的心颤动不宁，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满月的银光泛滥诸天，涌溢在四边像冒

沫的酒……它像一个愿望、像一种醉意那样抓紧了我，来人呵，外面有谁？

仆人上。

仆人 王后有什么吩咐？

苏达沙那 你看见那些过节的少年们，在芒果林中的道路上边走边唱么？叫他们来，把他们带到我跟前来，我要听他们唱歌。

仆人下，带孩子们上。

来吧，早春的活的象征，开始唱你们的节日之歌吧！今夜我的心身整个变成诗歌和音乐——但是这不可言说的曲调逃过了我的舌尖：你们替我唱吧！

歌

在春夜，我的忧愁对我也是甜蜜的。

我的痛苦打击着我爱的琴弦轻轻地歌唱。

从我渴恋的眼里生出幻象飞到月明的天空。

林野深处的清香在我的魂梦中迷失了路途。

传到我耳边的低低的言语，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我脚镯上的铃儿和我的心跳应节地颤响。

苏达沙那 好了，好了——我不能再听下去了！你们的歌把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一个幻想来到我心上——就是愿望永不能得到它的对象——它也永不必得到。是哪一位可爱的山林隐士，教给你们的歌呢？我眼里能够看到那位我耳中听到他的歌的人。呵，我真想——真想能在心的浓密的林野道路上热狂地漫游！亲爱的山庄少年们！我该怎么酬报你们呢？这串项链不过是珍宝——坚硬的石头——穿成的，它的坚硬会给你们痛苦——我没有像你们戴的花环那样的东西。

孩子们鞠躬下。

罗希尼上。

苏达沙那 我没有做好——罗希尼，我没有做好。我不好意思问你这事情的经过。我刚体会到没有任何一只手能真正地赠送最巨大的礼物。可是，还把一切都说给我听吧。

罗希尼 当我把花献给国王的时候，他似乎并不懂是怎么回事。

苏达沙那 你真的这么说么？他没有懂得——！

罗希尼 没有，他像个玩偶似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他不愿意显出他什么也不懂，因此他闭着嘴。

苏达沙那 我多丢脸，我的无耻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了。你为什么不把我的花拿回来呢？

罗希尼 我怎么能够呢？那位非常机灵的康齐王，坐在他的旁边，一下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微微地一笑说：“皇上，苏达沙那王后以这花朵——春天的朋友，爱神的花朵，向您致敬。”国王似乎惊醒过来，说，“这是我今天的一切帝王光荣的冠冕。”我正惊疑失色地往回走，康齐王从国王颈上摘下项链来，对我说，“朋友，国王的项链送上给你，酬谢你给带来的幸运。”

苏达沙那 什么，还得康齐来使他懂得这些！我好苦呵，今夜的庆祝会把我羞辱的门大大地敞开了！我还能希望什么呢？你不要管我吧，罗希尼；我要安静一会。

罗希尼下。

今天一个巨大的打击，把我的骄傲碎成微尘，可是……我不能从我心上抹去那个美丽迷人的人品！我的骄傲扫地无余了——我打败了，击溃了，完全无望了……我几乎不能背过脸去不看他。呵，这愿望总是屡次地回来——我想向罗希尼要她那项链！但是她会怎样想呢！罗希尼！

罗希尼上。

罗希尼 您有什么吩咐？

苏达沙那 为今天的辛苦，你应得什么酬劳呢？

罗希尼 我不求您给什么——但是我已经有了国王的赏赐，那是应得的。

苏达沙那 那不是一件心甘情愿的礼物，是强夺来的报酬。我不喜欢看见你戴上这无情无意的赠礼。拿下来吧，如果你把它放在这里我就把我的镯子给你。拿这付镯子，走吧。

罗希尼下。

又是一次的败仗！我应当把这项链丢掉，但是我做不到！它像荆棘编的花环一样地扎着我——但是我不能把它扔掉。这是今夜节日之神给我送来的——这串羞辱的项链！

第五幕

老爷爷游乐园门口。一群人。

老爷爷 你们玩够了么，朋友们？

百姓甲 呵，太够了，老爷爷。你看，他们把我全身都弄红了，没有一个人逃得掉。^①

^① 在印度过春节的时候，人们彼此洒着红粉，在这剧里，红粉是爱情的象征。——译者。

老爷爷 没有么？他们也把花粉洒在国王的身上么？

百姓乙 可是谁能到他跟前去呢？他们在围墙里是十分安全的。

老爷爷 所以他们把你们躲过了！你们不能扔一丁点儿在他们身上么？你们应当拥进围墙里去。

百姓丙 我的亲爱的老头子，他们有他们自己特别的红粉。他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卫兵和侍从的头巾也都是红的。侍从们来回地挥舞着刀剑，我们若再近前一步，基本的红色就要痛快地呈现出来了。

老爷爷 做得对，朋友们——总要离他们远一点。他们是大地流放囚徒，我们就得这样看待他们。

百姓丙 我回家去了，老爷爷；过了夜半了。（下。）

歌咏队上。（唱）

一切黑白的区别都消灭了，要变成红的——
——红得像你脚上的染料。

我的胸衣是红的，我的幻梦是红的，我的心也像红莲一样地颤摇。

老爷爷 好极了，我的朋友们，太好了！你们真是痛快地玩了一夜了！

歌手们呵，真好，什么都是红的，红的！只有天上的月亮逃掉了——它还是白的。

老爷爷 他不过是外表似乎很天真。你若是把他的白色伪装拿掉，你就看出他的花招来了。我曾看着他今夜把红色丢在大地上的。可是，想不到他会总是白色的，无色的。

歌

和你同在是我的游戏，爱，我爱！

我的心颠狂了，它决不肯伏输，

你以为你用红粉把我染得通红，你自己可以一点不沾么？

我不会用我心的红花的粉，染红你的衣裳么？

歌手们下。

假王和康齐上。

康齐 你必须一切都照着我的话去做。不能出一点错。

假王 一定不会出错的。

康齐 苏达沙那王后的宫室是在……

假王 是的，王爷，我已经看好了。

康齐 你要做的是要把花园烧着，然后趁乱立刻去

完成你的工作。

假王 我一定记住。

康齐 喂，冒牌先生，我不能不想到有一种不必要的恐怖，在烦扰着我们——这国里是真没有国王。

假王 我的唯一的企图就是要把无政府主义从这国家里去掉。你们普通人不能离开国王而生存，不管这国王是真的还是假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危险的根源。

康齐 人民的福星，你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我自己也想对人民尽这个不平凡的义务。

他们下。

第六幕

罗希尼 怎么回事呀？我不懂这都为什么！（对园丁们）你们急急忙忙地上哪儿去呀？

园丁甲 我们到园外去。

罗希尼 到哪里？

园丁乙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国王召唤我们了。

罗希尼 什么。国王就在园里。哪一位国王召唤你们

呢？

园丁甲 我们说不出。

园丁乙 当然是我们伺候了一辈子的那位国王啦。

罗希尼 你们都去么？

园丁甲 是的，都去——我们必得立刻走，不然的话我们也许要受罚了。

园丁们下。

罗希尼 我不懂得他们的话……我害怕，他们就像野兽在河堤溃决以前那样地狂奔出去。

寇沙拉王上。

寇沙拉 罗希尼，你知道你的国王和康齐上哪儿去了么？

罗希尼 他们在花园里，可是我说不出他们是在哪一处。

寇沙拉 我真不明白他们想做些什么。我信仰康齐是不对的。

(下)

罗希尼 这些国王在进行着什么暗事呢？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我也会牵涉在内么？

阿凡提上。

阿凡提 罗希尼，你知道那些国王们都上哪儿去了呢？

罗希尼 很难说出谁在什么地方。寇沙拉王刚走到

那边去了。

阿凡提 我不是想到寇沙拉。你的国王和康齐在哪里呢？

罗希尼 我好久没看见他们了。

阿凡提 康齐总是躲着我们。他一定在计划着骗我们大家。我在这混乱里插上一手是不妙的。朋友，你能告诉我出园的办法么？

罗希尼 我没有。

阿凡提 这里没有人能指引我么？

罗希尼 仆人们都离开这园子了。

阿凡提 他们为什么都跑开了？

罗希尼 我不完全懂得他们的意思。他们说国王命令他们立刻离开这园子。

阿凡提 国王？哪一位国王？

罗希尼 他们也说不上。

阿凡提 这可有点不妙。无论如何我必得找路出去。我不能再多耽误了。（急下）

罗希尼 我到哪里去找国王呢？当我把王后的花送给他的时候，那时他对我并不感兴趣；可是从那以后他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礼物。这没有理由的赏赐使我害怕……这些鸟为什么在这时候飞起呢？什么东西把他们忽然吓着了呢？这不是他们平常飞起的时候，……王后驯养的鹿为什么这

样飞跑呢？加帕塔！加帕塔！她连我的叫唤也听不见。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四方八面的天边都忽然变红了，像疯人的眼睛一样！似乎太阳在不该下落的时间在各处同时下落了。万能的神发的是什么疯呵！……呵，我吓死了……我上哪里找国王去呢？

第七幕

王后宫殿的门边。

假王 你做了什么事啦，康齐？

康齐 我只想靠近王宫的这部分花园点着。我没想到这么快就着到四围了。快点，告诉我出园的路。

假王 我没法告诉你。带我们来的人都跑了。

康齐 你是本国的人——你一定会知道。

假王 我从来没有到御花园内部来过。

康齐 我不听这套——你一定得给我带路，不然我就把你切成两段。

假王 你可以这样结果我的性命，但这是一个找出园道路很危险的办法。

康齐 那你为什么到处宣扬说你是这国的国王呢？

假王 我不是国王——我不是国王。（合掌跪倒）您在哪儿呢，我的国王？救我吧，呵，救我吧！我是一个叛徒——惩罚我吧，但不要杀我！

康齐 你对空气哭喊有什么用处呢？不如把时间放在找路上面。

假王 我要倒在这里——我一步都不动了。随你怎么样吧，我不会抱怨。

康齐 我不容许这种胡闹。我若是烧死了，你也得陪我到头。

外面声音呵，救救我们吧，我们的国王呵！火把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康齐 傻瓜，起来，别再浪费时间了。

苏达沙那 （上）国王，呵，我的国王！救我吧，救我的命吧！我让火包围上了。

假王 谁是国王？我不是国王。

苏达沙那 你不是国王么？

假王 不是，我是假装的，我是个恶棍。（把王冠扔在地上）让我的欺骗和虚假都在土里粉碎了吧！（偕康齐下）

苏达沙那 不是国王！他不是国王？那么，火神，烧我吧，把我烧成灰烬吧！我要把自己投在你手里，你这伟大的清洗者；把我的羞耻、私欲和愿

望都烧成灰烬吧。

罗希尼（上）王后，您到哪儿去呢？您的内室都笼罩在烈火里了——您不要进去。

苏达沙那 我要去！我要进到烧着的屋里去！这是我的死亡的火！

（进入宫里）

第八幕

暗室。国王和苏达沙那。

国王 不要害怕——你没有理由害怕，火烧不到这里。

苏达沙那 我不怕——可是，呵，羞耻像烈火一样追着我。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心，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让它的火焰烧焦了。

国王 你要恢复火伤还得过些日子。

苏达沙那 这火永不会灭——永不会灭！

国王 不要丧气吧，王后。

苏达沙那 呵，我什么都不瞒您……我颈上挂着别人的项链。

国王 那一串项链也是我的——他从别处哪能拿到

呢？他是从我屋里偷去的。

苏达沙那 但那是他送我的礼物；我总不能把它扔掉！当火焰从四围向我怒吼而来的时候，我想到要把这项链丢在火里。但是，我不能够。我的心低低地说，“你就挂着这项链死去吧。”……这是什么火，呵，国王，当我出来要见您的时候，我却会像一只飞蛾不能抵抗这火焰而跳了进去呢？这是多大的痛苦，呵，多大的烦恼！这火永远是这样猛烈地焚烧，但是我们在火焰中生活下去！

国王 但是你到底看到我了——你的愿望满足了。

苏达沙那 难道我是想在这可怖的劫数中间去寻找您么？我说不出我看到什么，但是我的心仍在恐怖地跳着。

国王 你看到什么了？

苏达沙那 可怕极了——呵，是真可怕！我连想都不敢再想。漆黑的，漆黑的，呵，您是像永久的黑夜一样地黑！我只在可怕的一刻看了您一眼。火光落在您身上——您就像当一颗彗星恐怖地飞坠在我们视线以内的時候，那个威严的黑夜一样——呵，我就闭上眼睛——我不能再望着您了。像险恶的飓云那样黑，像无边的大海那样黑，只有朦胧的妖异的红光，闪烁在喧闹的波涛

之上！

国王 我不早告诉过你，一个人除非心里早有准备就不能忍受我的相貌么？他会想躲到天边地角去的。这种光景你不是已经看过多少次了么？因此我要慢慢地逐渐地向你显露，不能太突然地。

苏达沙那 但是罪恶来了，破坏了您的一切希望——和您合一的可能性，现在对我是不可想象的。

国王 时候到了就可能了，我的王后。今天以恐怖来震动你的灵魂的绝对阴冷的“黑”，必有一天会变成你的慰藉和超度。我的爱还能为其他的什么而存在呢？

苏达沙那 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单是你的爱有什么用呢？我的爱已经背向您了。美把符咒施在我身上——这狂乱和迷醉永不会离开我——它把我的眼睛晃晕了烧着了，它把它的金光射在我的魂梦里！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您——随便您怎样惩罚我吧。

国王 惩罚已经开始了。

苏达沙那 但是如果您不遗弃我，我要离开您——

国王 休想做什么都有最大的自由。

苏达沙那 我受不了您的相貌！我的心生您的气，您为什么——您对我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人

家告诉我您是洁白漂亮的呢？您是漆黑的，像黑夜一样地黑——我永远不会，我永远不能喜欢您。我看到过我所喜爱的——它是像乳油一般地柔软，马缨花一般地娇弱，蝴蝶一般地美丽。

假王 那是和妄想一样地虚假，和水泡一样地空洞。

苏达沙那 不管它吧——但是我不能靠近您站着——我就是不能！我必须跑开。和您合一，是决不可能的！那不会是别的，只能是虚伪的合一——我的心思必然不可避免地从我这里背转开去。

国王 你连稍微试一下也不肯么？

苏达沙那 我从昨天起就试过了——但是我越试，我的心就越反抗，我若是和您呆下去，那些认为我是不贞洁、虚伪和无信的思想就会永远追逐缠扰着我。

国王 那么好吧，你要离我多远就离我多远吧。

苏达沙那 我不能从您身边跑开——就是因为您没有拦阻我不让我走。您为什么不把我揪回来，揪住我的头发，说，“你不许走”呢？您为什么不打我？呵，惩罚我吧，打我吧，下毒手打我吧！您这无抵抗的沉默使我疯狂——呵，我受不了！

国王 你为什么觉得我是真的沉默呢？你怎样知道我不想法留住你呢？

苏达沙那 呵，不能，不能！——我受不了这个——
大声地告诉我吧，用雷霆般的大声命令我吧，用
那能淹没我耳朵中一切其他事物的言语，来强
迫我吧——不要让我就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地
走掉吧！

国王 我将让你自由，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你从我这
里挣脱了呢？

苏达沙那 您不让我么？那么好了，我一定要走！

国王 那么走吧！

苏达沙那 那就一点不能怪我了。您本来可以用暴
力拉住我，但是您没有用！您没有阻止我——现
在我要走了。命令您的守卫挡住我吧。

国王 没有人会拦住你的。你可以像被飓风追赶的
雨云那样自由地走去。

苏达沙那 我不能再抵抗了——我心里有种东西在
迫着我往前走——我从我的锚儿上挣脱了！也
许我会沉没下去，但是我不再回来了。（急下）

苏任加玛 （上，唱）你送我远走的意旨是什么意思！
从我一切的流浪里，我仍要回到你的脚边来。
是你的爱装作不理不睬——你爱抚的手把我推
开——为的是要把我拖回你怀里！呵，我王，你
在你整个国境内玩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苏达沙那 （重上）国王，呵，国王！

苏任加玛 他已经走了。

苏达沙那 已经走了么？那好……那么他是永远把我丢弃了！我已经回来了，但是他不能等我一时刻，很好，我现在完全自由了。苏任加玛，他叫你留住我了么？

苏任加玛 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苏达沙那 他为什么要说话呢？他凭什么留恋我呢？……那么我自由了，完全自由了。但是，苏任加玛，我想问你一件关于国王的事情，在他面前我没敢说。告诉我他曾把犯人判过死刑么？

苏任加玛 死刑？我王从来不判人死刑的。

苏达沙那 那么他怎样处理他们呢？

苏任加玛 他把他们释放了。康齐承认他打败了，回到自己国里去了。

苏达沙那 呵，我放心了！

苏任加玛 王后，我对您有一个请求。

苏达沙那 你不必用言语说出你的请求，苏任加玛。国王给我的一切珠宝首饰，我都留下给你——现在我不配戴这些东西了。

苏任加玛 不是的，我不要那些东西，王后。我的主人从来不给我东西戴——淡素无华对我就很适合。他没有给过我一件可以在人前夸示的东西。

苏达沙那 那么你向我请求什么呢？

苏任加玛 我要跟您一同走，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你考虑一下你说出的话；你是想离开你的主人。你怎会提出这么一个请求呢！

苏任加玛 我不会离他很远的——当您没有护卫地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和您在一起，近在您的身边。

苏达沙那 你这是瞎说，我的孩子。我想把罗希尼带走，但是她不肯去。什么东西给你鼓足勇气使你愿意跟我来呢？

苏任加玛 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但是我要去——勇气自己会来，力量也会来的。

苏达沙那 不，我不能带你走；你在我身边会使我常常想起我的羞辱；我会忍受不了的。

苏任加玛 呵，我的王后，我已经把您一切的善和恶，都当作我自己的了；您还把我当作外人么？我一定跟您一同走。

第九幕

堪亚库普加王，苏达沙那的父亲。大臣们。

堪王库普加王 她来到以前，我一切都知道了。

大臣 公主在河岸上城门边等着呢。我可以派人去
欢迎她回家么？

堪王库普加王 什么！这个忘恩背义丢弃她丈夫的
人——你还要搞出一个热闹来，当众暴露她的
羞辱么？

大臣 那么我可以在宫里给她预备住处么？

堪王库普加王 你也不可这样做。她自愿撇下她的
王后的地位——在这里她必须像侍女一样地劳
作，若是她想呆在我的家里。

大臣 这样对她是太残酷了，陛下。

堪亚库普加王 如果我不让她受苦，我就不配作她
的父亲。

大臣 我一定遵旨处理，陛下。

堪王库普加王 不要让人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否则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大臣 您为什么怕那样的灾难呢，陛下？

堪王库普加王 当妇女们离开正路的时候，她就似
乎充满了最可怕的灾祸。你不晓得我这个女儿
使我感到多要命的恐怖——她满载着灾害和危
险到我家里来了。

第十幕

王宫内室。苏达沙那和苏任加玛。

苏达沙那 躲开我，苏任加玛！一种要命的怒气在我心中翻腾——什么人我都受不了——看你那种忍耐服从的样子使我发急。

苏任加玛 您和谁生气呢？

苏达沙那 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看到一切震塌了，破坏毁灭了！我离开了王后的宝座不过一会儿的工夫。难道我就失掉了一切来到这阴郁的洞穴里流汗奴役扫土么？为什么忧伤的火炬不为我在全世界上烧起呢？大地为什么不震动颤摇呢？我的坠落难道只像小豆花的飘落那样无人理会么？我的坠落不是更像一颗明星下坠，那熊熊的火焰把诸天都爆成两半了么？

苏任加玛 一片辽阔的森林，先从里面冒着浓烟，然后才发出烈火：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呢。

苏达沙那 我把王后的令誉和光荣都扔在土里风里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到这里和我的孤寂灵魂相会么？孤单——呵，我真是可怕地孤单呵！

苏任加玛 您并不孤单。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我什么事都不再瞒你。当他在宫里放火的时候，我不能够生他的气。一种内在的快乐一直在使我的心跳动。多么伟大的罪恶！多么光荣的行为！就是这股勇气使我坚强，使我的精神烧起。就是这个可怕的快乐使我能够立刻把一切都丢在背后。但是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么？为什么哪里都没有他到来的信号呢？

苏任加玛 您所想的那个人并没有在宫里放火——那火是康齐王放的。

苏达沙那 胆小鬼！但这是可能的么？那么漂亮，那么迷人，却没有一点男子气！我只为了这么一个没有价值的家伙就把自己欺骗了么？呵，多丢脸！但是，苏任加玛，你觉得你的国王不还是应该来接我回去么？

苏任加玛不语。

你以为我急着要回去么？永远不会的！就是国王真的来了我也不回去的。他连一次都没有不让我走开，我发现所有的门都大开着让我走出！我在上面走着的那条石头尘土的路——一位王后在上面行走对它简直是毫无感觉。它是坚硬无情的和你的国王一样；它对最卑贱的乞丐和最高贵的王后都是一样的。你不开口！好，

我告诉你，你的国王的态度是——残忍，惨酷，无耻！

苏任加玛 人人都知道我王是冷酷无情的——从来没有人能动摇他。

苏达沙那 那么你为什么日夜呼唤他呢？

苏任加玛 但愿他永远和崖石一样地冷酷无情——但愿我的眼泪和祈求永不能使他动摇！让我的忧伤只是我一个人的——但愿他的光荣和胜利永远长存！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你看，田野的那头东边地平线上似乎卷起了如云的尘土。

苏任加玛 是的，我看见了。

苏达沙那 那不像车辇上的旗子么？

苏任加玛 的确，那是一面旗子。

苏达沙那 那么他来了。他到底来了！

苏任加玛 谁来了！

苏达沙那 我们的王——还有谁呢？没有我他怎能活下去呢？他能忍过这么多天已经是个奇迹了。

苏任加玛 不是，不是，这不会是国王。

苏达沙那 真的“不是”么！你仿佛什么都知道，你的国王是冷酷、坚硬、无情的，不是么？让我们看他能够冷酷到什么地步。我从起头就知道他会来的——他会飞奔来追赶我的。你等着看我

让他在我面前承认失败吧！出去吧，苏任加玛，把一切报告给我。

苏任加玛下。

他若是来请我跟他回去，我去不去呢？当然不去！我决不去！永远不去！

苏任加玛上。

苏任加玛 来的不是国王，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不是国王！你真知道不是他么？什么话！他还不来么？

苏任加玛 不是他，我王来的时候永不会扬起那么多的尘土。决没有人会晓得他什么时候来到。

苏达沙那 那么，这是——

苏任加玛 就是他：他和康齐王一起来的。

苏达沙那 你知道他的名字么？

苏任 加玛 他叫苏伐那。

苏达沙那 那么就是他来了。我本想，“我躺在这里就像垃圾似的，人家连碰都不肯碰我一下。”但是现在我的英雄来救我了。你从前认得苏伐那么？

苏任加玛 我在我父亲家里的时候，在赌窟里——

苏达沙那 不，不，我不要再从你的嘴里听到关于他的事情。他是我一个人的英雄，我的唯一的救星。不必听你说他的历史我也会认识他的。你看，你

的国王是多好的一个人！我降低到这地步他也不肯来救援我。从今以后你不能怪我了。我不能在这里等他一辈子，像奴隶一样屈辱地劳作。我决不能像你那样地温顺服从。

第十一幕

野外营帐。

康齐 （对堪亚库普加王的使者）告诉你的国王不必以待客之礼来接待我们。我们是在回国去的路上，但是我们是等着要把苏达沙那王后从低降为奴的惩罚里援救出来。

使者 陛下，您要记得公主是在国王的家里。

康齐 女儿只有在未嫁的时候才可以住在父亲的家里。

使者 可是她与父亲的家庭关系并没有断绝。

康齐 现在她已经把这种关系断绝了。

使者 在死亡的这一边，这种关系是永不会断绝的，陛下：它可能有时会暂时中止，但决不会完全破裂。

康齐 如果国王决定不在和平的条件下把他的女儿

给我，照着我们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我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你可以把这个作为我最后的话语。使者 陛下，别忘了我们的国王也是遵守同样的规范的。若希望他一听到您的恐吓就把女儿献上，那是毫无根据的。

康齐 告诉你的国王，我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得到这样的回答了。

使者下。

苏伐那 康齐王，我觉得我们似乎太大胆了。

康齐 不然的话冒险之中有什么乐趣呢？

苏伐那 向堪亚库普加王挑战用不着多大的胆量——不过……

康齐 你一开始怕这个“不过”，你在世界上就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兵士上。

兵士 陛下！我刚得到消息，说寇沙拉、阿凡提和卡林加各位王子都带着军队到这里来了。（下）

康齐 我就怕的是这个！苏达沙那出走的消息传播得很广——现在我们要进入一场混战，结果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苏伐那现在没有法想了，陛下。这不是个好消息。我准知道那是我们的皇帝他自己秘密地到处散布那个报道的。

康齐 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苏伐那 在混乱的争夺中间，贪婪的人们会把彼此撕得稀烂——他可以利用机会把胜利品带回家去。

康齐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的国王从来不露面。他的诡计是在到处把自己化身为百千万亿——恐怖使他在到处显现。不过我还是坚持，你的国王从头到脚都是虚空的捏造。

苏伐那 但是，求求陛下，您能开恩让我走么？

康齐 我不能让你走——在这件事上我有用你的地方。

兵士上。

兵士 陛下，维拉提、潘迦拉和维达巴也都来了，他们已经在河的对岸安营了。（下）

康齐 一开头我们必须协力作战。先把对堪亚库普加的仗打完，然后我们再设法度过难关。

苏伐那 请不要把我拉在你的计划里面——你若是不管我，我就最高兴了——我是个可怜、卑贱的东西——我不能——

康齐 喂，冒牌的国王，方法和手段从来不在于一个高抬的地位——道路和台阶之类的东西，总是踩在我们脚下的。在我们的计划中利用你这种人的好处就是我们必须利用无面具无幻象的东

西。如果我去和我的首相商量，那么我若管“偷窃”叫一个比“公益”更不庄严的名字的话，他就会认为是一件荒谬的事情。现在我要去把国王们象棋盘上的士卒一样地移动一番；如果全盘的棋子都要求作国王的话，这棋局就显然下不下去了！

第十二幕

王宫内室。

苏达沙那 这仗还在打么？

苏任加玛 和以前一样地猛烈。

苏达沙那 在上阵以前我父亲来对我说，“你从一个国王那里走开了，可是你引了七个国王来追你；我真想把你切成七块分给这些国王们。”他要是真这样做了就好了。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 是么？

苏达沙那 如果你的国王有权力救我，我现在这样的处境能不感动他么？

苏任加玛 我的王后，您为什么问我呢？我有替国王回答的权力么？我知道我的了解是模糊的；因此

我从来不敢判断他。

苏达沙那 谁参加了这次的战争？

苏任加玛 七个王子都参加了。

苏达沙那 没有别人么？

苏任加玛 在战争开始以前苏伐那偷偷地企图逃跑——但是康齐把他禁闭在他的营里了。

苏达沙那 呵，我早就该死！国王，我的国王，如果你来帮我的父亲，你的名誉也不会减损！它只会更光耀更崇高。你准知道么，苏任加玛，你是没有来么？

苏任加玛 我没有准确的消息。

苏达沙那 但是从我到此以后有好多次我忽然觉得有人在我的窗下弹着七弦琴。

苏任加玛 也许有人在那里放纵着音乐的爱好，这种想法不是不可能的。

苏达沙那 我的窗下面是一片深林——我每次听见这音乐，就想找出谁在弹奏，但是我总是看不清楚。

苏任加玛 也许是走路的人，在树荫下休息，就弹起琴来了。

苏达沙那 也许是。但是我从前宫里的那扇窗户，又回到我记忆中来。从前我在晚妆以后总来站在窗前，从我们无灯的相会处的漆黑之中，总有

歌声和乐音，泉水似地流来，不断地奔涌、跳舞、颤动，就像无尽流泉的热情的冲激。

苏任加玛 呵，深沉而甜柔的黑暗！奥妙而神秘的黑暗，我曾做过它的奴仆。

苏达沙那 你为什么离开那屋子跟我出来呢？

苏任加玛 因为我知道他会跟着我们，带我们回去。

苏达沙那 不会，他不会来的——他永远离开我们了。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苏任加玛 他如果能这样地离开我们，那我们就不需要他了。那他就不是为我们而生存了；那么那间暗室是完全空虚的——也没有七弦琴从那里弹出音乐了——在那屋里也没有人叫您或是叫我了；一切都是幻象和一个无聊的梦了。

看门人上。

苏达沙那 你是什么人？

看门人 我是这宫里的看门人。

苏达沙那 快把你要说的消息告诉我吧。

看门人 我们的国王被俘了。

苏达沙那 被俘么了？我的天哪！（晕倒。）

第十三幕

康下和苏伐那。

苏伐那 你说，那么你们自己再没有打仗的必要了。

康齐 没有了，你不必害怕。我已经使得王子们同意，说只有王后肯接受的那位才可以占有她，别人不能再继续作任何的努力。

苏伐那 你不必再使用我了，陛下——因此我请你放我走。我做什么都不够格儿，对于临头大祸的恐惧，把我吓昏吓傻了。你很难把我放在有用的地方。

康齐 你必得坐在那里作我的撑伞的人。

苏伐那 我准备好什么都做；但是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康齐 你这个人，我看出你的蠢才和你的大志是不相称的，你还没有看出王后对你的垂青。无论如何她不能在王子群中把定婚的链环丢在撑伞人的颈上，但是我知道，她的心总离不开你。算来算去，这花环一定要落在我王盖的影下。

苏伐那 陛下，你对我怀抱着一一种危险的想象。我恳求你，不要把我拖到这无根据的见解的工作上去。我苦苦地哀求陛下，请把我放走吧。

康齐 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我会一刻都不耽误地把你放走。得到了结果，再把手段作为自己的负担，就太没有价值了。

第十四幕

苏达沙那 和苏任加玛站在窗前。

苏达沙那 那么我必得到王子们集会的地方去么？

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救我的父亲么？

苏任加玛 康齐王是这样说的。

苏达沙那 这种话是一个国王应当说的么？这是他亲口说的么？

苏任加玛 不是，他的使者苏伐那，把这消息带来的。

苏达沙那 苦呵，我好苦呵！

苏任加玛 他还拿出几朵枯萎的花说，“告诉你的王后，这些春节的纪念品越是枯萎，它们在我心里越是新鲜繁茂。”

苏达沙那 住嘴！不要再告诉我了。不要再折磨我吧。

苏任加玛 看！那些王子们都在大会堂上坐着呢。那个除了王冠上一串花环之外，身上别无装饰的人——就是康齐王。那个站在他旁边撑着伞的人就是苏伐那。

苏达沙那 那个就是苏伐那么？你知道一定是他么？

苏任加玛 是他，我很认得他。

苏达沙那 这个人可能是我那天所看到的那个么？

不是的，不是的——我看到的是光明和黑暗，风和香气融合渗透的东西，——不是的，不是的，那不会是他；那个不是他。

苏任加玛 但是人人都认为他的长相非常美丽。

苏达沙那 这种美丽怎能迷惑了我？我怎样才能把我眼里的肮脏洗净了呢？

苏任加玛 您必须在无底的黑暗中把它洗净。

苏达沙那 告诉我，苏任加玛，一个人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苏任加玛 错误只是它本身毁灭的前奏。

使者（上）公主，王子们在大堂上等着您了。（下）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替我拿面纱来。

苏任加玛下。

呵，国王，我唯一的国王。您不管我了，您这样做是公平的。但是您不要知道我灵魂深处的真实么？（从怀中取出一把尖刀）我身上有一个污点——我要在今天在众王子的面前，在大堂的尘土上把它牺牲了。但是我将永不能告诉您在我的心的密室里没有不忠的污点么？那间您来会我的暗室，今天是冰冷空虚地在我的胸怀

里。——我主！除您之外没有人开过这屋门也没有人进来过。呵，国王！您永不再来开启这门么？那么，让死亡来吧，因为它是和您一样地黑，它的面貌和您一样地美丽。它就是您——就是您本人，呵，国王！

第十五幕

王子大会。

维达巴 康齐王，你身上为什么没有一点装饰呢？

康齐 因为我不抱有任何希望，我的朋友。装饰只使我的失败显得加倍可耻。

卡林加 但是你的撑伞的人给你补上一切了，——他浑身上下堆满了金珠宝饰。

维拉提 康齐王愿意显示出外表的华丽是无用的，次等的。他勇敢的虚荣心使他从身上丢去一切外面的修饰。

寇沙拉 我很明白他的诡计；他企图证明他自己的庄严，在盛服的王子中间，保持一种威严的朴素。

潘迦拉 在这件事上我不能称赞他的聪明。人人都

晓得女人的眼睛就像飞蛾一样，它们一直向着金珠的火焰扑去。

卡林加 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

康齐 不要着急，卡林加王——晚熟的果子是甜的。

卡林加 如果我准知道我能得到那果子，我就能忍耐着。只因为我尝果的希望十分渺茫，就使得我想见她的热情冲开了一切的约束。

康齐 但是你还年轻——丢弃了的希望总会一再地回来，就像和你一般大的无耻女人一样；我们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

寇沙拉 康齐，你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震撼你的座位么？是地震么？

康齐 地震么？我不知道。

维达巴 也许是别的国王带着军队来了。

卡林加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反驳你的理论，除了我们应该有传令官或是信使来报告这个消息。

维达巴 我不能把这个看做是一个很吉利的预兆。

康齐 从恐怖的眼里看去，一切都像是不吉的。

维达巴 除了命运之外我什么都不怕。在命运之前，胆量和英雄主义都是无用而且荒唐。

潘迦拉 维达巴，不要用你的不受欢迎的预言把今日的会序弄得黯淡了。

康齐 我从来不把“未见”的计算在此，直到它已变

成“已见”。

维达巴 可是到了那时候，也许就来不及处理了。

潘迦拉 我们不都是在特别吉利的时间开始的么？

维达巴 你以为一切按着吉时开始，就会免除一切的意外么？看来似乎——

康齐 你最好不要去管那“似乎”；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它常常证明是我们的堕落和毁灭。

卡林加 在外面什么地方，不是有音乐的声音么？

康齐 那么一定是苏达沙那王后终于来到了。（向苏伐那旁语）苏伐那，你千万不要这样地藏匿在我后头，当心点，你手里的伞盖在发抖了！

老爷爷穿战士服装上。

卡林加 这是什么人？——你是谁？

潘迦拉 谁这么大胆没有邀请就跑进来了？

维拉提 可惊的傲慢！卡林加，别让这家伙再往前走。

卡林加 你们都比我年长——你们禁止他比我更合适。

维达巴 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什么。

老爷爷 国王来了。

维达巴 （吓一跳）国王？

潘迦拉 哪一位国王？

卡林加 他从哪里来？

老爷爷 我的国王！

维拉提 你的国王？

卡林加 他是谁？

寇沙拉 你是什么意思？

老爷爷 他们都懂得我是什么意思。他已经来了。

维达巴 他已经来了么？

寇沙拉 他来有什么目的？

老爷爷 他召唤你们都到他那里去。

康齐 召唤我们，真的？他以什么条件来召唤我们？

老爷爷 你们可以随便怎样地来对待他的召唤——
没有人禁止你们——他已准备了种种的欢迎，
来适合你们不同的爱好。

维达巴 你是什么人？

老爷爷 我是他的一个将军。

康齐 将军？这是一个谎！你想吓唬我们么？你想我
看不透你的伪装么？我们都很认得你——你可
还在我们面前装“将军”！

老爷爷 你把我完全认出来了。谁还会像我这样地
不配传达我王的命令呢？但是就是他把将军的
袍子给我穿上，叫我到这里来；他在更伟大的将
军更勇武的战士面前挑上了我。

康齐 好吧，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期去向他致敬如仪
——但是我们现在正有一个要紧的约会。他必

须等到我们把这件小事办完了。

老爷爷 他发出召唤的时候，他是不等待的。

寇沙拉 我要服从他的召唤，我立刻就去。

维达巴 我不能同意你的请求，说等这事办完再去。
我走了。

卡林加 你们都比我年长——我要跟从你们。

潘迦拉 看你后头，康齐，你的宝盖躺在地下了：在你没注意的时候你的撑伞的人溜走了。

康齐 好吧，将军。我也去——但不是去向他致敬。
我到战场上去同他交锋。

老爷爷 你将在战场上会到我的国王；那为招待你的不是一个下贱的地方。

维拉提 喂，朋友们，也许我们都在一个想象的恐怖面前逃走了——看来似乎康齐王会得到最大的好处的。

潘迦拉 可能的，当果子已将到手的时候，不摘就走，是懦怯而愚蠢的。

卡林加 还是跟着康齐王走吧。他若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目的，他不会这样地大胆做去的。

第十六幕

苏达沙那和苏任加玛。

苏达沙那 仗打完了。国王什么时候来呢？

苏任加玛 我也不知道，我也在盼着他来。

苏达沙那 我觉得这般震动地欢欣，苏任加玛，我的胸膛真正地在疼痛。但是我也羞愧死了；我怎能
把脸给他看呢？

苏任加玛 完全谦恭顺从地到他那里去，一切羞愧都会消失的。

苏达沙那 我不能不承认我遇到了一生中最彻底的失败。我的骄傲使我长久地要求他爱中的最大的部分。人人都说我是怎样地美丽，怎样地文雅，怎样地高洁；人人都说国王对我显示着无限的恩慈——这就很难把我的心谦卑地向他屈服。

苏任加玛 这困难，我的王后，都会过去的。

苏达沙那 呵，是的，它会过去——我屈服在全世界之前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但是国王为什么不来接我回去呢？他还等待什么呢？

苏任加玛 我没告诉您说过我王是冷酷无情的——真正十分无情的么？

苏达沙那 出去吧，苏任加玛，把他的消息打听来告诉我。

苏任加玛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打听他的消息。我请

老爷爷来了；也许他来的时候，我们会从他那里听到一点。

苏达沙那 哎呀，我真倒运！我竟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去问我自己的国王的消息！

老爷爷上。

苏达沙那 我听说你是我王的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给我祝福吧。

老爷爷 你这是做什么呢？王后？我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敬礼。我和人人都是伙伴的关系。

苏达沙那 那么对我微笑吧，——给我好消息吧。告诉我，国王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去。

老爷爷 你问了我一个难题，真的！我还没能了解我朋友的做法。仗是打完了，可是没有人能说出他是到哪里去了。

苏达沙那 那么他走了么？

老爷爷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他的一点踪迹。

苏达沙那 他已经走了么？这种人你还称他为朋友么？

老爷爷 就是为此，他受到了人民的侮辱和猜疑。但是我王简直是一点也不在乎。

苏达沙那 他已经走了么？呵，呵，多坚硬，多残忍，多残忍！他是石头做的，他和金刚石一样的坚硬！我试着用我的胸怀去感动他——我的胸膛

破裂流血——但是我不能动他分毫！老爷爷，告诉我，你跟这样的朋友怎能相处呢？

老爷爷 现在 I 了解他了——我已经从我的苦痛和快乐中了解了他——他不能再使我哭了。

苏达沙那 他会不会让我也了解他呢？

老爷爷 当然啦，他一定会的。没有比这个更能使他满足的了。

苏达沙那 那很好，我要看他能坚硬到什么地步！我要呆在窗前一句话不说；我寸步不移；让我看他到底来不来！

老爷爷 你还年轻——你还等得上他；可是对于我这个老头子，丢掉一刻就等于一个星期。不管找着找不着我必须出发去寻找他。（下）

苏达沙那 我不要他——我一定不去寻找他！苏任加玛，我不需要你的国王！他为什么和那些国王打仗呢？到底是不是为我呢？他是要显示他的勇武和力量么？躲开这儿——我不要看你。他已经把我压到了地下，他还不满足！

第十七幕

一群市民。

市民甲 当那么多国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有什么大热闹看；可是不知道怎么忽然一转变，又没有人晓得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市民乙 你看不出他们自己中间都不能同心合意么？他们谁也不相信谁。

市民丙 没有一个能坚持原来的计划；一个要往前，另一个又觉得退后更好；有的要往右，有的又往左跑；你怎能把这个叫做打仗呢？

市民甲 他们的眼睛都不望着真正的战事——每个人都望着别人。

市民乙 每个人都想，“我为什么要去死，让别人得利呢？”

市民丙 但是你必得承认康齐打得像一个真正的英雄。

市民甲 他打败以后好久，还不愿意承认他是打败了。

市民乙 他是最后让一根致命的飞箭把他的胸部打中了。

市民丙 但是在受伤以前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步步失利了。

市民甲 至于其他的国王呢——好，没有人晓得他们都逃到哪里去了，把可怜的康齐一个人丢在

战场上。

市民乙 可是我听说他还没有死。

市民丙 没有，医生们把他救了——可是他要把失败的伤痕带在胸上，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

市民甲 逃走的国王们一个也没有逃脱；他们都被俘了。他们得的是什么样的公正的处分呢？

市民乙 我听说除了康齐以外别的人都处罚了。法官把康齐安置在自己右边的公正宝座上，给他戴上一顶王冠。

市民丙 这真是最大的哑谜。

市民乙 这种的公道，说实话，从我们看来真是奇怪而又没有标准的。

市民甲 正是这话。最大的罪犯当然是康齐王；至于其他的人，一会儿被贪心推着向前，一会儿又被恐怖拉着后退。

市民丙 这是什么公道呀，我请问？这就像是老虎安然地逃脱，而它的尾巴却被砍断了。

市民乙 假若我是法官的话，你想康齐这时还会活着么？简直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市民丙 他们是伟大崇高的法官，我的朋友；他们的脑子和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

市民甲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脑子没有？他们就是从心所欲地异想天开，横竖上面不会有人说他

们什么话。

市民乙 随便你怎么说，假如我们手里有了统治权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国家管理得比这个好得多得多。

市民丙 这还有什么疑问呢？那是用不着说的。

第十八幕

街上。老爷爷和康齐。

老爷爷 怎么，康齐王，你在这儿！

康齐 你的国王送的我上路。

老爷爷 这是他的老习惯。

康齐 可是现在没有人能见他一面了。

老爷爷 这也是他的一种娱乐。

康齐 他还会躲我多久呢？当我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他做我的国王的时候，他像可怕的风暴般突然地来到——天晓得从哪里来——把我的人马旗帜在一阵狂乱里四散吹飞；但是现在当我在天边地角到处地找他，要向他谦卑致敬的时候，就哪也找不到他了。

老爷爷 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皇帝，他也必须对屈服的人顺从。你为什么在夜里出行呢，王子？

康齐 我还免不掉那种怕人耻笑的隐秘的情感，当人们看见我柔弱地向你的国王致敬，承认我败北的时候。

老爷爷 人们总是这样的。那能使别人感动得流泪的，只能感动出他们空洞的哄笑。

康齐 可是你也在走路，老爷爷。

老爷爷 这是我到“失去一切的土地”的快乐的朝拜。

(唱)

我带着一切所有等待着，希望能失去一切。
我在路边等待着那个把我赶上大路的人。
那个藏起来却又看望着，那个爱着你而你
不认得的人，
我把我的心在秘密的爱中给了他，
我带着一切所有等待着，希望能失去一切。

第十九幕

一条路，苏达沙那和苏任加玛。

苏达沙那 这是多大的慰安，苏任加玛，多大的自由！是我的失败给我带来了自由。呵，从前我的骄傲就像铁一样的坚固！没有什么能感动它或者软化它。我的阴暗的心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那

明显的道理，就是说不是国王要来而是我应当到他那里去。昨夜我整夜地独自躺在窗前的地上——哭泣着度过孤寂的时间！南风整夜地吹啸呜咽就像咬啮我的心的痛苦一样；整夜地我听到夜莺的哀唤，“说话吧，我的妻子！”在窗外的风声中国响着！……那是黑夜的无力的哀号，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 昨夜的沉重忧郁的空气仿佛要永远停留似地——呵，多么凄凉阴郁的一夜呵！

苏达沙那 但是你相信不——我似乎听到七弦琴的柔婉的调子，在纷乱喧哗中浮动！那个那么残忍可怕的人会弹出那么甜蜜温存的曲调么？世界只晓得我的屈辱和羞愧，只有我自己的心能听到那在凄凉呜咽的夜里呼唤我的调子。你也听到那七弦琴么？苏任加玛？或者那只是我做的一个梦么？

苏任加玛 就是因为要听这七弦琴的音乐我才常在您的身边。就是这个音乐的呼唤，我早知道必有一天会来，把爱的一切阻隔消除掉，因此我一直用切望的耳朵倾听着。

苏达沙那 他到底把我送上路了——我不能反抗他的意旨。我找到他的时候，我头一句要说的话就是，“我已经自愿地来了——我没有等您先来。”

我要说，“为您的缘故我踏上了艰苦乏累的征途，——一路上我是不断痛哭着来的”。当我会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将至少有这个自豪。

苏任加玛 但是连这个自豪也不会持久。他比您先来了——除了他谁能把您送上路了呢？

苏达沙那 也许他先来了。只要那生气骄傲的感觉还存在着，我就不能不想他是永远撇下我了；但是当我把我的庄严和骄傲都扔在风中，出到普通的道路上来的时候，我似乎觉得他也出来了；我自从一上路就在找他。现在我没有疑虑了。我为他的原故受了一切苦难，就是这一切艰苦使我感到有他和我作伴。呵，对了，他来过——他拉着我的手，就像在暗室里拉过我的手一样，那时，在他的抚触之下，我的全身起了一阵突然的震颤；现在也是这样，又是同样的接触！谁说他不在这里呢？——苏任加玛，你看不出他已经在沉默潜隐中来到了么？……那边是什么人？你看，苏任加玛，在这么晚的时间，黑暗的路上还有第三个旅客。

苏任加玛 我看见了，那是康齐王，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康齐王！

苏任加玛 不要害怕，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害怕的日子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康齐 （上）王母，我看见你们两个在这路上走！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这条路上的旅客。不要怕我，王后。

苏达沙那 康齐王，我们同路走很好，肩并着肩——这是对的。从前我离开我家的时候我走在你的路上，现在在回去的路上又遇见你。谁曾梦想到我们的相逢会安排得这么好？

康齐 但是，王母，你在路上行走是不相宜的，你允许我替你叫一辆车么？

苏达沙那 呵，不要这样说：如果我在回去的时候不踏着这条引我离开我王的路尘，我将永不会快乐的。如果现在我坐上车辇走，我就是欺骗我自己。

苏任加玛 王后，你今天也在尘土中走路；这条路上从来没有驾车乘马的人。

苏达沙那 当我做王后的时候，我踩在金银上面——我现在为应验我的生时恶运，去走在尘土和光地上面。我从没有梦想到今天在我的每一步上我将会到我的普通土地的国王。

苏任加玛 您看，王后，黎明从东方地平线上来到了。我们没有多少路要走了；我看到王宫角楼的金顶了。

老爷爷上。

老爷爷 我的孩子，黎明终于来到了！

苏达沙那 你的祝福给了我神仙似地快步，我也终于到了这里了。

老爷爷 可是你看我们的国王多没有礼貌呵？他没有派车辇乐队，没有什么炫耀壮丽的排场。

苏达沙那 你说没有什么壮丽的排场么？你看，天空的四边玫瑰似地绯红，空气里充满了欢迎的花香。

老爷爷 对了，无论我们的国王是多么冷酷，我们都不能企图去赶上他；看到你在这种光景，我不能不感到痛苦，我的孩子！我们怎能忍心看着你穿得这样破烂进入王宫呢？等一会吧——我赶紧替你去取王后的袍服吧。

苏达沙那 呵，不要，不要，不要，他从我的身上把我的后服永远取走了——在全世界人的眼前他给我穿上了奴婢的服装，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呵！现在我是他的奴婢，不再是他的王后。今天我站在那些能和他连上关系的人的脚边。

老爷爷 但是现在你的仇人会耻笑你；你怎么受得了他们的嘲弄呢？

苏达沙那 让他们的耻笑和嘲弄都变成不朽吧——让他们在街上向我扔土吧；我要将这土在我今

天朝见我主以前当作香粉来打扮上。

老爷爷 说到这里，我们就无话可说了。现在让我们再玩一次最后的春节游戏吧——让南风把卑微的尘土代替花粉四处吹扬吧！我们将穿着灰色的普通尘土的衣服到我主的面前去。我们会发现他也是满身的尘土。你想人民会饶他么？连他也逃不过他们的泥污的手，而他是连衣服上的污垢都不掸一掸的。

康齐 老爷爷，在你们这个游戏里不要忘了我！我也要把我的王袍弄得脏到看不出来。

老爷爷 这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的兄弟。现在你已经下降得很低了——你很快就会变了颜色。只要看看我们的王后——她和自己生气，以为拿掉一切装饰就能毁损她的无双的美丽；但是她对她的美的污辱，只使她更加十倍的光艳。现在她的美是到了不须装饰的完美的地步。我们听说我们的国王对于美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喜爱一切和他胸前珍饰一样发光的种种美的形象。这个美今天揭掉了它的骄傲和虚荣的衣服和面纱。今天若能让我进入，去听那充满着王宫的美妙的音乐和歌唱，我什么不愿意给呢！

苏任加玛 看呵，太阳升起了！

第二十幕

暗室

苏达沙那 主人，不要把您从前取去的光荣又还给我，我是您脚前的奴婢——我只求有伺候您的权利。

国王 你现在受得了我了么？

苏达沙那 呵，是的，是的，我会的。您的面貌使我厌恶，那是因为我要在娱乐园中在我的宫室中找到您；在那些地方您的最卑贱的奴仆都比您漂亮。这种切望的热狂已经永远离开我的眼睛了。您不是漂亮的，我主——您是超乎一切的比较之外的！

国王 那能和我相比的东西，是在你的心里。

苏达沙那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那个东西也是超乎一切比较之外的。您的爱生活在我里面——您在这爱里反映了出来，您在我里面看到了您面容的反映；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它都是您的，呵，主人！

国王 今天我把暗室的门开起——游戏结束了！来吧，现在和我一同出来吧，到外面去——到光明中去吧！

苏达沙那 在我出去以前，让我在我的黑暗的主人
脚前俯伏吧，我的残忍的，我的可怕的，我的绝
代无双的人！

—— 剧 终

（刊于《泰戈尔剧作选》〔四〕，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
8 月出版。）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四

亲爱的小朋友：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们一定已经上学了；休息了一个暑假，重新回到学校里，一定感到新鲜而兴奋吧。

小朋友，你们的暑假生活过得丰富么？去过哪些有趣的地方？参加过哪些有意义的活动？看了哪些好书或是戏剧和电影？访问了哪些英雄、模范？你们那里下过滂沱大雨了么？河水涨了么？你们参加防涝或是防旱的工作了么？这一个多月中发生过多少值得记忆的事情呵！你们把这些事情，都写在日记上了么？或是写在信上给亲戚朋友们看了么？

小朋友，你们喜欢写信写日记么？你们写的时候

觉得有困难么？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提起笔来无话可说呢？或是心中有话笔下写不出来呢？或是眼前闪烁着事物的形象、颜色、动作，笔下却形容不出来，而只好以“好看极了”，“好玩极了”，“有意思极了”等等简单模糊的字句，轻轻带过就算了呢？还有，你们是不是也有“提笔忘字”，在信上日记上写下许多错字的时候呢？

今年夏天，我带两个小朋友去逛北京西郊的动物园。这两个孩子都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很聪明活泼。那一回，我们玩得可真高兴。回来后他俩都写了日记。第一个孩子只写了四五十字（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字！），他只提到某月某日和什么人去逛了动物园，底下就像记帐似地列举了一些动物的名字，什么白熊、大象、猴子、狮子、斑马、孔雀等等，他觉得“好玩极了”，以后就回来吃饭睡觉了。第二个孩子却写了一千多字，他从那天的天气和动物园里的游人等写起，以及那些动物，如白熊、大象、斑马、孔雀等等的动作、形态和皮毛、羽毛的颜色，都写得十分生动鲜明；而且他把我对他们谈过的话，也记下来了！我说：“我小的时候，也逛过这个动物园，那时它叫‘万牲园’，里面只有几只很平常的动物，还有脱了毛的孔雀、老掉了牙的大象……现在却有这么多的珍禽异兽，而且差不多每年每月都增加新的种

类。”还有我对他们谈的许多外国动物园的情形，他也有条不紊地记下了。他的这一篇日记，写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错字，使人看了很舒服，没有去过北京动物园的人读了，会引起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的感觉。

这个孩子的老师和母亲对我所说的话，证实了我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好学生。他很喜欢语文课，老师讲课的时候，他总是专心地听，笔记也写得很好，从来没有错字；他尤其喜欢读书，辅导员和老师介绍过的书刊，他总是读得很仔细，不但记住书里的故事，还把书里优美的、有力的字句和词汇，都摘记在一个小本子里。他脑子里积攒的词汇很多，又会灵活运用，因此他写起作文来，毫不费力，每次作文他都写得很好，写信写日记，也是如此。老师对他的学习成绩是很满意的，对于他的作文，尤其称赞，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的门径。

语文是一门基础知识，是一门工具学科。学会了学好了语文，我们才能很好地了解其他的课文，才会读书看报，才会写信写日记，才会写好“作文”。你们现在的语文课本，里面有许多思想性很高的、写得很好的故事和诗歌，老师们又讲得很好，你们应当抓紧学习的时光，好好地听讲，好好地写笔记，还要细看每个字的写法。把语文学好了，就会同那位写日记

写得很好的小朋友一样，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也不断地提高。到了你能够很好地掌握文字这个工具，使它能表达你的思想感情而熟练地服务的时候，你将会感到无限的快乐，而看你的文章的人，也会感到快乐的。

再谈吧，愿你们在新学年中好好地学习语文！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9月1日第17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献给北京——我的母亲

妈，您一人在这儿站着哪！您是太乏了，还是太兴奋了呢？

前面席刚散，大哥他们正陪着客人谈话呢，外边可热闹啦，您看那灯光，您听那唱歌和跳舞音乐的声音！一家子大大小小忙了一年，兴奋了一年，把寿堂收拾得齐齐整整，今天夜里，他们可该尽情的快乐了！

妈，您心里想着什么呢？您回过头来看看我！这十年来，您是越活越年轻了，您的笑眼多美，多亮，人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好看极了，我看您现在就非常非常地好看呵。

可是，妈，在这以前，自从我生下来，就没有看见您笑过，我不是庚子年生的吗？那年咱家最倒运了！我常听见大哥他们说，本来咱们家就是一天一天地衰落，为这一家的日子，您就够辛苦够操劳的了，

那年又来了一班强盗，哪一国的人都有，把咱们的园子也烧平了，东西也抢光了，人也糟蹋了。从那时起，强盗在咱们家成了主人！我们的孩子在街上捡煤核，拉洋车，铺街垫道，鬼子强盗们同着我们的不肖子弟，到处横行霸道，那时，您流过多少眼泪，对大哥们说过多少要我们争气报仇的话呵！

等到我会记事了，咱家就更穷了，更苦了。房墙也塌了，院子里也长起乱草了。强盗们对我们更凶了，家贼们也更猖狂了。妈，我永远也忘不了日本强盗坐在我们大厅上的那一天，您一只手搂着我们，一只手指着强盗骂：“你们别以为我们的人都死绝了，我们的人心都腐烂了，我的儿女们会回来的！我的儿女们会打回我们的家里来的，会回到我的身边来的，你们等着你们最后的一天吧！”您搂着我们的那一只手，气得冰凉，您的声音也气得发抖了，您的花白的头发，披在布满了劳苦的皱纹的脸上，可是您的眼光多么勇敢，坚决，您的声音多么宏亮呵！我们紧紧地挨在您的身边，对着那班听得吓住了的强盗，我们心都快气炸了呵！

以后，日本强盗走了，家贼们又带着美国强盗来了……

妈，您的眼睛里又有了黑影了。妈，这回忆使您愤怒，难过么？

可是，妈，十年以前，大哥他们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地从西北回来的那一天，您多高兴呵！您拉着大哥的有力的手，望着他的饱经风霜更加坚强的黝红的脸，您的眼里含了多少快乐的眼泪呵！强盗们风卷残叶似的都跑光了，家贼们也跟着溜走了。我们都从黑暗的小屋里跳出来了，我们的房子还是破烂不堪，可是院子里太阳多亮呵，空气多新鲜呵！

现在，妈，您抬头看，前面左右两座新的高楼，东西两行望不到边的一架一架的灯光，这灯光，多美，多亮，多像一朵朵发光的棉桃，一朵朵发亮的牡丹呵。

您看，这两边的新建的高楼大厦，不是像用金线画出来的仙山楼阁的轮廓么？配上咱们重新修整过的厅堂，这气派多堂皇，多伟大呵！

妈，十年以来，您的大儿子没有闲着，他带领着一家大小日夜不停地苦干呵。今天来的那些客人，哪个不称赞我们美丽的家园，哪个不称赞我们辛劳的孩子呵！

妈，您也预料过我们会有这样快乐自豪的一天吗？从今起，我们的日子只有一天好过一天，再过十年，二十年，一百年，那时候会好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真是要大大地享福了呵！

您的眼光又严肃起来了！您别这样地又笑又恼

地看着我。我知道，我一定不松劲，一定好好地听大哥的话，跟着他好好地干，一直干到使普天下人都能够过到最好最好的日子……

妈，您快看，烟火放起来了，多美，多亮，就像漫天的五色的光雨，照亮了我们辉煌的楼阁，也照亮了我们的快乐的心！

妈，您回过头来看我，看我的眼睛，您看我眼睛里您的脸多亮，多美，多快乐，多年青！

妈，您低下头来，让我轻轻地亲您一口，祝您永远快乐，永远年轻！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五

亲爱的小朋友：

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窗外晚霞在天，新月已出，大院里小孩子欢笑奔走的声音，在凉爽的晚风中荡漾……小朋友，我们多么幸福，生活在新中国，多少伟大辉煌的事迹，都让我们看到了！当然，你们比我更幸福了，因为你们将来能够看到的一切，在敢想敢干的新社会里，是我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呵！

我刚从天安门前散步回来——这些日子，整个北京就像一个大家庭里，准备空前的喜事一般地，一家大小，喜喜欢欢，忙忙碌碌。天安门前两边，从去年的冬天起，看它拆房，看它破土，看它奠基，看它搭起脚手架……每次从那边走过，都是潮水般的

人群和车群，真是车水马龙，各种机器的声音，摇山震岳。春天到来，地面渐渐收拾得平坦了，从内蒙古刮来的春风，仍旧扬起扑面的尘土。在扑面的尘土中穿行的人们，仍是心中充满了希望的热情与喜悦，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天安门前面，四十公顷的大广场上，将永不再有尘土了！

这广场上是日新月异，几天不从那里经过，就变了个样子。一架一架雪白的朵朵棉桃似的大电灯，在宽阔的马路两旁竖立起来了；天安门两厢的大厦的脚手架都拆走了，涌现出两座庄严雄伟的建筑。一棵一棵的大松树、大柳树、大枫树，从城外连根移来，栽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两旁。这些大树，将使这广场上，一年四季有最爽人心目的颜色。松树的苍绿、柳叶的青翠和枫叶的绯红，将衬映得四周高大的建筑，更加庄严，更加美丽。

我今天下午在广场上散步的时候，举目东望，正看见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高楼巨柱。这博物馆和西边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遥遥相对。这两座大建筑都有四十五公尺高，比正面的天安门楼还高出一段，但因为广场宽阔，新建筑的颜色比黄瓦红墙的天安门楼，又浅了一些，因此显得十分调和配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前几天我曾去参观过。

它给我的是一种梦游仙境似的感觉，又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忽然走入了童话的世界。我这一辈子看见过许多国家的议会大厦，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一处比它更伟大的。这个能容万人的大礼堂，真是庄严肃穆，气象万千！一万个座位是分摆在三层地面上，第一层是人大代表席，可容纳三千六百人，每个席位前都有写字台，台上有专用的扩音器和收听的意译风，二层和三层都是大挑台，一共有六千多座位。但是承担这六千个座位的两层宽大的挑台，却没有一根支顶的柱子。因此坐在这一万多个座位中的任一个位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一切。主席台口，宽三十二米，可以坐三百个人的主席团。这里还可以演出大型的歌舞剧和大型的交响乐，台前的大乐池，能容几百人的乐团演奏。

礼堂的照明，是屋顶的最华丽的灯光。当中一朵朝向太阳的大葵花，葵花心中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大红星，象征着亿万人民的心，朝向着我们亲爱的党。葵花的外面，是三环波浪形的灯圈，圈内圈外布满了繁星似的五百盏灿烂的灯光。天蓝色的墙壁上接屋顶，是圆穹形的水天一色，坐在大礼堂里，就像坐在寥廓静穆的夏夜的星空下一样！

小朋友，在我们祖国的首都，光是今年一年中就出现了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新的建筑；若是细说起来，

几天几夜也描写不完。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一处，就够说上一天半天的。我只把大礼堂约略描述一下，其余的等你们自己来看。小朋友们来日方长，前途似锦，你们将来不但可以到里面参观，还可以在里面开会呢，只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我现在要告诉小朋友的，就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所涌起的潮水般的感想。当四十多年前，我像你们这么大的年纪，初到北京的时候，我看见的是黄瓦上长满了乱草的故宫；褪了色的红墙；下雪下雨时泥泞污浊，刮风时尘土飞扬的街道；坐着汽车马车的，是扬威耀武的洋人和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行走和开车拉车的却是饥饿憔悴的劳动人民。哪会想到在几十年后，我们几千年来受尽了压迫剥削的人民大众，能有这般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的今天！

小朋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革命烈士们洒出的鲜血，就染不出我们今天飘扬高举的五星红旗。祖国的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英明的领导，是闯不出这个灿烂光明的世界的。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我们的心，永远要像人大礼堂的屋顶上的那朵向日葵，满怀热爱地倾向那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芒四射的红星！

当我在广场上徘徊瞻眺的时候，准备在国庆节

游行的小朋友们，正在练习走队。他们举着花束，整齐严肃地行进。还有许多等着操练的小朋友，都散坐在广场的四周。在这宽阔的地面上，人形显得那么细小，天空显得那么广漠而蔚蓝，从对面路上开来的一辆一辆大汽车，看去就像小小的玩具一般。这时我忽然感到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广大，党对我们的关怀是多么深厚，而我们自己在这中间又显得多么渺小！但是“渺小”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党是永远重视群众的力量，小朋友，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吧！

祝你们节日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10月1日第19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最痛快的一件事

有一位印度朋友在中国访问了几星期之后，回到北京，很有感触地对我叹羡地说：“在亚洲，我所走过的地方，只有新中国的大陆上，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这些话突然提醒了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十年来，使中国人民高兴痛快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只注意到应接不暇的日新月异的建设，而把我们从这一片大地上摧毁消灭了一切帝国主义造成的创痕的这一事实，倒有点忘记了。其实，我和这一位印度朋友，有很深的同感，十年来中国人民最痛快的一件事，应该是从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彻底地、完全地消灭了帝国主义的痕迹。

就我个人来说，我呱呱坠地，就坠在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创痕斑驳的中国大地上！我是一九〇〇年生的，这是八国联军进逼北京的一年，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以后我在国外旅行的

时候，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室里，都看到了他们从中国抢去的赃物！) 我很小的时候，住在山东的烟台，那是一个不大的沿海市镇，但是当我在沙滩上游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看见有挂着形形色色的外国旗帜的商船和军舰，在出出进进。每年夏天，还总有几只美国军舰来此过夏。也几乎每天都有酗酒斗杀的事件发生，不大的烟台市，也有日本的饭馆、商店和妓院以及美英各国的披着宗教外衣实行文化侵略的医院、教堂和学校。当我十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坐着英国商船从烟台到上海去，船上有许多欧洲人趾高气扬地踞倚在“大餐间”的船栏上，向客舱的舱面扔着果核。那大餐间是即使能付足票价的中国人，也不能乘坐的。船一驶进黄浦江口，江面上停泊满了外国的商船兵舰。码头上，有我们的同胞汗流浹背地在外国监工者的鞭撻之下，替帝国主义者扛运着他们从中国榨取去的丰富的资源。在上海，满街上都是外国的商行、银行、工厂、俱乐部……还有跑马厅和公园，公园门口挂着“华人和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街道的名字，也根本不是中国的，像什么霞飞路、慕尔鸣路……纵横交织，路上，坐车的都是外国人，开车拉车的却是我们的同胞。两年以后，我们从上海去到天津。天津也和上海一样，割裂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租界上的警察们，对中

国人民，简直是犬马不如。我们从天津到达北京，一下车站，首先经过东交民巷，又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使馆区”。在使馆区的东边，就是现在的东单公园，那时是使馆驻兵的操场，穿着各种各色军服的外国兵士，扬威耀武地在怒眦欲裂的中国人民面前，做着军操……。那些年，中国人民受压迫欺凌的日子，真是说也说不完，几亿的中国人，都有他自己的惨痛的经历，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学生们愤慨地说：“尽纪念国耻有什么用处？我们若不把帝国主义彻底打倒，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

中国人民为打倒帝国主义作了几十年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几亿人民百十年来的冤愤，化成一股翻山倒海的力量，我们终于端起了这座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发出了震天的巨响！这巨响，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中传达出来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百十年来的血泪斗争的沉痛经验中，说出了这句充满了真理的智慧的话。我们从心底知道只有劳动人民自己的党，才能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根本

地、彻底地、全面地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远伸深入的吸血管，连根抽拔，把帝国主义在我们大地上造成的创痕，洗涤得毫无踪迹。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59年9月2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11月初版。）

再到青龙桥去

前几天，我又到青龙桥去，访问了那边的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的青龙桥分队，上了长城……这一天，我被喜悦温煦的空气所包围，所笼罩！

再到青龙桥去的动机是这样的：三十七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曾经在那一年的国庆日，到青龙桥去，回来写了一篇颇有感慨的文章。好久以前，就有朋友建议，说我应该再去一趟。但是今年的国庆日，我决不肯离开这腾光溢彩的北京城！我抽了个空，和两位年轻的朋友，在国庆之前，去偿了这个夙愿。

再到青龙桥，决不是“寻梦”，因为从恶梦中挣扎醒来的人，决不要去“寻”那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恶梦；同时也不是“访旧”，因为你去访的对象，是新的而不是旧的，是更年轻的而不是更老迈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还是打一个新比喻好一些：比方

说你是去访问一个久病新愈的朋友，他是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的；你是去看一丛新栽的小树，它们是年年地更加高大更加浓密的。你不准备去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地自寻烦恼，你是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去迎接那扑面的盈盈的喜气的！

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而且时时给我挑起崭新的喜悦：张灯结彩的西直门车站；花卉缤纷的车站广场；车站上梳着双辮的收票的大姑娘；和车上手里拿着蝇拍笑嘻嘻地来往招呼的车务员小姑娘；车窗外掠过的一幢一幢新的工厂和学校的建筑，以及连成一大片的青葱的田野；而最耀眼的，还是田野边站着的带着红领巾的儿童；万绿丛中，鲜红一点，内中含着多么新鲜的诗意呵！

过了南口，四围的山峦，还是碧绿碧翠的！我没有看见柿树的红叶，只看见满载着外宾的红色黄色的大汽车，在绿岩上忽隐忽现地绕行。在岩石上，桥头上，都看到北京师大制作的标语：“战胜自然，改造思想”、“向荒山进攻”等等，多么可爱又是多么幸福的青年们，你们分到了多好的一片山地来搞“绿化”呵！

从青龙桥车站下了许多人，一大队人民大学的学生，总有七八十人吧，他们在詹天佑先生铜像下停了一会，就笑语纷纭地跑到山上去了。我们没有跟上

去，却穿过铁路宿舍，先到山坡上栽满了花草的青龙桥派出所，去问讯：哪里是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长的家？随那位白农民警的指尖望去，在坡下绿树荫中，潺潺流水的小溪后面，一所被繁花所包围的小院，就是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处。

我们下了坡，过了小桥，走进院门，里面静悄悄地，好一个幽雅的所在！正房和东厢房的窗台上，都摆着花，院子里是花，阶前也是花。地上有锄刀，还有些木工用具和些新劈下来的木片。掀开竹帘，进到上房，里屋有个人站起来招呼我们，说队长下地去了，这里是他的住家，也是办公室，请我们稍待一下，说着就走出去了。

我们在屋里细看了看，墙上贴着许多大张红纸，是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之后向公社提出的生产保证书。桌上还有《农民报》、表格一类的纸张，和算盘文具等等。我们又走到院里，李景祥就从外面跑进来了。这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次我到青龙桥的时候，还没有他呢！——他穿着灰蓝色的衬衫，青裤子，光脚，青布鞋；长方脸，平头，眉目间流露着朴质与热情。他和我们握过手，仔细地看过介绍信，便笑着把我们让到屋里去。我们喝着开水，开始了谈话。

这位年轻的队长，和中国五亿的农民一样，解放

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也没有文化。这个小小的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绝大多数是一年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只靠打草打柴或是做短工来糊口。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青年人跑了许多，国民党时代因为抓兵，青年人就更少了。种长城边的地，是要出八达岭的口子的，但是工作的时间很短，早晨八时以前，不能出去，下午四时以前，必须回来，因为国民党把住口子，怕八路军进来。但是人们和八路军不但没有断绝来往，而且来往得很密切。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里，青龙桥比北京先解放了。

这个年轻人的脸上泛起笑容：“解放以后，我们先搞的是拨工互助组，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八达岭高级社，这里是第十二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康庄人民公社，这里和三堡、石佛寺、上花园、黄土壤五个村七十多户成为一个分队。在从前，这里每亩地才打三四十斤粮食，在一九五七年就提高到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又提高了。今年下了冷雨，可能会差些，但是有了人民公社，就是差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时外面竹帘声响，仿佛有几个人进来，接着就有小孩的极其脆嫩的声音，喊：“爸爸，吃饭啦。”李景祥仿佛不好意思似的，把头一扬，朝着外面说：“你们先去吧。呵？”我们忙把本子合上，把笔套起，笑说：“我们不耽误你吃饭了。”他连忙站起把我们拦

住，说：“不忙，再谈一会吧。”于是他从他的两个孩子谈起，又谈到他的爱人，谈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发展远景。那美好的远景，若让他滔滔不断地说下去，不但要耽误他的吃饭，还要耽误他的工作呢。我们只好坚决地告辞出来，走过小桥，他笑着向我们挥手，走到坡后去了。

我们恋恋地回望着这个“小桥流水人家”，这时小桥下的溪水边，有个穿粉红褂子的姑娘，正在低头洗着衣服，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可惜我们都不会临摹！

我们循着宽阔的柏油大道，曲折地走上八达岭，不时有上下山的大汽车，从我们身旁掠过。三十几年前这里是条崎岖的土道，我们骑着小驴，无风也会蹴起如云的尘土，若是那时也有这么多的大汽车，我们走路的就都成了土人了！

走进嵌着“居庸外镇”四个大字的高大的穹门，这个小小的瓮城里面也有种植，也在兴建！北面山坡上的几座房子已经盖起了，木工们还在造大玻璃柜子，空气里浮泛着柏木的芬芳，这里是饭店和售品所，许多外宾们在进进出出。横贯东西穹门的大道旁边，停着大大小小的汽车。南面的坡上还堆着砖瓦土石，在等待开工。

我们在茶馆外面石桌边坐了下来，泡了一壶茶，

拿出干粮来吃着。举目四望，周围是依山上下雄壮的长城，像几根粗壮坚牢的铁索，紧紧地扣压住这洪涛起伏的群山的海！城墙内外，是重叠不断的月牙形的鱼鳞坑，和密密麻麻的绿色的小凹孔……

匆匆地吃过干粮，我们一直往城墙上走。墙上的台阶是新修过的，毫不吃力地登上去，经过一处又一处的堞楼，没有到最高层我们就站住了。往西看，重山叠岭之间，有个缺口，一直望过去，是水光掩映的官厅水库，远远地极其温柔而璀璨。

八达岭所以成为游览的胜地，因为这里的长城不是一片的，而是有瓮城，有连续不断的堞楼，有好几道城墙纵横交错。显然地，从这个缺口，历代都来过浩荡奔驰的“胡骑”，他们只要能登上涌过这个关口，居庸的东南，就不是汉家天下了。和“居庸外镇”相对的朝西的穹门，上面嵌着“北门锁钥”四个大字，就是这个道理。

自古以来到此登临的文人学士，写下的诗文，发出的感慨，都不出这两类：一类是在乱世中来游的人，感叹说，空有这么雄伟高大的长城，“胡骑”却仍旧进来了，中原仍旧沦于夷狄；一类是在比较太平时代来游的人，也慨叹说，假如怀柔有道，当时何必驱使几十万的壮丁，引起那么深的民怨？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虽有深浅，但是声调一律是抑郁低

沉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悲壮”而已。读了他们的作品，再登长城，没有出息的年轻人也会无病而吟的！

现在呢，时代变了，史无前例地变了，脑子里塞满了“秦时明月汉时关”，“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人，在这满目青葱，朝气盎然的长城上，也是感慨不起来的！你看，今日的长城早就不是“拒胡”的工具，只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许多洞开的大门中的一个。各民族的同胞，和我们许许多多的外国客人，都到这里来登临、来瞻仰这伟大矗立的、代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力量与智慧的结晶。我们从这伟大的古老的建筑上得到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你看，这无数的鱼鳞坑，无数的深绿的凹孔，就在这坑里孔里，有多少新中国的青年，放进了他们的无限的热情，无穷的希望，无量的信心，和无边的喜乐。三五年后，新生的一望无际的密树繁花，将簇拥起这纵横驰走的城墙，把八达岭变成一片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海！

那时节，我当然还在。到了那位年轻的生产队长李景祥，活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还有那用脆嫩的声音，叫李景祥爸爸的那个孩子，活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们亲爱的祖国，该是怎样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我们人类的世界，又该是怎样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

生活在新时代，在党的正确的指导下，和六亿五

千万人民一同高歌前进的人们，是永不知道“老之将至”的！我们下了山，在车站上等车的时候，那七八十个大学生在这挂着巨幅宣传画的站房里，笑语杂沓，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打纸牌，有的在看书，看他们滚珠似地来往，尽情地欢笑，我虽然在一旁静坐着，我的心情却和他们融在一起。我的心默默地在向着他们呼唤，向比他们更年轻更幼小的人们呼唤：让我们都多加一把劲吧，将来的和平幸福的世界是我们的！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10月8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走进人民大会堂

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步进万人大礼堂，使你突然地开朗舒畅了起来，好像凝立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周围的空气里洋溢着田野的芬芳。

你静穆，你爽快，你想开口，可是说不出话，你感到欢喜的热泉，在你血液里汹涌奔流，在你眼眶边盈盈欲坠！

你定了神，抬头望。你望见高高的圆穹上，饱满圆大的葵花蕊中，一颗伟大的红星，发射着条条灿烂的金光。

三重荡漾的波浪形的灯环内外，嵌满了璀璨的围拱的群星。

在这里，看不见一根“承天”的“八柱”。

从上下三层九千七百多个座位上，上望庄严阔大的主席台，群众和领导者之间，没有一丝视听上的间隔。

从主席台上向前看，这三层楼台连成一片，成了一望无际的浩荡的群众的海洋。

台上台下都围抱在无边无际的，万星熠熠的宇宙之中！

你走遍天下，你看见过这么伟大，这么崇高，这么瑰丽，这么充满了庄严的诗意的人民大会堂没有？

你没有想到你会用自己的肉眼，看到这么辉煌的奇迹吧？你的想象力太贫弱了，你经不起这童话般的强光的袭击，你以为是做梦。

你不是做梦，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亿万群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风里，雨里，冰里，雪里……把人人理想里的人民大会堂，用土，用石，用钢，用铜，用琉璃，用锦缎……以神眩目夺的速度，扎扎实实，坚坚固固地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结晶！

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得到解放和发展，还不过十年。这种童话般的楼台，在眼前的北京，已不止十座八座。

试想十年以后，百年以后，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更有无限量的发扬光大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该是怎样

样的一个美丽庄严的世界！

朋友，让我们把自己的一滴水，投进这浩荡无边的力量和智慧的海洋中去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9月2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作家出版社1964年3月初版。）

普天同庆

昨夜晚，我在人民大会堂前，花岗石的层阶上面，朵朵通明的玉兰花灯，映射在高耸的林立的青花石柱旁边，忽然看到一位黑人朋友！他双手插在裤袋，凝望着天安门，雪白的敞领的衬衣，雪白的因着微笑而露出的牙齿，脸上洋溢着欢喜和希望的热情。这个青铜铸成似的、勇敢雄壮的、信心和希望的象征，屹立在用黄金的光线描成的、顶上红星照耀的楼台背景之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永不磨灭的印象。

这个青铜形象，向我证实着我们建国十年的国庆节日，不但是我们中国人民万众腾欢的节日，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进步人民普天同庆的节日！

一位友好国家代表团团长说得好：“今天全世界都注视着北京：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怀着欢乐和自豪的心情，现在还在受压迫的人民是充满着

希望和信心，而帝国主义者却是带着仇恨和绝望的心情。”这些话真是概括了中国十年来的光辉成就，在世界不同营垒中所反映的一切！

我们每天到机场和车站，去迎接远道前来的兄弟和朋友，看他们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就喜溢眉宇，他们用惊叹的眼光，看着我们美轮美奂的车站和机场，也用祝贺的眼光，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们把接过去的花束夹在左臂弯里，用右手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我们的梦想实现了！”

有一位从《一千零一夜》这故事的发源地——巴格达来的朋友，热情地说他小的时候，从小学地理上知道了中国和北京，他曾经梦想来到这个国家，“今天这梦想实现了，现在，我又有了另外一个梦想，那就是全世界将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所有的世界”，这也是一语破的！

世界上有许多人，到过，也听见说过，或是从书上读过中国和北京：这里有雄伟的长城，巍峨的宫殿，精致的磁器，美丽的丝绸，……但是十年以前这里更有的是痛苦的人民，泛滥或是干裂的荒芜的田野，倾颓的城墙和宫殿，污秽灰小的街道，……还有帝国主义者在这一片落后黑暗的大地上，横行霸道，压迫榨取……

今天这些梦想来到中国，或是重访中国的朋友，

到达了中国和北京，他看到的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人民，而是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的人民，他看到的不是荒烟蔓草，破槛旧窗的天安门，而是金碧辉煌，而且拥有两旁簇新高大的建筑，和四十四公顷广场的天安门！长城更雄伟了，宫殿更巍峨了，磁器更精致了，丝绸更美丽了……他们怎能不喜出望外？怎能不在定神回想之后，坚定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他们才会有冲天的干劲和无比的热情，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地建设成今天这个灿烂辉煌的样子！

他们欢慰，他们恳挚地向我们表示：我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成就，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把我们胜利成就的光辉印象，带了回去，这印象，在他们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岁月中，将永远给他们以希望和鼓舞。

我们也永远感激我们的弟兄和朋友，十年来我们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弟兄般的援助，我们也得到了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自己的盛大节日里，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的朋友弟兄，在秋高气爽的阳光中，看到我们十年中所努力的一切：我们的军队，是保卫和平的无比坚强的战士；我们的工人农民，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号角下，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辛勤劳动的队

伍，我们愿和大家一同努力，一同实现同一的梦想，使“全世界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所有的世界”！

让帝国主义者 在黑暗恶臭的角落，绝望地嗥叫
出他的仇恨和诅咒吧！让我们大家握起手来，同声地
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年10月1日。）

河北怀来涿鹿把桑乾河水引上山岗

河北省怀来县涿鹿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劈开黄羊山，把桑乾河水引上 80 公尺高的山岗，浇灌黄羊山南麓五万亩土地。涿鹿人民给这个工程取名叫“劈山大渠”。

涿鹿在河北的居庸关外，自古以来是个雨量不足的地区。黄羊山麓更是“春工施尽，秋收不见”，最好的年景亩产也不过百斤。翻开元、明、清等朝代的涿鹿地方志，都会看到很多“夏大旱，人相食”一类的记载。国民党反动统治更是不顾人民死活。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人民只能吞声忍受自然灾害的折磨！劈山大渠施工指挥部检察主任郭全举老人就是一位活的见证。他在解放前就曾翻山越岭，到桑乾河上游，看地形，画渠谱，到各村劝人联合修渠，向官府递呈子请求修渠。但是，官府不理，地主阻难，这位热心的农民白白地奔波了许多年，美好的愿望一次又一

次地破灭了。

全国解放了，劳动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一九五七年秋，党发动人民大兴水利，涿鹿人民便决定修建劈山大渠。副县长亲自领导测量定线。郭全举老汉满心欢喜地参加了工作。测量队冒着零下 20 度的严寒，在百里荒岗上往返十次，找到一条最合适的线路。一九五八年三月，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开进了黄羊山，和顽强的大自然展开了搏斗。

工程是十分艰巨的，它从西头把桑乾河截住，在黄羊山腰劈开一条大渠，让河水跨过 29 道深沟，穿过 24 座山峰，直至黄羊山南麓，全长 92 里。一路上要炸开无数嶙峋坚硬的岩石，全部工程要挖填土石方 179 万公方。

开工初期，劈山工具非常缺乏。但是涿鹿人民公社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以万里长征的精神，坚守上甘岭的毅力，奋战到底！”他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了不懂技术、缺少物资等一系列困难，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这是全渠的主要工程，包括长 106 公尺、高 22 公尺的武家沟大渡槽。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涿鹿人民公社就增加了三万二千亩灌溉面积。第二期工程完成后，将再增加一万八千亩灌溉面积。干渠线上将修建十五座发电站，沿渠三十三个村可安装上电灯。涿鹿人民公社的收获还不止此。

通过这个工程，公社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人物。像二十三岁的马家湾妇联主任杨光荣率领 140 名民工，大战胜家寨，二十天任务十五天完成。只读过两年书的民工苗掌，大胆负责，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爆破、看水平仪、看图纸的全部技术。

涿鹿人民解放前作梦也想不到能用自己的双手治服桑乾河，为子孙万代造福。他们自豪地说：“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仰望天安门

天安门，闪闪发光的琉璃黄瓦，鲜红的高墙，鲜红的纱灯，鲜红的飘飘的旗帜。幸福的玉石栏杆，承托着伟大的领袖抚按着的双手……

六亿五千万幸福的人民，一想到我们亲爱的党，亲爱的领袖，千万亿颗鲜红的心，一时都从祖国的四方八面，朝着北京，仰望着天安门！

国防前线的战士们，在星光月影下，狂风暴雨中想着它；分秒必争的工人们，在熊熊的炼钢炉前，深深的煤坑道里想着它；精收细打的农民们，在绿油油黄澄澄的田野上想着它；戈壁滩头，雪山顶上，篝火旁边围坐的青年们，用凝思的眼光想着它……

他们想的是站在天安门上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他们想的是天安门前涌过的彩旗的波浪，欢乐的人群；他们想的是一架一架的振奋人心的出奇制胜的事物模型和生产指标；他们想的是一队一队的雄赳

赳气昂昂的运动员，和用脆嫩的声音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孩子；他们想的是万花争艳的文艺大军；他们想的是满天飞飘的气球和鸽子；他们想的是火树银花的焰火，繁星辉映的明灯；他们想的是不夜的天空下，人们沸腾的欢乐场面。

他们心坎上供养的天安门是如何的鲜明灿烂呵。

但是，离开天安门十个月的人，还不知道天安门前又已经大大地变了样。东西两座伟大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都比天安门楼高出几尺，天安门前整齐排列的托月似的明灯，也比门前的一对矗立的华表，高出一头。而这两座新兴的建筑，却是远远地素淡谦恭地侍立在两旁，四十四公顷宽阔的广场上，玉树琼花般纵横交错的灯光，只有把天安门衬托得更加庄严，更加伟丽！

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说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永远崇敬珍爱这庄严古老的天安门，

他们把它修缮得金彩辉煌，把它描画在国徽上。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它上面面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天安门和这句石破天惊的语言，在全世界的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将永远捍卫它，珍爱它，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

你看，现在在广场当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两旁，有几队民兵，正在练习走队，每个人看去只有橄榄大小。广场边还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老师，领着红豆大小的儿童，远远地向着我们走来。别看儿童们只有红豆般大小，我已经听到其中的一粒说过：“我们要带着上面画着天安门的国徽，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箭，远远地飞到宇宙里的另一个星球上去！您信不信？总有一天！”

天安门在上，我相信，总有一天！

1959年9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10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回 国 以 前

自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已经在亲爱的毛主席的检阅下，过了七个国庆节了。每一个国庆节我都参加了更盛大雄壮的游行，更快乐兴奋的歌舞，也看到了祖国更飞速更辉煌的成就。这六七年里，我自己，也从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在亲爱的党的教育培养下，长成为一个誓为人民的事业而贡献一切的二十岁的青年。我也和一切的青年人一样，将以无限欢欣虔敬的心情，来迎接建国十年的旭日腾空般的光辉照耀的佳节。我想，在过着这个伟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仍会和过第一个国庆日一样地加倍清晰地回忆到我在回到祖国以前一段时间里的经历。

那是在日本东京。我的父亲母亲带我到姑姑家去。这天下午有个送别的酒会，是姑父请他相熟的几个美国朋友并给我们饯行的，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到

美国去。

姑父是个新闻记者。父亲自从失业以后，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个中国报社里，挂了一个记者的名义。我们平常来往的，居多是各国的新闻记者。

我们走到姑姑家里，客人们还没有来，姑父和平常一样，笑容满面地在忙着调鸡尾酒，两个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饭桌上摆着点心。

姑姑带着母亲和我，走进书房——这书房和客厅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帘幕——我看见祥哥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头上缠着纱布，眼边也青肿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并不喜欢他。我听见姑姑同母亲说过，因为姑姑不生孩子，姑父要从外面接回一个孩子来，姑姑不肯，说：“我不要外面的野杂种，不如到老家把你那个没爹没娘的侄子接了来，倒是自己的亲骨肉。”姑父拗姑姑不过，只得把祥哥从国内乡下接来了。他只比我大几天，却长得又高又大，两只眼睛咕碌碌地，仿佛总带着一种怒气。姑父一看见他就讨厌，说他又野又笨。可是姑父越讨厌他，姑姑就越照护他。因此祥哥对姑姑还亲热一点。

我们到日本的时候，祥哥也不过刚到几个月。正

是他一切不惯、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和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后来他上了美国学校，我上了国际学校，比较疏远了一些，可是他还是常到我们家里来看中国小说和香港寄来的书报，跟我们谈关于祖国的事情。他常常气愤地说：“在我们家里，一个中国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简直是个假洋人，是个洋奴！总有一天我要逃出这个洋圈子！”

当然，拿祥哥来和我现在的同学们比，他的觉悟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过在我当时许多的竭力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中的仙鹤。只有他常常能给我一种刺激，提醒我祖国是可爱的。

自从祖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帮朝鲜人民军作战以后，祥哥和我们都兴奋得了不得。每天从美国百般掩饰的军报里，研究美国军队节节败退的路程。我们两人还在屋顶的小房间里，收听祖国的广播，在收音机旁边手舞足蹈。但是自从我们一家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以后，祥哥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坏透了。

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了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

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

后面跟着密密层层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毛泽东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拚命劲儿！”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迷魂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迷魂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

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地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地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

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

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

渡边玲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玲子的母亲前年去世了，从广岛接回来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们管家。玲子和我同岁，也只比我大几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

我们搬到她隔壁来住以后，我和玲子渐渐熟识

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弹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伤。姐姐本来是不愿意到东京来的，她不愿意见人，后来因为这边需要人帮忙，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坏，不能再继续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强回来的。一提起这事，玲子就咬牙切齿地恨美国人，说：“你没有看见她一身的创疤呵，你没有听见她讲过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以后，广岛的人间地狱的情形呵，你说，美国人还是人吗？”她还说：“我父亲到你们中国华北作战过，作过八路军的俘虏，他到现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心里还惭愧。他说：‘帝国主义就不是好东西！帝国主义使得日本人杀害中国人，又使得美国人杀害日本人，帝国主义不消灭掉，世界就没有和平。’”她说就拉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这时我真是从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爱！

我们这条巷里，有两家的女孩子是“嫁”给美军的，常有美军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院子里晒着美军的衣服。这两个女孩子先后都跟着美军回国了，玲子谈起她们时就气愤地说：“我多恨她们又多可怜她们呵！她们等着在美国受罪吧，没出息的人！”我说：“玲子，你再也不想到外国去吧？”她笑说：“那也不一定，比方说，到中国去，那里有你，有我的朋友呵。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几天以前，我父亲忽然说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台湾的签证已经来了。母亲还跑到学校去替我办转学书。我们的校长，美国天主教的姑奶奶，高兴得很，对学生们夸说我多幸运，能够到美国去上学，多少中国和日本的同学们都羡慕我，但是，我看到，向我投来艳羡的眼光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看不起的人，而对我显出失望的神色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喜欢的人，譬如祥哥和玲子，虽然他俩都不是我的同学。

我的心情压得很沉重，我一定要对我父亲母亲表示我的态度——我不到美国去！

我跑进房子里，砰地一声把书房的门推开了。这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间洋式屋子，墙上安着壁炉，父亲和林先生坐在炉前，正在烧些什么，母亲站在桌边清检着一些信件。屋里没有开窗，还放下帘子，空气又热又闷，我就敞开门站在门边。

他们三个人同时回过头来，林先生只抬头看了一下，仍旧烧他的纸，母亲看着我的脸，说：“你要做什么？有话进来说。”我关上门，双手反握着门把，背靠着门站着，我心跳得厉害，急急地说：“我们去美国的事情，你们好好地想过没有？不能改变计划吗？人家都在笑话你们呢，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最后还是到美国去——多没出息！”父亲看了林先生一

眼，忽然很高兴地大笑了起来。他们毫不在乎的态度使我气愤，我大声说：“你们没听见冯？就是和你们一块喝酒的那班美国醉鬼，那个牛金，要用原子弹炸死我们中国人，他对中国人有多大的仇恨呵，我们还要去仇人的国家吗？你们自己去吧——我是不去的！”母亲的眼睛里忽然充满了欢喜的泪光，说：“孩子，你不明白……”这时林先生站起来了，他的脸上忽然现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慈爱和庄严，他向我伸出手来，我不由自主地顺从地走了过去。林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抚着我的肩头说：“你爸爸妈妈不是到美国去，是回到北京去——”我喜出望外地望着父亲母亲的脸，林先生又接着说：“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你可不能说出去呵！现在你放心了吧？明天晚上我带你去看一个中国电影，现在上楼睡觉去吧。”

这一夜，我躺在“它它米”上面，望着敞开的纸门外的满天星斗，我向灿烂的星空伸出双臂，仿佛要把即将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头像，和他背后的密密层层波浪式的人流，抱到我充满了欢乐的胸怀里。

第二天，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同母亲商量，要把我们回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祥哥，并且和他一块去看中国电影。母亲想了一会，说祥哥是个很有主意的孩子，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姑姑和姑父的，她答应了。

我快乐地跑到姑姑家去。正好姑姑和姑父都不在家。祥哥开始还是不理我，当我笑着跳着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十分惊讶而又高兴地看着我。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你们回去了，我呢？”我急不能待地跑来告诉他，原想让他知道我们不是没有出息的人，等到他难过起来，我又后悔不该让他晓得了！

我安慰他说：“祥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心，将来你一定可以回去的！——不要难过了，晚上林先生要带我去看一个中国电影，你跟我回家吧。”祥哥默默地跟我下楼，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冲天的怒气没有了，但是同时头也垂下了，眼光也忧郁了，我从心里同情他！

林先生带我们去的地方，是东京的苏联大使馆，一座高大的白色楼房。楼下大厅堂皇得很，里面坐着不少的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大家仿佛都很熟悉，笑语纷纭。我们夹坐在林先生的两边——电灯灭了，奏出中国的音乐，银幕上闪出发光的大字，是“中华民族大团结”。这彩色的影片上，祖国的河山多美丽呵，祖国的人民多兴奋多快乐呵，尤其是其中的天安门前国庆节游行的一段，伟大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着快乐的人快乐地笑，兴奋地招手。他的笑容是那样爽朗，那样慈祥，那样豪迈，那样充满了

鼓舞的力量！下面广场上红旗的海沸腾了，花朵的海沸腾了，人流的海沸腾了！我多感动多高兴呵，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看我们周围的人的脸上，在明亮的影片反射的光亮中，也闪着欢喜的泪花。祥哥呢，他双手直直地紧握着座位的两边，双肩耸起，脸上严肃极了，说不上是悲还是喜……

从这以后，就是一路回国的经历了，这经历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那时正是东京一班熟人都出去避暑的时候，连姑姑一家也因为去了轻井泽，而没有来送我们，这样更好。因为我们坐的是印度船而不是美国船，是往西而不是往东！

第二年的国庆节，我已经是北京学校里的初中生，而且参加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仪仗队。我激动的心情是你们想象得到的。当我笔直地站在整齐的青年队伍里，望着四围的彩旗和鲜花的海，一簇一簇的人群，一架一架的巨大模型……上面是响晴的北京蔚蓝的天空，前面是高大雄伟的天安门楼，我们亲爱的毛主席和他的忠实的战友，都站在那里，等着我去向他们捧上我的一颗喷发着火花的炽热的心！

这时我的心还真切地忆念到许多的奋斗着要投到祖国怀抱的中国青年们，我所知道的不止一个两个——像祥哥——而是有千千万万个。我是个过来

人，虽然我的经历比起别人来，是不值得一说的，比如说，从新加坡回来的同学，是只要一离开新加坡，就永远不能回去，永远和家里人断绝了联系，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逃出那黑暗的环境，欣然地投入光明的、充满了前途的、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祖国怀抱中来——在万众欢腾的国庆节，我永远记念着海外的那些中国青年，希望这一天的响彻云霄的祝贺的声音，会像海波似地卷到地球的每一片岸边，给他们以莫大的激励和鼓舞。

前面阅兵的仪式已快完毕了，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整齐威武的队伍，已经浩浩荡荡走过天安门，向着庄严的西山走去。

歌唱祖国的乐调奏起了。我挺起胸膛，昂起头，眼睛注视着前方，和千千万万的祖国青年们在一起，迈开脚步，开始了我在天安门前的第一个国庆节。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10月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六

亲爱的小朋友：

今年的国庆日，当我站在观礼台上，看到少先队的浩荡整齐的队伍，精神焕发地走过天安门，数不清的彩色的汽球和雪白的鸽子，从他们高举的手中飞起；在广场两边，面对天安门的小朋友们的队伍，也一起摇舞着手里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使我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儿童是何等地幸福，前途是何等地光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我们的接班人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要使每一个儿童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但是，为着铲除我们中国儿童身心发展的障碍，我们亲爱的党在以往的几十年中，曾付出了多少代价呵！

记得四、五年前，我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访问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好心肠的医生，他上午给交费的病人看病，下午是免费给穷人看病。他对我极其难过地说：“我们周围的穷人太多了，他们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侵袭，每年有许多许多的大人和孩子，像苍蝇一样地死去！我是一个医生，我个人的能力所及，就是分出半天的工夫，牺牲半天的诊费收入，来替穷人看病。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使我得到安慰，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有许多事实，知道了反而引起我的愤怒和难过！这种例子多得很，就像今天下午，我看了一个肺病已到第三期的码头工人，他双颊通红，咳嗽得直不起腰来，他恳求我给他一点止咳的药，免得监工的人听见他咳嗽就要停止他的工作。我对他说：‘吃药是没有用处的，你必须长期休养！’他睁大了眼睛，仿佛听到神话似的，但立刻又苦笑着说：‘休养？我怎么能休养呢，我有六个孩子呵，大夫！我要求做工还来不及呢。’他扶着桌子站起来，垂着头说：‘为着孩子们，我必须……我也愿意苦干到死。’我看着他低头佝偻地走去的背影，感到我的心头压上一块千斤重的铁饼！我几乎恨我自己的职业，我给他们看了病，却不能给他们从根本上治病……这个社会，怎么好？而在你们新中国里，儿童们多幸福呵！没有失业的父亲和母亲，生病有人管，上学有人管，一切的一切都有人

管……可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才能享受到那样的幸福呢？”

去年的四月，我在意大利的米兰城，访问了一个电车工人的家，他住在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炸坏了的半座房子里，一家五口人住着两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小屋。这时天气还很冷，他的年老的母亲，正坐在门边，借着户外的微光，在缝补着小孩的衣服。看见我们来了，他们一家人——母亲、妻子和儿女立刻亲热地把我们围住，这时门外又涌进许多老人和妇女，也有小孩，都是住在这方场上破屋子里的邻居。他们争着问讯我们国家里工人的情况，也争着对我们诉说他们的困苦的境遇。他们说：“一个工人的家庭，一家四口人，至少也得七万个里拉一个月，才能够开销，可是我们的工资，每月只有四万五千个里拉呵。”我们对于意大利钱币的价值，是没有概念的，后来一位妇女对我们举例说：“比方说吧，小孩的鞋子一双两千到四千个里拉……你就知道这点工资够不够开销了；当然，疾病和意外的花费还不算在内。我们做家庭预算的时候，根本就不敢想到这些……”她又对我叹了口气说：“什么时候，我们工人能熬到像你们那样的好日子呢！”

回来的路上，陪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对我背诵一首描写意大利工人家庭的孩子的诗，诗的大意是：

“父亲领来工资,还没有递到母亲手里,钱袋已经半空了,父亲叹息着,母亲也低着头。他们都不敢拿眼睛看我们,我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街上传来杂技团奏乐的声音,还有卖冰棒的喊声……但是我们整个月来的想望,也和钱袋一样地空了!”这是怎样的一首使人“心头压上一块铁饼”的诗呵!

一回到祖国来,我心头的铁饼就消失了。小朋友,为着我们目前幸福的生活,我们更要常常惦念那些在痛苦的环境中过活的儿童。为使世界上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像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奋斗到底!

祝你们不断进步。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第21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拾穗小札》序

在生活里面，尤其在目前的伟大时代里，往往会遇到一些情景：一次的参观访问；一次的看戏听歌；书报刊物上的几句数行；友朋谈话中的三言两语；都会忽然地在你心灵中留下极其生动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记下来也只是小块文章，但是不记下又很可惜。我曾看见孩子们在秋收的田野上，随时俯拾，也还能拾到成筐的麦穗，送到成堆的麦山上去，使它成为丰收中的一部分，这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因作《拾穗小札》，札是札记的意思。我将看到就记，想起就记，我将把我心上眼前的饱满金黄的麦穗，一根一根地捡起，攒到满筐，送进丰收的麦堆里，作为我自己微薄的奉献，是为序。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0月24日。）

“你不感到自豪吗？”

《文汇报》记者报道说，在十月三日晚文化部主办的音乐舞蹈京剧晚会上，“一位从乌拉圭来的姊妹，在将军大合唱结束，帷幕慢慢合拢时，激情地问一个中国青年道：‘你不感到自豪吗？’”

是的，这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合唱！当嫩黄的丝绒帷幕，慢慢地拉开，二百三十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全副戎装，整齐挺直地排成几行，背后立起几十面鲜明耀眼的红旗……这是一幅多么璀璨庄严的画面，他们的朗诵是那么充满着热情，他们的指挥是那么有力，他们的合唱是那么雄壮而整齐。听到他们的合唱，哪一根心弦不会快乐地跳动，哪一双眼睛不会涌出感激而自豪的泪水呢？

这二百三十位来自农村、工厂的红色老战士，代表着中国亿万劳动人民，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备受压迫剥削的惨痛过去。他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找

到了翻身的道路。他们站起来了，携起手来了，他们抓起身边所能夺到的武装，菜刀也好，红缨枪也好，聚集起无穷的力量，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杀出一条解放的血路。他们在荒山草地，风里雪里，转战了几十年，从小兵打到成了将军，打出了个人民的天下！今天，在共和国成立的十周年，他们从天南地北捍卫祖国的岗位上，重新聚集在一起，在崭新的宽大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台上，向着祖国人民，向着亲爱的领袖，向着八十七个国家的贵宾，合唱出他们所熟悉的，在出生入死的战斗里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的军歌，他们心里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这二百三十位将军，都不是专业的歌唱家，他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有了无比坚强的意志，他们充满了爱国爱人民的热情，他们就能纵情地歌唱。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有口可唱，有笔可唱的，都应当唱。

我们要学他们“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百战百胜的人民武装，歌唱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歌唱光荣伟大的共产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0月24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发自内心的歌

——民族工作展览会散记

在北京的天安门前面，有一条广阔的、横贯东西的大街。这条大街两旁，一树一树的太平花般的灯架后面，排列着好几座崭新的巍峨的大厦，而人们走到这大街的西头，总会惊叹地注意到一座高耸的十三法的塔形建筑。它的翠蓝的琉璃瓦顶，衬着润白面砖的外墙，好像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花，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地鲜明挺秀。这是新建成的民族文化宫，在三万零七百平方米的面积上，构成了博物馆、图书馆、礼堂、文娱馆、餐厅和招待所六个部分。现在，在这里面正举行着“十年来民族工作展览”。

走上花岗石的台阶，迎面是高大的浅绿底子描金的各民族人民所喜爱的雕刻图案的大门，左右分

嵌着“团结”“进步”四个金字。这两个名词，对于我们大家庭里五十三个兄弟民族，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五十二个民族之中，除了人数最多的汉族之外，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只占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而他们人口分布面积，占了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斗争，造成了长时期的民族之间的纠纷与隔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纠纷和隔阂，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逐渐消除了，同时结成了兄弟般的融洽无间的友谊，促进各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和繁荣。根据我们的宪法，在保证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的原则下，我们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成立了内蒙古、新疆维吾尔、广西壮族、宁夏回族等四个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此外还在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省的民族聚居区内成立了二十九个自治州和五十四个自治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少数民族的历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他们就像藏族同胞们所歌唱的：

毛主席呵共产党
恩泽的太阳照在山头上
千年枯树长了叶
万年死草生了芽

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他们以枯木逢春，渴龙奔江的不可遏抑的生命力，摆脱了黑暗的枷锁，走上了幸福光明的大道。在受教育的人数上，据一九五八年的统计，全国少数民族的大学生有二万二千多人，中学生有三十九万多人，小学生有四百二十三万多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口三千五百万的少数民族，就有代表一百七十八人，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多。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已经扬眉吐气地坐到主人翁席上，和民族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同管理国家大事了。

这种奋发昂扬的进步气氛，是一进大门就能感觉到的。穿过汉白玉的门廊，进到有四层楼高的、四角有高大的汉白玉浮雕的大厅，这四面大浮雕是就着所在的方向，代表着国境内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的各少数民族。他们正在欢欣鼓舞热情洋溢地进行着种种和平的生产劳动。

从大厅往北是综合馆，迎面有刻在汉白玉上的毛主席的题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句金石一般的良言，不但刻在石头上，也铭刻在各族人民的心坎上，成了一切力量和幸福的根源！

综合馆当中有一座民族塔，塔上嵌着五十二个民族人民的照片，但是在这馆里最动人的还是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和来自新疆昆仑山下的七十四岁老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相片。吐鲁木戴着红边小帽，腰系红带，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感动欢喜的笑容。毛主席满含着热情慈祥的微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这个当了几十年农奴，饥寒交逼，无家可归的“穷鬼”和“低贱的人”，解放后他过了梦想不到的丰衣足食的日子，他知道他的一切幸福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带给他的。他除了给毛主席写过几封信，寄过几次他田园里丰收的葡萄和瓜果以外，他还一心一意地想到北京来拜见，面陈他的感谢之情。他捆好行李，背上干粮，好几次地在公路旁拦截汽车，请求附载，在被人劝回之后，他又想骑上毛驴走上北京。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在他一生最幸福的一刻，他满含着热泪握住毛主席的手，感到有烈火般的太阳热力，传到他的全身！他把这热力带回到遥远的新疆去，向所有的人讲述这幸福的会见，和他在内地所看到所学到的一切，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丰收，让昆仑山下开遍社会主义的鲜花。

吐鲁木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和热情，决不是个别的，他代表了三千五百万的少数民族的心情。

在我们的五十一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满、藏、维吾尔等二十一个民族是有文字的。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有的就用植物的叶子，谐音会意，来传达他们的思想，比方说景颇族以一片喜兰含的叶子代表：“我永远等你”，以般涅的叶子来代表：“咱俩恩爱永不分离”等等，但是社会生活渐渐复杂了以后，这种交际的工具就不够用了，没有文字的民族，总感到无穷的苦恼。解放后，国家组织了有二十多个民族成员的七百多人的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深入全国十六个省（区），作了三十三个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然后设计了十九种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为了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友谊，确定为少数民族创造的文字字母，要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在读音和用法上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已经推行了新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就有了用本族文字印行的报刊和课本，他们的快乐是不可形容的！

一位苗族姑娘给毛主席的信上说：“新创的苗文很好写，一个多月就学会了。我热爱苗文，就像热爱我的绣花针一样。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让它像绣花针一样，绣出民族文化的花朵，永放光芒。”这是一封含有多深的情感和诗意的信呵！

在东北馆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人数最少的赫哲民族。这个民族本来被称为“鱼皮鞑子”，因为他们穿的是哲罗鱼皮做成的衣裤。他们居住在乌苏里江、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整天驾着小舟在江上过着原始的捕鱼生活。解放前，日本人毁灭了他们的村庄，破坏了他们的生产。他们生活极其困苦，人数也少到四百多人。现在赫哲族的人口已增加到六百多人，儿童已全部上学。如今在黑龙江上，驶着小汽艇突突地往来的，都是快乐勇敢的赫哲族渔人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呵，怪不得赫哲族的姑娘会高声唱出：

高高的山呀蓝蓝的水呀，蓝蓝的水呀，
山上有野兽呀水里有鱼，水里有鱼，
共产党的领导多么好哟，
日子越过越美好哟，越美好哟！

在各馆里参观，这种生动的新旧对比的鲜明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看到在四川省的九个民族之中，解放前生活在奴隶制度社会的凉山彝族，他们的娃子（奴隶）的生活，是极其悲惨的，他们夜里睡在囚笼般的木柜里，颈上系着铁链，上面压上大石，或者睡着看守的人，其他种种种种防止逃走的方法，更是极其残酷。在这馆里工作的一位青年，就是在十二

岁的时候，从云南的金沙江被抢上山的，他带着郁抑地说了一些他自身经历痛苦，但立刻又开朗地说，“大凉山解放了六十九万多奴隶，那里也早已成立了自治州了。”这些奴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勇敢地钻出了木柜，敲断了枷锁，过起了幸福、健康的、人的生活。他们感谢党给他们的力量，他们唱：

牛的力量在颈子上
马的力量在腰背上
翻了身的彝族人民
力量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上

云南省的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改革前也是在封建的土司制度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那里有一百零八个土司，是世袭的农奴主，他们养尊处优，有成群的农奴，分住在专寨里面，替他们做着不同的工作，比如织布寨，抬轿寨，挑水寨，养马寨，歌舞寨，放炮寨，还有守坟寨，背娃娃寨等，名目繁多。总而言之，农奴们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土司，付出自己一生血汗的劳动！经过和平协商改革，他们也已从沉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还有停留在原始公社制度的佤族，他们刀耕火

种，并杀头祭谷，祈求丰收，生病时也只是延请巫师，杀鸡祭鬼。解放后，这些民族的文化，生活，蒸蒸日上，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他们现在有民族文字的图书九十种，民族地区报刊五十七种，俱乐部一万六千多所，文化馆六十七所，专业的民族歌舞团七个。刀耕火种的佤族，也有了新式农具，而且有了照明的电灯和新式的医生了。

最后我们走到楼下的西藏馆，这本是西翼楼下的文娱馆和餐厅，现在里面陈列着关于西藏农奴制度的一切，其中有看了使人气愤填胸的封建农奴主用以折磨农奴的刑具，如割眼的刀和石帽，站笼，同时可以拷夹四个农奴的木架，以及剥下的人皮，斩下的人手，最骇人听闻的还有被反动活佛毒害后塑成“吉祥天女”的小女孩的尸首。另一角，我们又看到农奴主的衣物享用，和农奴的衣食的天悬地隔的对比。愤怒之余，我们想到这个万恶的剥削制度，已被推翻，我们又不禁为西藏革命的成功和西藏广大人民所得到的新生而欢呼称快！

西藏人民在开始走向幸福生活的日子里，是忘不了他们幸福的根源的，他们唱：

过去的日子比苦荞还苦
今天的生活比蜂蜜还甜

苦日子丢在怒江里
幸福的日子莫忘了毛主席

我们少数民族的文艺，本是最丰富多彩的，他们的音乐歌舞，是最优美活泼的，他们的手工艺品是最美丽的，展览馆里所陈列的如同布依族的腊染，苗族的刺绣，壮族的锦缎，傣族和藏族的银器等等，都使参观者留连不置。但是我心中所憧憬的，却是我所记得的少数民族所写所歌唱的热情洋溢的诗歌。从黑暗走到光明里的人们，看到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一同飞跃前进，望到了自己民族的美丽光明的远景，他们的诗情更加奔放，他们的诗意更加美丽了。当我走出民族文化宫，回望那银白色蓝顶的高塔的时候，我忽然忆起拉萨河谷藏族的民歌中有一节：

北京是个银子的城，
据说那里有座银子的宝塔，
那不是银子的宝塔，
那是毛主席的英俊的巨像。

我们藏族同胞的想象是多么美丽呵！

“我们大家的东风”

在我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从五洲四海来了八十七个国家的弟兄和朋友，他们在参加种种庆祝节目时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使我们从心底体会到和平民主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在不断地加强。

假如参加招待贵宾的朋友们能够聚在一起，座谈一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一定可以记录下几车的，从贵宾们热情洋溢的心里所唱出的乐观勇敢的诗歌！他们——尤其是亚、非和拉丁美洲的客人们，看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满目荒凉的瓦砾场上，昂然地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年之中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彻底地知道：像中国这样在一百多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剥削与压迫的人民，只要能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只要能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内各阶级人民和全世界

被压迫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任何艰难险阻都是阻挠不住中国人民的前进的！他们欢欣鼓舞地、珍重地接过我们向他们伸出的同情和支持的手。他们把我们的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就，把我们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从我们的成就和胜利中得到了信心和力量。

尼泊尔诗人西狄·嘉拉恩·希雷士塔写道：

……

今天每一个亚洲人
胸怀都大为宽广，
哭泣和绝望的黑夜已经逝去，
希望的晨歌已在歌唱。

为什么我不应该
把这个节日当作我自己的胜利？
我要和你们同声歌唱，
和你们齐步舞蹈。

在你们欢庆胜利的浪潮中，
站着像毛泽东那样的领袖，
他久经考验，献身给人民大众，
我也在这浪潮中获得了欢乐和幸福。

好一个“我也在这浪潮中获得了欢乐和幸福”！这不是一种“情逾骨肉”的表现么？

前几天，我们陪《伊索》剧本的作者、巴西作家菲格莱德去游颐和园，在园中他一路上欣赏不绝，当我们从佛香阁西侧的阶廊慢步走下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指着下面一大片黄澄澄的琉璃瓦顶和红艳艳的宫墙，赞叹地说：“你看，这多美！在中国就像在一个光辉灿烂的焰火世界里！”他摇了摇头又笑着说：“我要写十篇文章，寄到巴西去，可不是写颐和园、天坛或是中国的玉器和刺绣……关于这些，他们可以找到写得很好的书。我所要写的是中国的工业、农业……和其他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人民公社。你不知道这种报道文章，将给巴西人民以多大的启发与鼓舞！”

从伊拉克来的朋友马赫达维上校，看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赞扬说：“东风已经压倒西风，而且今后要继续压倒西风……这是我们大家的东风，它把我们的心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汇聚在一起。”

更加旺盛更加强大地吹起吧，我们大家的东风！把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着的人们，紧紧地卷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我们伊

拉克的朋友已经满怀信心地说过了：“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属于任何帝国主义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1959年第20期。）

访英观感

我到英国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在这一年之中，我又到过其他的欧洲国家和许多崭新美丽、朝气蓬勃的城市，比如苏联加盟共和国里的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等等，回国以后，在国内又走了几个地方，到处看到的都是万马奔腾，目不胜收的崭新景象！我脑中的古老的暮气沉沉的英国，早已被挤入它自己特有的浓雾之中，没有鲜明的轮廓了。今天回忆起来，就只有它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之下的黯然失色的地方。

伦敦是我二十年前旧游之地，可是这次重游，因为刚从莫斯科路过，就觉得这个老大帝国的首都的街道是逼仄多了。郊外大路的两旁也没有新型的住宅大楼，只是一座一座很矮小的双幢住宅。渐渐走到城市中心，从那喧嚣的街道，砖石熏得发黑的高楼……我认出了从前的伦敦。正如同见到二十年前的

旧相识一样，因为自己显得年轻了，就觉得他似乎不止老了二十年。

大街上商店的橱窗，仍旧是五光十色。人行道上，肩背相摩，有走路的，也有在橱窗前面徘徊看望的，可是进到店里的人并不多。

我们住在离中国代办处较近的一个旅馆，这旅馆也很老了，头发灰白的侍者们穿着磨得发光的制服，过分谦恭地迎接客人。我们进入房间里，管清洁工作的女工，急忙地进来收拾，嘴里叨唠叨唠地，抱怨说客人少、工人更少，工作太忙，工资又低，住处又在地下室，黑暗潮湿，终年看不到阳光！她还说旅馆主人不久要把这旅馆出让给一个犹太人了，眼看老一班的工人都要被辞退了。她们都是从爱尔兰来的，到伦敦有许多年了，但是生活并没有变好。她叹息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好日子过呢？”

早晨看报，拿到手里，总是很厚的一叠，可是广告占去了过半的篇幅，头条新闻，不是盗窃谋杀的案件，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诬蔑攻击的文章。此外还有些低级趣味颓废放浪的短篇。优美健康的文艺作品，真是凤毛麟角。在英国，报纸、广播、电视等等，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对于新中国的真实报道，封锁得很紧——中国文化访问团在伦敦的活动，各报都没有登载——因此人民对于新中国是很隔膜的。

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个伦敦女记者的座谈会。在谈话中间,我感到一般女记者,对中国的了解很差,对于我们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更是莫名其妙。

提到“中国的古文化”,在英国的许多“中国通”中间,除了那些曾驻过中国的外交人员和邮政海关的服务人员,以及传教士和流氓、浪人式的冒险家之外,也还有一班文人学者。他们对于中国的旧文学艺术,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所喜欢的是中国的旧城,古墓,神往于长城边的骆驼铃铎,和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比如以翻译唐诗出名的阿塞·威利先生,他就愿意访问唐代的古长安,而不愿参观新兴的西安市。可惜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扭转历史,把时代的巨轮推向后转呵!

在参观英国画廊的时候,给我以另一种的惊讶,伦敦的梯特画廊,是我二十年前常去的地方,我虽然不懂画,但那些描绘真实生活,逼肖逼真的画幅,总能使我得到感染。这次去参观,看到所谓最近代的作品,那些画面上的“东西”,既非人类,也非禽兽,肢体形状扭曲得非常可怕,给我的感觉却是痛苦和厌恶。如果说艺术是敏感的艺术对现实生活的集中突出的反映,那么这些“创作”就似乎正好反映着作者们在地狱中挣扎翻滚的痛苦的心灵!

英国的贫富生活的悬殊,在这次的访问中,看得

格外明显。我们旅馆的所在地，算是中上等的住宅区。早上总是比较安静，星期日尤其冷冷清清。早上出去，看见家家门上的信箱里还塞着报纸，台阶上放着奶瓶，主人大概还在酣睡，偶然遇见几个出来遛狗的老人，悠闲地在人行道上徐步。十时以后开始活跃了，通到郊外的大路上，一辆接着一辆的小汽车，像甲虫似地挤在一起。里面坐着出去郊游的人们。郊外和泰晤士河边的各种高级的俱乐部，车船阗咽，士女如云，夜晚回城的路上，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一次红绿灯的更易，都要等好久好久。可是没有钱没有车的人，情况就大不相同。有一次，我们有事外出，因为公共汽车工人罢工，出租汽车又找不到，只好去乘地下电车。那天是一个星期日，地下真是另一个世界！拥挤、窒息、肮脏、黑暗、乱烘烘的人流互相推拥。没想到伦敦万千劳动人民日日夜夜在使用的交通工具，二十年来还是不改旧观！比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个光明、宏伟、美丽的艺术之宫似的地下车站，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有一次，我们到东伦敦去吃中国饭，汽车经过银行街，看见英格兰银行门口有几个卫兵，戴着盖住眉头的黑皮高帽，帽带紧紧地扣住下颏，身上穿着绣着金钱的蓝衣红裤，和皇宫的警卫一样神气。司机笑着告诉我们，在许多年前，英格兰银行曾被抢过，从那

时起这家银行的墙上,就不开窗户,还派卫兵看守。听说美国华尔街的大银行,也是不设窗户的,大概也是怕抢吧。

东伦敦中国饭馆的附近,街市冷落,行人稀少,两旁有些倾颓破旧的房子,门窗上钉着木板,据说是从前的中国会馆和中国小学校。这都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再也没有修复的地方。

我们在英国各地都访问了大学,其中有牛津和剑桥大学,是我从前去过的,都没有什么改变,这次只觉得树木更大了些,房子更老了些,而学生似乎少了些。研究生们仍旧穿着黑袍子在街上步行或者骑车。在餐厅用饭仍旧是先生坐在台上,学生坐在台下。我曾被邀到剑桥大学牛汉女子学院去晚餐,我和教授们一同坐在比讲台还高的台上,看着学生们一个个地穿着黑袍进来,向台上鞠了一躬,然后就坐,吃完饭也是鞠过躬才走出去。饭后一位女教授陪我在校园中散步,谈起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的经费,都是靠各种基金或是校外人士的捐助,这样当然谈不到什么有计划地发展,她还微笑地说:“希望我们学生出去都嫁给有钱人家,我们就可以沾光了。”

实际上,英国的大学多半都是“私立”的,号称经济上不受政府的控制。而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为政府,也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权服务的。尤其是牛

津和剑桥大学,从这两个大学出来的,多半都是大英帝国的保护者,他们本来也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这些大学里,除了学费以外,每年的食宿费最少也要在二百英镑以上,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无法进去的。

英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对于新中国的成就,是又羡慕又嫉又急又气,一面哀痛自身的老大,一面畏惧新生力量的成长,因而只有以冷嘲热讽或谩骂污蔑以自慰。但是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于我们的“为绝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的种种措施和成就,都表示无限的关怀,对于我国劳动人民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又流露出无穷的艳羡与鼓舞。比如我们在苏格兰和威尔斯的工会办的工人休养所和俱乐部里所会见的矿工们,都不厌其详地询问着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后的生活,如就业问题,住宅问题,医疗休养问题,儿童上学问题等等,妇女们尤其关心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普遍设立,认为这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最根本的措施。他们听着我们的介绍,个个笑逐颜开,还希望自己能够到中国来访问,看看我们的伟大成就。

在爱丁堡的欢迎群众,就给我们唱了足足两个多钟头的民歌,其中有许多是苏格兰伟大诗人彭斯的诗句,配上民族乐器,个个唱得心往神移,沉浸在

浓郁亲切的乡土感情里，使默默倾听的我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威尔斯的矿工，也给我们唱了许多充满了热爱家乡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民歌，他们脸上流露的那种朴素、诚恳的友好的笑容，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旅行家》1959年第10期，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一位参加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代表团的日本朋友，在回国之前，约我去话别。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汉学家，我和他的夫人认识，在从前大家见面的场合，他总是恹恹地坐在一旁，不大开口。这次却兴奋得滔滔不绝，大谈其访华观感，他说中国变化之大，真是出乎意外！他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五年都曾来过中国，但是这次到来，看见整个中国焕然一新了，不用说天安门广场完全是新的面貌，就是北京的小街小巷也变得不可辨认了。他接着谈西安、谈成都、谈汉口……越谈越兴奋。我好容易挤进一句：“您对于哪一事物印象最深呢？”他笑了，说：“这是个很难的试题！比方说，国庆日的游行群众对领袖的爱戴的热情；以科学方法保存和重修的古迹；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但是我想还是人民公社给我的印象最深，人民公社真好！我参观了四川红光人民公社的

托儿所和敬老院，这真正做到了中国古圣先贤的伟大理想——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他凝思地摇着满头的白发，“这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我现在也在看书，看马列主义的书，研究马列主义怎样能和日本的实际相结合……”这位学者的变化也真不小呵！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我没有去过四川红光人民公社，但是我知道全中国的人民公社都是一样的，我眼前涌现出我今年春天参观过的河南大冶人民公社。大冶人民公社的康福乐园，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康福乐园里有产院，有托儿所，有幼儿园。走出去不远还有小学。产院里设备周全，有中西医药。诞生的日子不同的孩子，都分开居住。这一大片房子的周围，母亲怀抱里的，床上的，推车上的，地上玩的，课堂里的，几百个孩子，红红胖胖的，真像园里的鲜花一般。我们又参观了他们的敬老院，那是在很清静的一个上坡上的窑洞里。这窑洞也极其可爱！走进大门，里面好像北京的三合院，三面有窑洞，院里有井，有葡萄架；有石礅，光滑清洁的窑洞内，摆设整齐，里面住着几位老大爷老大娘，那时他们正坐在院子里闲谈，看见我们来了，喜得起来让坐让茶，还给我们唱了快板，以后我们还参观了“东厢房”的厨房，里面有两位白衣白帽的炊事员，正在给老人们整

治着晚餐。

这一切都使我满意地想到，童年和老年是人生中最难调护最要扶持的时期，尤其是没有儿女亲属的老人，在旧社会是最孤苦无依的。这一切，若没有人民公社，也是很难办全办好的。人民公社真好！其中的一好，就是做到了“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0月3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欢乐地回忆 兴奋地前瞻

去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的前夕，我正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在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国之后，中国劳动人民观礼团来到以前，我自己住在莫斯科的乌克兰旅馆的第二十层楼上，过了十天的“休养”生活。

每天早起，我站在宽大明亮的窗前，望着窗外的初冬景色。

在蒙蒙的薄雾里，莫斯科的河水缓缓地在流，高耸的楼边，宽阔的街上，数不清的大小车辆，也开始在流动。右边是一座还未完工的住宅大楼，两架伸着长长的巨臂的起重机，慢慢地准确地向楼顶上运送着建筑器材，楼顶有几个工人，踏着薄雪，在奔走安装。楼前的大道旁，有一处汽车站，每隔几分钟，上班上工的人们就排列成长长的队伍，其中也有跳着

笑着向着两手不住的呵气的孩子。一辆车坐满了人，慢慢地开走了，第二辆又来了，就这样川流不息地，把穿戴得温暖而整齐的，做着和平劳动的人们，送上他们工作的岗位。

等到我下楼吃完早饭回来，窗外街上就比较静了。我就开始在温暖如春的屋子里，写日记，写信或是阅报。

到了晚上，灯火齐明，齐整的一行行的灯光，照出了一座伟大的近代城市的轮廓，最美的是远远的，淡淡的暮霭烘托着的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高楼，在强烈的水银灯逼射之下，就像是水晶砖砌成的一般，那样玲珑夺目。乌克兰旅馆的层楼，也有水银灯映照着，这灯光射到我的窗内，就好像秋天的满月银光一样，这时我往往捻灭了灯，坐在窗前凝想。

这城市的整个气氛，和我所走过的欧美的许多近代大城市，是何等的不同！这里是庄严，稳静，恬适。每一棵树，每一道栏杆，每一扇窗户，似乎都在发射着和平幸福的光芒。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城市里，这时候虽是灯光如昼，车马喧腾，而灯光下所映照出来的，是坐着精美的卧车的高贵的绅士和夫人，和徘徊在人行道上，以饥渴的目光呆望着五光十色的橱窗的失业群众。不断的车流人流的下面，翻腾着争夺，吞噬，压榨，剥削……纸醉金迷的剧场和饭店

里，表演着颓废的故事，放送着淫猥的音乐，大报社门口闪烁追逐的霓虹灯，用惨绿色的灯光，报道出杀人越货和诬蔑挑拨的消息……

而莫斯科城的沸腾，是欢乐的沸腾，兴奋的沸腾！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一周年的时候，七年计划草案公布以后，更新更美更伟大的建设的蓝图，在亿万人民面前展开了。亿万的人心，就像浓春骄阳下一时齐放的鲜花似地，光气四腾！每一座建筑、每一个角落都听得到欢乐的兴奋的讨论，义务劳动队雨后春笋似地遍地萌茁了。这一年来，苏联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创造热情、共产主义觉悟空前高涨的成果。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每一天都给我们带来关于苏联人民新胜利的令人高兴的消息。”就是我们每天在北京阅读报纸，不也是兴奋地紧紧地注视着苏联人民的新胜利的消息么？当我们读到苏联在 1959 年一年中连续成功地发射了三个宇宙火箭的时候，我们不是同苏联人民在一起，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欢呼庆贺么？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地球上开辟出一个社会主义体系的世界，这世界里的人民，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他们的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就转向于建设美好幸福的未来。在科学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下，人们理想的境

界，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提高，一天比一天推远，一天比一天美妙。社会主义体系内人们的理想，已不止于一个和平团结的地球，而是一个和平团结的宇宙了！

苏联科学家和劳动人民的卓越的科学成就，在地球外探测了宇宙的秘密，在地球上引起了五洲四海的和平浪潮的高涨，让那些挤聚在战争孤岛的绝峰上的战争贩子们，抱头痛哭吧，让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同在欢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声中，高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和平万岁！

1959 年 11 月 5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 年 11 月 8 日。）

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又将来到了，这个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节日，引起了我的一个极其动人的回忆。

去年今日，就在我现在执笔的午后的时辰，我正和同伴们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的莫斯科河畔散步。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温煦的阳光，照在宫中教堂的金顶上，照在碧绿的河水上，照在两岸整齐高大的建筑物上，一片光明静穆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

忽然间，一群孩子，从远远的桥边向着我们跑来了。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毛茸茸的绒帽底下，露出浅黄色的头发，白里通红的苹果似的小脸，蔚蓝的天空似的明净的眼睛，身上穿的是猩红或是墨绿的绒大衣，脚上是黑色的长统皮靴。他们向我们微笑地仰首，我们真觉得自己是被紧紧地围束在一丛鲜花之中了！

他们向我们伸开手掌，手掌上托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徽章，等我们捡起那些徽章的时候，他们又指着我们胸前的徽章，意思是要同我们交换。我们连忙从身上摘下领袖头像或是中苏友好的徽章来，替他们带上，又把他们的徽章，还给他们，他们笑着摇头，只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偎倚地站着。

这个聚会，给我们以意外的欢乐——我们回去，检视他们同我们交换的那些徽章，真是哪一国的，纪念哪一个节日的，应有尽有，这些莫斯科的孩子，真是交遍了天下的朋友呵！

我记得小的时候读“修身”，其中有一课说：“曾子家儿不知骂，孔子家儿不知怒”，就是说：“曾子家的孩子，不懂得骂人，孔子家的孩子，不懂得生气。”我那时就觉得不骂人很有可能，不生气却很难做到，一个家庭不是孤立的，难道在整个社会里，就没有使你生气的事情？

当我看到那一群天真无邪的苏联孩子的时候，使我猛然地想起那两句话来。从他们仰视微笑的眼光中，几乎使人可以看见他们的心底，看到了他们的和天空一样的明净纯洁的心。他们的父母就可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诞生的，在新社会里长大的。他们这一辈更不用说了，连战争都没有经过。他们在和平温暖的气候中生长，他们的周围只有爱护他们

的父母、叔叔和阿姨；他们根本不知诈欺压迫为何物。因此，凡是到他们这地方来的，不论是什么肤色，说什么语言，穿什么衣服，就都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就会一拥而来，无猜无忌地向这些陌生人伸出交换友情的手。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或是殖民地区，像这样的一群孩子，是看不见的。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儿童对人类也失了信心，他们怕人欺负他，怕人欺骗他，一个陌生人向他们微笑，向他们伸手，他们都会吓得跑了，哭了，至多也只是犹疑地站着不动，用防备疑惧的眼光盯着你，更不用说是主动地扑向你跟前来。

自从世界上有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后，人类的赤子之心，就慢慢地消磨净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俄国的土地上，把这吃人的制度连根摧毁了。这炮响又像一声春雷，使天真纯洁无猜无忌的赤子之心，又在这土地上到处萌芽，使这一片土地成了个友爱和平花团锦簇的世界。

那一天，在回到旅馆的路上，在我们夸赞这一群莫斯科孩子的谈话中，一位同伴笑说：“我真想抱一个回去。”但是我也常常听到来到我们中国的外宾们，称赞我们中国的孩子。他们说：“你们的孩子真好，一点也不怕生，看见我们走进来，都争着上前，笑着跳着叫‘叔叔好，阿姨好，’你们把他们怎么教

育出来的？”

道理很简单，移风易俗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大人，也教育了孩子。短短的十年之中，和平团结的国际主义精神，已在我们孩子的心中，开出鲜艳的花朵了。

我要永远感谢和歌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等到世界上的人都不必羡慕夸赞别人的孩子的时候，世界的持久和平，便来到了！

1959 年 11 月 5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 年 11 月 7 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梳妆台做成的书桌

去年的十一月八日，我们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这里有一座花园，本来是一个莫斯科“卫戍司令”的别墅，十月革命后收归国有，一九二三年五月起，成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休养的地方。这位巨人，在第二年的一月，在这所别墅里，停止了他心脏的最后跳动。

这所别墅，在当时，是相当豪华的，有暖气设备，有电灯、电话、园院里有参天的古木。我们在巡礼的时候，感到在房子里、草地上和树林中，无处不充满了列宁的手泽和足迹。列宁在这别墅里，说是休养，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写作，不断地阅读，不断地规划，不断地思索，他用长途电话和书信，和苏联全境和全世界保持着不断的联系。他在不停的写作中，还常常起来，用望远镜从窗户里外望在田野上劳动的农民；在宽大的客厅中，给周围的农村孩子开过枞树节的

盛会；在他的书案上还摆着有在他逝世前两天所阅读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所写的诗《对于生命的爱》。这是一个具有多健旺的生命力，多活泼的心灵的巨人呵。

在这所别墅里，最使我永志不忘的，还不是大楼本身，而是大楼前面东边的小房子，这本来是将军的奴仆侍从们所居住的一套小房间。列宁在冬天就迁到这里来住，因为房子小，省煤，他就在那仄小阴暗的卧室里，拿衣橱做成书架，拿梳妆台做成书桌，在这上面写出许多有关国家和天下大计的不朽的著作。

这张很小的梳妆台，在镜子两旁，还有两个凸出的抽屉，桌面上几乎没有容臂的地方！我看了伟大的列宁在冬天的写作环境，使我心里发出无限的惭愧。我们要写点东西，首先要强调客观条件，我们要窗明几净，四肢温暖，心情舒畅……而我们所写出来的……不说了吧，真寒伧死人！

列宁死后，他的夫人说：“列宁的心脏里有着对世界人民的热爱。”这句话描绘出了列宁的一生！只有心里充满了对世界人民热爱的人，才能忘我，能在任何环境里欣然命笔，不断地挥写出他为世界人民的未来所计划的一切。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纪念的前夕，

这张亲炙过十月革命的领导者的手泽的梳妆台，又光芒四射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因写此来鞭策自己，并以纪念这位被世界人民所热爱的巨人——列宁。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1月7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悼 靳 以

我写下这篇短文的题目，我的眼泪忽然落在纸上了。靳以！我——你的“大姐”，会来写悼念你的文章，这不是极其不幸的事情么？靳以，你死的太早了！

十月革命节的那一天，我在两个会的中间，回家来换衣服，在我的书桌上，有人留了一张字条，上面说：“我们特来告诉您一件不幸的消息：靳以同志已于今天零时十六分在上海因心脏病逝世了……”灯光下我匆匆看了一遍，全身震动起来了，在进城去的车上，我的手掌里还紧紧地捏着这一张纸，脑子里旋转着这二十多年中你给我的一盆旺火般的形象。

你拿我当大姐姐看待，我也像一个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般，很少当面夸过你。但是你是一个多么热情，多么正直，又是一个多么淳厚的青年呵！

我说青年，是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二十

多年前，你和巴金两个人一起来看我；你也许不记得了，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我的桌上供着一瓶鲜红的玫瑰，你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正向着窗外涌泻进来的阳光。你的脸和玫瑰花一样，也是红扑扑的，有着双眼皮的充满着朝气的大眼，流溢着热情雄厚的光辉。

这二十多年中，我不断地见到你，你的脸上一直是红扑扑的。你的谈话，总是热情的，总是火一般地勃勃地向上的。解放以后，你的热情的火，挑得更旺了，你从心里感到自己的幸福。你走进“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钻到“劈山倒海的英雄人物”中间，去接近他们，歌唱他们，你从黑夜唱到黎明，唱着不完的幸福和热情的赞歌！

你送我的那本散文集——《江山万里》，就立在我伸手能及的书架上，它常常提醒我说：“看小弟弟跑得多快，跑得多远，你，做大姐姐的，还不快快赶上么？”

就在前几天的夜里，我还在灯下细读你在《人民文学》十一月号上发表的那篇散文：《跟着老马转》。最后的一段，读来使我心弦跳动！你写老马：“他的脸红通通，正像初升的太阳；两只眼睛冒着青春的光辉。”这不正是你自己的写照么？你又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使我深切地感到他满心快乐和无穷的

力量，我也非常激动，简直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才好。我本来应该好好安慰他几句，让他好好工作几年，保重身体，不要太累，不要跑得太快，免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是听说过，你在最近一次的劳动中，就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送到医院去急救么？你对自己说的话，却不是“保重身体，免得太累”，而是：“你跑吧……只要我们跟着党跑，我们党永远不会错，也永远不会疲乏！”

靳以，我相信，在你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你没有也不会感到疲乏，而是感到满心幸福！

今年夏天，“跟着党跑”了许多年的你，被光荣地接受到伟大队伍里了。当我看到为你发出的讣告是，在你的许多工作头衔的最后，还有“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字样，做大姐姐的是如何地为你欢喜，而又如何地自惭啊！

你总是不断地鼓励我的——记得那还是筹备《收获》的时期吧，一个冬天的早晨，一辆汽车飞也似地开到我的门口，你，一阵旋风似地卷上了楼，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说：“好呀，这皮大衣给我带来了一屋子的热气！”你也笑了说：“我要到苏联去了，这是行装的一部分——告诉你，我们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了，名字就叫《收获》，你对这名字有意见没有？你可要给这刊物写文章呵，我就是为这

个来的。”

此后，就是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清早，桌头的电话响了，又是你的声音！你欢迎我到上海，你要带我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去逛城隍庙，吃饭，买糖……最后还是要我为《收获》写文章。那一天我们玩得多好！我们在鲁迅的像下徘徊，谈了许多他生前的故事。城隍庙那一家你常去的小馆，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可是我们挤坐在许多劳动者中间，在小小的一张白木桌上，我们吃得多香甜呵！说到写文章，我却辜负了你的希望，我真是写得太少也太坏呵！

我常想，人一过了中年，不可避免地会常常得到关于朋友的“不幸的消息”，去年的十月底，在莫斯科音乐大厦的台上，坐在我身边的巴金，忽然低低地对我说：“你不要难过，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振铎的飞机出事了！”去年的年底，我在北京家里，吴晓铃一清早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您不要难过，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罗莘田先生昨天下午去世了！”

我怎能不难过呢？一个热情，正直，淳厚的朋友，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财产。丧失了一个，就永远少了一个，虽然我们还不断地可以交到新的朋友，而我们的老朋友，他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都有他们自己

的地位，别人是没有法代替的！

放心吧，靳以，在大家一同跃进的时代，赞歌总是有人唱的，而且这唱歌的队伍还会越来越庞大，歌唱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洪亮。我，你的大姐姐，决不再“滥竽充数”，我的嗓子虽然不好，但是我将永远学习着唱，永远不断地高声地唱！

1959 年 11 月 9 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59 年 12 月 8 日《人民文学》12 月号。）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七

亲爱的小朋友：

前几天，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访问一位从甘南地区来北京参加群英会的年轻医生——李贡。在接待室里，负责的同志给我介绍一位身穿蓝布制服，胸前佩着闪闪发光的奖章，中等身材，两道粗粗的浓眉，双颊红润，满面含笑的年轻人，这就是我所听说的、那位有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的医生了。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开始是很腼腆。但在我们不断地发问之下，在他自己深沉的回忆之中，他才渐渐地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流畅，他那极其动人的故事，使我听了有好几次忍不住流下感动的热泪！

李贡医生今年才二十六岁，甘肃兰州人，在一九五四年，当他从兰州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甘南地区工作的时候，他就十分兴奋，心想自己要和藏族的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的人民，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了，及至到了草原，那艰苦的环境，使他犹豫了起来。那里是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原，冷得连夏天的早晚还要穿着棉衣，住的是不蔽风雨的布帐篷，生活的一切得自己动手来做，医疗工作上也没有助手，自己和藏民言语不通……这些困难，向着这个热情的青年人，像压顶的泰山一样，劈空飞来，他的思想斗争开始了。

反复考虑的结果，他决定留下了。他想：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不为的是让我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吗？现在面对着广大的藏族同胞，我就在困难前面低头退缩，我怎么对得起培养我的、热爱人民的党呢？一想到党，他的勇气无限量地升起来了，他决定在草原上坚持下去。

此后，四年之中，他勤勤恳恳地做着帐圈巡回医疗工作，不论白天黑夜，路近路远，都按照党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治疗着看护着每一个就医的藏族人民。因为他的不懈的热情和良好的医疗成绩，来到他这里就诊的藏族人民越来越多了。他和藏族人民建立了家人骨肉般的深厚的感情。同时更是不断地在他们中间扩大了政治影响，提高了党

的威信。他的四年工作之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欧拉地区的草原上，发生了一次大火，一个名叫曹加的藏族妇女，因为从大火中抢救牛羊，右臂被燎伤得很厉害。李贡医生替她整整地治疗了几个月。他用尽一切办法——打针敷药，可是曹加的伤口总不能长合。有一天，当他在帐篷里学习的时候，听见几个候诊的病人在帐外草地上谈话，一个藏族老太太问曹加说：“共产党的医生技术怎么样？你的伤口好些了么？”曹加说：“共产党的医生技术也不见得怎么好，我已经治疗了几个月了，还不见好转，我想我还是去找藏族医生吧！”李贡医生听了这些话，心里如同被人猛刺一刀似的，他想：“藏族同胞是把我代表了一切的共产党的医生了，我的医疗工作如不做好，不也就降低了党在藏族人民中间的威信么？”他一面深深地同情着这个久被痛苦纠缠着的藏族妇女，一面又着急自己的周围没有一个老师或者同行，可以商量请教。他忍住满心愁苦，镇静地出去和曹加谈话，请她过三天再来。这三天之中，他不停地翻看手边仅有的两本医书，看到了一种皮肤移植的疗法，就是把一块好皮肤割下来移植在伤口上，来帮助伤口长合的方法。三天之后，他对曹加说明这个办法，动员她把腿上的皮肤取下移植在手臂上的时候，曹加吓得跳了起来，说：“我的手臂还

没有治好，还要把我的腿也弄坏了么？好了，再不要给我治了！”这几句话，又好像枪弹一样，在李贡医生的脑子里爆炸了起来！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心把自己的皮肤取下，来给她作移植的手术。他请曹加明天再来。这一夜，他把手边仅有的简单的手术工具，取出来消毒……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手术，而且是从自己腿上取下一块皮肤，他不由自主地觉得一阵一阵的胆怯。这时天已经亮了。不久，曹加来了，他让曹加躺下，用被单盖上她的脸，吩咐她不要往这边看。当他在自己的腿上打了麻醉针，开始剪下第一块皮肤的时候，曹加坐起来了，惊惶的眼光中充满了感激的泪水，抽咽着说：“我从前没有听说过，也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医生，连自己的皮肉都割下来给病人治病。共产党是我的恩人，我至死也忘不了共产党！”

曹加的手臂完全好了，她和她的丈夫牵了一只羊，来谢李贡医生。李贡医生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我来就是给大家来治病的，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又请他们把那只羊仍旧带回去。他们万分感激地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是比父母还亲，比太阳还热，我们到死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们这话是从心底说出来的，曹加的丈夫在此后的、为本族人民服务的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小朋友，这只是李医生的故事之一。不知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也受到感动了么？你佩服、喜爱这位年轻的医生么？你们愿意向他学习么？他能够这样勇敢地为人民的利益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就是因为他挖掘到了一切力量的源泉。只要时时刻刻地想到党，深深地体会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真挚崇高的愿望，坚决地要保持爱护党的影响和威信，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年轻，都会自然而然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满怀乐意地去关心别人，忘掉自己。

这是我从李贡医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启发，我愿意把我所得到的再告诉我的亲爱的小朋友！

你的朋友 冰心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第24期。）

“花洞”的生活方式

前些日子，到京郊黄土冈人民公社的花队去走了一趟。这一次访问的印象，对我是很新鲜深刻的。

黄土冈人民公社有五个花队——三个鲜花队，两个苗圃队。我第一个访问的是樊家村花队。

一进队部的办公室屋门，便给我以很大的惊喜。迎面矮矮的屋梁上，挂着一只花篮，上面插满了玫瑰、菊花和大理花。屋子里地下也是盆花，办公桌上也摆着花，简直是雅艳之极！

从队部办公室走到不远的食堂，食堂里也摆满了花。顺着墙是一盆一盆的大理花、菊花、十姐妹和玫瑰，简直是千红万紫，连每个矮矮的圆桌上面，也摆着小小的一盆盆的仙鹤莲，饭桌周围摆着倒扣着的花盆，就当椅子。

我从屋内踏上一层层的“台阶”，掀开竹帘走出门外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这办公室和食堂，原来都

是花洞子改的！

站在门外细细一看：矮矮的房檐，棉纸糊着的宽大的“窗户”，向后倾斜的平顶，真是原来的两个花洞。这种花洞的房子，外浅内深，前高后矮，冬暖夏凉。这时候从窗外透进灿烂的阳光，屋里浮动着重香和暖气。头上有电灯，桌上有电话……我再说一句，普通一般机关学校的办公室，也不过如此，而且，他们哪里有这么多的花呀！

草桥花队也是一样，只不过是食堂扩大了，从原来的花洞建筑，延伸出一间小礼堂式的大屋子来。黄土冈花队专养茉莉花，它的队部办公室，根本就在熏房——也就是花洞的一端。郑王坟花队是苗圃队，那里的办公室像个平房。张家路口花队是苗圃和鲜花参半，那里的办公室，是背倚着人家的院墙，矗起两扇山墙来，盖上小小的三间屋子。门内陈列着许多花木瓜果的标本，门外窗前摆满了等着往城里运送的、大盆大盆的肥美的菊花，远远望去像是个“菊展”。

总起来说，这几个花队，除了两个苗圃，本来没有花洞可改以外，其余三处的办公室和食堂，多半都是花洞改“建”的。

改得多么好，多么巧妙，多么适宜，这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人民公社刚刚建立的一年之后，大家勤俭办社的时期，这样做，是完全符合于多

快好省的原则的。我只看到他们处处摆花，和拿花盆当椅子等等朴素清雅，野趣盎然的一面，我的眼光真是太片面太肤浅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1月14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塞北变江南

人们对于美好、富裕、丰富多采的生活的向往，自古已然。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因着气候和水土种种的关系，江南人民的生活，就比塞北美好富裕得多。因此我们历代的文人学士，对于江南总是念念不忘，恋恋不舍。只看他们写过多少调奇“忆江南”“望江南”的小词？在他们的诗词中江南的生活又是怎样地丰富多采？“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曲岸持觞，垂杨系马”，“开帘送酒，临水悬灯”，这些赏心乐事都联系着“绿如蓝”、“碧于天”的最可爱怜的江南春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因此，对于无水或者水少的寒冷枯黄的塞北，在他们的作品里就充满了反感，像“衰草悉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这种衰飒荒凉的描画，真是举不胜举。他们描写的艺术越高，就越使得他们的读者视塞北为畏途。身未出关，心里已经充满了“马

后桃花马前雪”的委屈自怜的情绪了！至于“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那些生疏的名字，对于他们更是鸟飞不到的地方，除了流放的囚徒，和戍守的将士，是很少人自愿到那里去的。

我觉得，我们古代的文人学士的向往江南，一方面是他们大多数人习惯于不劳而获、寄生寄食的生活，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就想往哪里去；一方面，在他们那个时代，做梦也不敢想到人类是能够改造自然的，只有现代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而且坚决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潜力的人们，才会团结起来，凭着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把荒漠的塞北，一下子变成明媚的江南！

我初到十三陵水库工地的时候，那里还是弥望的荒沙秃岭。水库拦洪以后，我再去时，大坝前头已是一片“绿如蓝”，“碧于天”的湖水，把四周的山色映衬得十分空翠，十分明媚，大有杭州西湖的风味。密云水库我是在拦洪以后才第一次去的，真是远山叠翠，绿波万顷，和我记忆中的太湖，不相上下。今年春天，我还去过三门峡水库工地，那是个更伟大的工程！我已经能够想象三门峡水库拦洪以后，从西安顺流而下直抵洛阳，两岸是鱼米之乡的绿油油的山村水郭……当我知道十年以来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已修建了六十多座大型水库，和四百多万处中小

水库和渠道的时候，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出我的感激和欢喜。

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的六亿人民，正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纵横驰骋，充分发挥着主观能动的治水威力，等到南水北调和根治沙漠等远大理想一一实现了以后，将会有山皆绿，无水不清，全国人民都过着美好、富裕、丰富多采的生活，塞北和江南将和我们的古人一样，永远成为历史上的名字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1月2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晚霞”和“莱阳绿”

今年国庆节前后，我参观了几座北京的新的伟大建筑，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在惊叹其崇高壮丽之余，最使我感到欢喜的是这些新的建筑比旧的建筑如故宫、颐和园……在色调上较为素静清爽，因而也显得更加雅致，更加庄严。我想主要是新建筑没有沿用大红大绿金碧辉煌的画梁雕栋，而是在阶柱和地面上，用了大量的各种坚滑莹洁的石头，同时在仰顶上、灯盏上、墙壁上，做些极其精巧细致的“金碧”装饰，和这些玉石相映相衬，一眼望去恍如琼宫玉宇一般地晶莹剔透。比如人民大会堂里的交际厅，那几根大圆柱，就用的是东北出产的“晚霞”石，地上铺的是山东莱阳出产的“莱阳绿”石。“晚霞”是晕红温润，“莱阳绿”是空翠爽肌，使得厅内满座生春，这气氛是十分恬静，十分舒适的。

我从前在国内所看见过的庙宇宫殿（除了圆明园废墟上的頹门断柱之外），还没有大量使用玉石做建筑材料的。我想，拿石头来盖大房子，在运输和加工工程上都比用木头砖头繁重得多。在人民被强迫着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役的时候，要同时兴建这么些座巨大的石头工程，不但是旷日持久，而且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广大的国土上所出产的那些美丽坚洁的玉石都没有得到大量的利用，而治石的工人也就少到像凤毛麟角。我在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听到介绍说：在动手建造这座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位石匠师傅，但是在建筑过程中，他收了八十个徒弟，边学边做，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座比故宫的建筑面积还大的石方工程——人民大会堂。以外的那几座伟大建筑的石工程，我想，也一定是这位师傅和他的徒弟们的成绩了。

这说明《人民日报》的那篇《群众运动万岁》里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一旦人们的革命干劲和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千百万人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结合起来，群众运动的威力就是无穷无尽了。”当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以主人翁的身份和热情来建设自己崭新的美丽的首都的时候，冲天的干劲就来了！建筑计划中的巨大的石方工程，并没有把这位“独一无二”的石工师傅难倒，他鼓足干劲，一气收了八十个

敢想敢干的徒弟，边教、边做、边革新技术……在他们完成这几座伟大建筑的过程中，可能徒弟又收了徒弟。假如一个徒弟不折不扣地再收八十个徒弟——当然也可能更多——这徒弟的数目就大得惊人了。这惊人数目的石工，都像光和热一样向祖国的四边发射了出去。在不久的将来，祖国的各个角落都会涌现出：用和“晚霞”和“莱阳绿”一样、当地出产的形形色色的美丽的玉石，建造出来为人民享用的琼宫玉宇了。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里，这不是一个想象。在我执笔之顷，可能在祖国的某一个遥远的地方，一簇高耸的脚手架里，一座雪彩飞扬、霜华奔进的玉石建筑工程，正在飞速地进行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1月28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第九个浪头

在这寒冷的冬天，日本人民却在过着热血怒腾的日子！反动的岸信介政府准备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同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更进一步地将日本八千万人民紧紧地束缚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走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毁灭老路了。

我每天注意着日本人民反抗签订新的“安全条约”的斗争，我欣喜地知道在每一次的全国统一行动里，参加的组织 and 阶层越来越多，每一次行动的浪头，越来越气魄磅礴，声势浩大了。经过了最艰苦的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不但怀有无限的同情与敬意，而且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确切地知道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日本人民！

人剥削人，一些民族欺压另外一些民族的现象，在世界上和平民主力量日益强大之后，是不会长久地存在了。我在日本居留时期，所看见的美帝国主义

在日本所造成的军事、文化种种侵略的罪行，真是擢发难数！聪明勇敢的日本人民是不会永远忍气吞声的，八百处美军基地的周围，都成了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何况眼前正吹起卷地的压倒西风的旺盛的东风？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到日本去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时候，有到广岛去的路上，在福冈市下飞机，从飞机场出来，两旁就是许多挂着英文招牌的酒吧间、跳舞厅、旅馆、咖啡店，还有当铺。那都是供美军荒淫享乐的场所。可是一出了机场范围，迎面就是横的、竖的、纸制布制的英文和日文标语：“美国佬滚回去”、“不许有第二个广岛”、“反对扩充空军基地”等等，几乎所有的街道上挂满了！“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何况这腐朽糜烂的帝国主义，只有一个空洞脆薄的躯壳了。它怎能抵住一个高过一个，一个大过一个的冲击的浪头？

《赤旗报》报道说：第八次统一行动的特点之一是农民参加了斗争……另一特点是妇女举行了示威，文化和知识界领袖们举行了游行、讲演会……中小商人也参加了统一行动。另一特点是，青年在各地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除了一小撮垄断资本集团之外，日本各界人民在无数的市镇、工厂、学校、农村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

飞卷起来吧，第九个浪头！从地平线的天边，汇

聚起一点一滴的爱国家、爱独立、爱民主、爱和平的热血，漫天遍野地飞卷上来吧。在汹涌的涛声中，喷溅的浪花里，我看到了无数的熟悉的脸，你们的眼光中充满了凛然的愤怒，也闪耀着自豪和自信……

“只要民主力量在更大的规模上迅速发展，就有可能迫使反动派退却，从而取得胜利……这斗争的胜利将来是新的胜利的起点。”我祝日本人民以新的胜利来庆祝一九六〇年的新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2月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我们的家庭

美国的杜勒斯之流，曾为“红色中国破坏了旧中国的家庭传统”而大洒其伤心之泪。这使我更确切地认识到旧中国的家庭传统，是对帝国主义有利的。

我小时候在一旁听着家里老人们闲聊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最后总听见她们叹息着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足见整个旧中国无论是哪一个阶层的家庭，都有着重重的阴影的。

新中国把青年人从家长制底下解放了出来，把妇女从“三权”和“四台”下解放了出来，同时新的社会制度使得家庭里每个成年的成员，都能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人都为集体工作，负担轻松，精神愉快，因此在十年之中，才会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做到了六亿五千万人人人有饭吃，这怎样不使断定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艾奇逊、杜勒斯之流大吃一惊！

我所最感到欢喜的是那本“难念的经”已经纷纷地从我们家家门内扔了出来，堆在一起烧毁了，那数千年来被父祖公婆喃喃地念诵着的经文，像“能忍自安”、“以顺为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等说不尽的残酷虚伪的戒律，再也不能成为人们奋步前进的绊脚石了。代之而来的是布满门庭之内的新社会的新鲜活泼、健康和美的气氛。十年以来，新家庭中出了多少婆媳互助，兄弟挑战，夫妇竞赛的新人新事。杜勒斯之流是闭目不看这些报道的。他们若是看见了，更不知要吓得怎样地号啕大哭呢！

前两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两首绝妙的好诗，是洛阳车站助理站长季素田和他的父亲在抢卸四十三车机煤的时候，所写下挑战和应战的诗。儿子写：

父是英雄儿好汉，
今晚咱们比比看，
……………

儿盼父亲来应战，
双双跃进插红旗。

父亲写：

忽听我儿战表下，
老父差点笑掉牙，
……………
卸后要你把表看，
尝尝老姜辣不辣。

有谁看了这两首诗不高兴得笑起来？这一对英雄好汉父子的口气，多么豪迈，又多么亲热！儿子是尊敬地先称父亲为英雄，又盼的是“双双跃进”。父亲是暗暗地为敢对自己挑战的好汉的儿子自豪，嘴里却说：“岂怕你这小娃娃……尝尝老姜辣不辣。”这种对帝国主义极端不利的中国家庭的活泼健康的气氛和情感，是越来越浓厚了。

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敌人既然表示十分害怕我们破坏旧的“家庭传统”，我们就加紧努力地破坏吧！不破不立，让新的家庭传统在新中国的国土上，牢牢地建立了起来。

（本篇最初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2月1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八

亲爱的小朋友：

新年好！我想在齐步跨进一九六〇年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当中，你们是最最高兴的吧？时间过得越快，离开你们实际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就越近了，你们不感到兴奋么？

你们在今天都做些什么呢？是在打乒乓球么？是在看一本新书么？还是去参观了什么人民公社或是工厂了呢？

谈到参观人民公社，我在今年的十月底，曾去参观了北京郊区黄土冈人民公社的园艺队，（这个园艺队包括两个苗圃队和三个盆花队，这五个队一共占地一千七百多亩，有花三百多种，五十万盆，树苗不

计其数!)我好久就想去访问他们了,因为这公社的园艺队供给了绿化、美化我们的首都的大部分的树木和花朵。当我们看到首都市郊的街道两旁,绿树葱茏、鲜花耀眼,或是当我们把一束一束美丽芬芳的鲜花,献到我们的领袖、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来自外国的贵宾手里的时候,我们总会感谢这些终年辛苦替我们培养花树的公社园艺队员们的。

我说“终年辛苦”,因为在我下去访问之前,只知道春夏时节,花树萌芽开花,最需要修剪灌溉,却不晓得秋冬是花农最忙的季节,当我们看到满树嫩芽,满枝香花的时候,那已经是他们秋冬苦干的成绩展览了!

十月底在北京,年轻的人还没有穿上棉袄,我到这公社樊家村鲜花生产队的时候,他们已在忙忙碌碌地做花洞的窗架,安玻璃,砌墙,编席子……准备着把盆里和地上的花,都挪到花洞里去过冬。这工作真不简单呀!特别是那几天,天天都可能有“霜冻”的警报,队员们就像抢修什么工程似的,在迷惘的朝雾中,在凝冷的月光下,加紧地工作。小伙子大姑娘们一边欢腾地说笑,一边热烘烘地往花洞里抬大花盆,搬小花盆,还从地里起出一棵一棵的花来,堆在小车上,推着赶着地往花洞里送……。

我在这公社里住了几天,把五个生产队都巡礼

了一番，其中黄土冈茉莉花生产队给我的印象最深，生产队副队长刘伯伯对我的谈话，最详尽也最动人，我不妨对小朋友再说一遍。

我是在一个薰房里找到刘伯伯的，他正在侍弄着几百盆的含苞欲放的茉莉。薰房里清香四溢，热气蒸人，他身上穿的是单衣单裤，还是一身的汗，满脸的汗！茉莉本是在华南一带的植物，没有这么高的气温培养着，在北方的初冬是开不出花来的，但是养花的人多么辛苦呵！

刘伯伯满脸含笑地招待我们，他指点着这满坑满架绿油油的点缀着万点银星似的茉莉花枝，眼光里洋溢着无限的热情和高兴。他告诉我们：这生产队有三百多间薰房，一万七千多盆茉莉花，这茉莉花根，都是在广东生长的。每年春节后，用稻草包扎好从火车上运来，到后分棵栽到盆里，先放在冷洞，慢慢地一批一批送进薰房，最先是放在火坑上，薰到开出花来，再从坑上挪到架上玻璃棚底下的阳光下面，摘下花，然后再一批一批搬回冷洞。到夏天自然都放在屋外。这样一年可以摘五次花——房内两次，房外三次。这些花，都送到茶叶公司去，在那里，烘茶叶的工人们，在烘笼里铺上一层茶叶，上面再铺上一层茉莉花，这样层层地铺起，放在微火上烘。烘好了就用筛子把茉莉花筛出去，茶叶里就有一股茉莉花的

香气，这就是我们所最爱喝的、祖国的名产：茉莉花茶。

刘伯伯说：“培养花就跟培养孩子一样，一点都不能大意呀！花朵是最娇嫩的了，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也不行，太干了不行，太湿了也不行，又要和暖的阳光，又要新鲜的空气……因此我们养花的人是要日夜守在花的旁边的。我说：“您太辛苦了。”他笑着摇头说：“不辛苦！养了多年的花了，一进薰房不用看寒暑表，光凭皮肤的感觉，就知道房里的热度是有多高，只用手指弹一弹瓦盆，就知道这盆花缺不缺水。看着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花，开得好，摘得多，给国家创造了财富，给人民喷香的茶喝，养花的人的快乐也就说不尽了！”

从薰房出来，刘伯伯请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薰房的一端——喝点开水，我们问起他养了多少年的花，他才又感慨又兴奋地对我们说着他的过去。原来他是河北故南人，六岁的时候，他父亲逃荒，一个挑子把他挑到黄土冈来的，他从十二三岁起，就在当地一个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里当花匠，一年到头劳碌辛苦，才拿到每月五角钱的工资，他说：“那时候吃的苦，就说不完了。一九四九年，黄土冈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恶霸赵泉枪毙了，我分到三间瓦房，三十亩地，以后我们八户贫农就组织起合作社来

……去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这里因为土质适宜，就专门发展起茉莉花房来。本来嘛，我们现在又有人，又有地，大家干惯了这一手活，现在为自己干，又是为集体干，干劲的高就不用提啦。我们的队员，从前每人管六百盆花的，现在每人管八百盆还多。至于我们的生活，和从前比起，真是天上地下。从前黄土冈哪有自行车？现在就多着啦。毛主席说要人人都吃上饭，只有我们才知道这句话不简单。”

从茉莉花队出来，我一路上细细想着刘伯伯所说的话，他提到培养花就像培养孩子一样，就使我想到党对小朋友们的培养，那份小心在意，也决不在刘伯伯之下。他说：“谁要是说‘现在生活不好’，这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这句话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声音，也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因此，我愿意小朋友们在出去参观工厂、公社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放过可以使自己受到深刻教育的机会。

再对你们说一声“新年好”，祝你们不断进步。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60年第1期。）

介绍一篇好小说

马烽同志在《人民文学》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号发表的短篇小说《太阳刚刚出山》，我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它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篇小说，就像一件民间艺术品，是那样地朴素、自然、明朗、亲切。我建议初学写作的青年们，都可以找来读读。

我是从描写新中国的家庭角度，来谈这篇小说的。小说里的第一人称的“我”，是主人翁高书记的哥哥，这个做合作社副社长的哥哥，口口声声地亲亲热热地叫高书记为“我老二”。他对于这个既是他的上级又是他入党的介绍人的弟弟，是怎样的疼爱啊！不但是他，连他的爱人“我老伴”，也和他一样。“我娘死了以后，我两口一条心都扑在我老二身上”——看这“扑”字用得多么好！——他这个做长工的人，向地主借钱也要把兄弟送去念书。到了土改以后，他一

心要攒一份好家当，他想买一家贫农的五亩地，“为叫我老二能过几天好日子”，可是为了这件事，参了军又离开部队，担任了县委书记的老二，“差点和他闹翻了”，他气得半夜跑到爹娘坟上大哭了一场，但是老二一来对他讲“共产党员应当为众人”的大道理，他就立刻心服口服。这次，为了他不同意别村在他的村里打井，老二批评他“自私”，他又气得哭了一场。但是深深地了解他而又热爱他的老二，又在黑夜里陪他坐在地堍上闲扯，又把他说服了，他“心里反倒痛快了，好像自己往高里爬了一步，看的更远了点”。他同意了“集中打井，合流送远”的措施，一方面他从心底佩服他的老二，“怪不得人家当县委书记，能在普通的事情上看出重要意义来。”多么简单、诚挚而扼要的一句话呵！把人民公社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党的热烈支持和积极领导，都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这篇小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人，我只提出他们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体贴、互相鼓励的细腻描写。“我老二”，当然是个集中突出描写的人物，这个人站得高，看得远，钻得深，“办事干脆，说一不二”，“工作一忙起来，什么都不顾”，他也爱家，就是忙得顾不得回来。老二的爱人“冬梅”，关于她只有几句话，却活画出一个勤劳善良而害羞的少妇。她爱她的兄嫂，

她在城里的时候，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五块钱，寄给在乡下吞糠咽菜的“老两口”过年。至于“我老伴”，就是个热情而细心的妇女，当哥哥把“不近人情”的老二，带回家来的时候，她一面爱怜地叫他小名——二保，为他而自豪地开他的玩笑，而当她看见老二“爬到炕跟前亲了亲睡着的小梅”的时候，她就极其机灵地往外走，还把她的“老鬼”也带出去。

而老二毕竟还是走了！四十八小时没有合眼的高书记，“推着自行车，车上原封不动地绑着那卷行李，冬梅跟在后边，送到了门口”……

最动人的是最后的一段，“我连忙追了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追他，我追到村口的时候，太阳刚刚出山，我老二已经走远了。”当我读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追他”这一句话的时候，忽然觉得心里发甜，鼻子里发酸，多么纯朴而又多么复杂的感情呵！这里面有疼怜，有依恋，有佩服，有感激，有许多他自己说不出来的情绪。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宽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党的领导永远热烈积极地飞走在六亿人民的前头！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2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小桔灯》后记

我同意作家出版社给我出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子，可是当我看了看这本集子的目录，我又自己觉得惭愧起来，这些质既不高量又太少的东西，实在是够不上现代的儿童文学水平的。

我一开始写作，并没有想到要写儿童文学。假如我以前的作品里，有过像《离家的一年》、《寂寞》那样的小说，那也只是写关于儿童的事情，而不是拿儿童为对象，写给儿童看的。我真想写给儿童看的东西，是从一九二三年起写的《寄小读者》，那本是北京《晨报》的《儿童世界》栏因为我要出国，特约我为儿童写游记的。但是那些通讯也没有写得好。因为刚开始写还想到对象，后来就只顾自己抒情，越写越“文”，不合于儿童的了解程度，思想方面，也更不用说了。

解放以后，除了翻译和写其它的小文以外，也写

些专为儿童看的東西，比方說，國外的旅行遊記。新中國的兒童，是有他們的時代使命的，我願意把我所看見聽見的各國的風俗習慣、人民生活和他們的人民對於新中國的嚮往，對於和平的熱愛，告訴我的小讀者，要他們時常紀念着世界上許多國家里的愛好和平的人們，並準備着和這些人民在一起，為持久和平而英勇奮鬥——這本集子里有不少這樣的題材，《再寄小讀者》，也是在我出國旅行以前開頭的。

我是喜愛小孩的，和他們在一起總是感到快樂，尤其是和現代中國兒童在一起，覺得他們個個都有最幸福的未來，最寬闊的施展才能為人民服務的園地。同時他們也更需要最細心的教育和培養。我現在雖然並不專為兒童寫作，而且我對於兒童文學的寫作，和年輕一代的作家比，甚至可以說是還在學習期間。但是我願意繼續努力，來提高我的政治水平和藝術水平，希望在黨的兒童文學事業方針指導下，和讀者們的幫助下，更多地寫些切合於中國兒童需要的東西。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小桔燈》，作家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